民國叢書

第三編

·18·

社會科學總論類

嶺表紀蠻　劉錫蕃著

蛋民的研究　陳序經著

涼山夷家　林耀華著

上海書店

凉山夷家

林耀华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93264)

社會學叢刊乙集第五種 涼山夷家一册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林耀華

主編者 吳文藻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序

我於十餘年前曾經夢想過遊歷涼山深入「儸儸國」，外人所謂獨立儸儸的區域。抗戰以後，輾轉川滇從事任教，於是得有機緣親歷偉大的西南後方，去年夏天前往涼山夷區考察，因實現了從前的夢想。

考察時間係七月二日到九月二十六日，前後共八十七天。從成都率領同學胡良珍君並校工老范同行，至雷波聘翻譯王舉嵩胡占雲並黑夷保頭三人，組成燕大邊區考察團，西向大小涼山實地研究。行程詳情，書中已有記載，不另贅述。

儸儸這個名詞，在涼山中不常應用。邊區漢人稱儸儸爲蠻子，儸儸談話自稱夷家。因是儸儸、蠻子、和夷家三詞，名稱雖不同，所指意義却是相同。

本書名涼山夷家，涼山爲地理區域，夷家却有雙關的意義，廣義的夷家指整個儸儸社會，狹義的夷家指儸儸的家族組織。第一章區域標明考察的地理範圍，第二章到第五章敍述社會團體從大到小的機構，因氏族、親屬、家族、與婚姻乃係夷家一個連串的組織。第六章到第九章描寫夷家幾方面主要的生活概經，經濟、階級、冤家、與巫術，都有特點的表現。

涼山夷家是一部實地考察的報告，依據作者親自搜集的材料，敍述以家族爲中心，當然關聯到與家族有關的其他方面的生活，不是如此卽將流於概況調査，不能深刻表現生活的內容。測量夷人體質的材料，一時無從統計考核，待將來另成一篇發表。尙有夷文經典的繙譯並夷人個別的傳記，也須等待整

理，再行問世。

涼山考察旅行報告完成，作者須向多方面致謝。吳文藻師一向熱心指導，此次更極力幫忙，最是令人欽佩和感謝。哈佛大學葉理綏教授（Professor Serge Elisséeff）勉勵從事實地研究，哈大人類學系諸大師諄諄教誨，使作者深覺受嚴格科學訓練的重要。整理期中關於夷文親屬名詞的注音，蒙李方桂先生指正。圖表繪畫多由社會學系助教陳舒永君擔任。其他同工並遠區朋友輔助教益之處，統此道謝。

最後關於考察經費，係受中國抗建墾殖社，羅氏基金委員會，與哈佛燕京學社三機關補助，亦特借此機會敬表謝忱。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自序於成都燕京大學

總　序

本叢刊之發行，起於兩種信念及要求：一爲促使社會學之中國化，以發揮中國社會學之特長；一爲供給社會學上的基本參考書，以輔助大學教本之不足。叢刊內容暫時分爲甲乙兩集，甲集以社會學理論及方法爲範圍，乙集以各處社區之實地調查報告爲範圍。中國社會學尚在草創時代，故創作與譯述，不得不兼收之。茲就社會學之中國化、基本參考書之供應，以及甲乙兩集之編纂三點略分論之。

（一）社會學之中國化　社會學誕生於中國，將近四十年，而大學之開講社會學，至多不過三十年。始而由外人用外國文字介紹，例證多用外國材料。繼而由國人用外國文字講述，有多講外國材料者，亦有稍取本國材料者，又繼而由國人用本國文字講述本國材料，但亦有人以一種特殊研究混作社會學者，例如：有以社會學爲社會問題的研究者，亦有以社會學爲唯物史觀或辯證法的研究者。要之，當此期間，社會學在知識文化的市場上，仍不脫爲一種變相的舶來品。

近十年來，社會調查與社會統計的風氣頗爲流行；搜集事實及尊重事實的重要，逐漸被人認識，此本爲科學進步極好的徵象。不幸又有人誤信「科學即測量」者，甚至亦有誤信「在實地調查以前，腦中應只有一張白紙」，即爲嚴守科學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學工作的進行，事前必須懸有一種可以運用的假設。假設與科學絕不可分。我們的立場是：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啓發理論，必須理論與事

實揉和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後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材，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澈底的中國化。

（二）基本參考書之供應　查歐美各大學本科就學青年必讀之書，除了西洋典籍之外，至少尚有兩大類：一是標準教科書，一是基本參考書。前者盛行於美國，後者則通行於歐洲各國。惟近年來美國先進學者，已覺教本內容包羅萬象，難免膚淺，青年閱讀以後，在學術思想上，並不能得到真正的修養，及嚴格的訓練。年來國內各大書坊，因迎合潮流，對於大學叢書——特別可以採用為教本者——頗為提倡。此於大學教材標準之劃一及教學程度之提高，固不無小補。但一方面亦不免使讀者養成「教本癖」的心理習慣，或竟驅使求智慾極強盛的青年誤入歧途，沾染了「思想公式化」的流行病。這在青年思想上，實潛伏着很大的危機。我們有鑒於此，願就在適應時代需要的前提下，來充量介紹及發揮一派一家之言，俾使青年得有機會，鍛鍊「思想系統化」的頭腦。今日思想界所需要的刺激，是學派之爭，而不是門戶之見。苟欲糾正複雜錯誤的思想，這或許是最靈驗的藥劑。

（三）甲乙兩集之編纂　本叢刊的主旨是要在中國建立起比較社會學的基礎，欲建立鞏固的基礎，必須一面介紹健全的理論和方法，一面提供正確的實地調查報告。所謂比較社會學，最簡單言之，即係應用類似自然科學上的方法——即比較法，對於各地現存的社區，作系統而精審的觀察。現代社區的核心為文化。因此，也可以說，社會學便是社區的比較研究，文化的比較研究，或制度的比較研究。這樣的比較社會學是包括了通常所謂之「農村社會學」與「都市社會學」「社會人類學」

與「文化人類學」或「民族學」與「民俗學」的園地，因爲現在各國社會學與人類學所研究的目的，題材，觀點，及方法實在全是一樣的，並且這種看法與我國國情最爲吻合！

「社區」，「文化」，「制度」，及功能，皆係社會學上的基本概念。這些概念與其它若干重要概念，密切連繫起來，組成一個體系，即是比較社會學上的「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這種概念格局，在一切科學思辨工作上，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爲要發展比較社會學的園地，凡關於社會與社區，文化與文明，組織與制度，結構與功能，以及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等等的基本學理，都想分別予以介紹及發揮。介紹雖以限於一派一家之言爲主體，但相反相成的理論，具有特獨的貢獻者，亦在採納之列。

甲集徵稿的範圍，除普通社會學外，亦兼及特殊社會學：有關於文化的功能方面如經濟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宗教社會學，道德社會學，或藝術社會學；也有關於團體的制度者，如家族社會學，階級社會學，專業社會學，民族社會學，或國家社會學，此外亦兼收關於歷史上社會制度的專題研究，或當代社會變遷的研究。因爲必須在特殊社會學方面先行表現了成績，普通社會學才能立下根基來；並且必須在專刊(Monograph)社會學發達以後，比較社會學才有眞正立足之地。

專刊社會學是社會學方法論發達以後的產品，它所企求的科學程度，較一般水準來得高，譬如理論與事實之間，必須完全契合。這種契合，一方面可給理論以健全的基礎，一方面可給事實以科學的結構。因此，社會學不僅僅是單純的事實的科學，而乃是必須以事實爲根據的理論的科學。又上面曾說本着功能的觀點，來考察現代社區，究竟什麼是功能觀點，極簡

單的說，就是先認清社區是一個，然後就在這整個的立足點上來考察它的全部社會生活。並且認清楚這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關的，是一個統一體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會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確的瞭解，必須就從這一方面與其它一切方面的關係上來探索窮究。例如若是要想瞭解某一村落的經濟生活，就必須考察經濟與家族宗教間的關係，經濟與宗教巫術間的關係，乃至經濟與法律道德間的關係。換言之，每一種社會活動，不論它是風俗，制度，或信仰，都有它的獨特的功能，非先發見它的功能，不能瞭解它的意義。任何活動的功能，便是它在社區視爲統一體系下的全部社會生活上所佔的地位。因此，站在方法論上來講，比較社會學乃是實地應用功能研究法，藉以證驗假設的一種系統而精密的觀察，即是對於所研究的對象，嚴格加以控制，而後始作的觀察，也就是上文所說的比較法。這種比較法，用之得當，則其効力實就等於自然科學上的實驗法了。

乙集專收各型社區的實地調查報告：有關於邊疆民族的部落社區者，有關於內地工業前期的村鎮社區者，有關於初期工業化的近代都市社區者，亦有關於種族，語言，文化各異的雜居社區者。目前本着社會學理論而進行的實地調查工作，尚在初步嘗試時期，所以現階段可以發表的各種實地研究專刊，未必能充分滿足我們的期望，更說不上眞正實現我們的理想。但是，我們深信努力推進實地工作，發表研究專刊，從此痛下苦功夫，以建立「社會學中國化」的基礎，這種看法絕對是正確的，這種立場亦確是顚撲不破的。

最後，戰時紙張昂貴，印刷困難，人民購買力又極度低降。普通大學叢書，例必數十萬言，定價之高，殊非一般讀者所敢

闕律。惟目今國內精神食糧之缺乏，已為大衆所公認。爲欲迅速供給社會科學之讀物，只能采取小型刊物的叢刊方式，以應需要。海內君子幸留意焉！

目　次

涼山夷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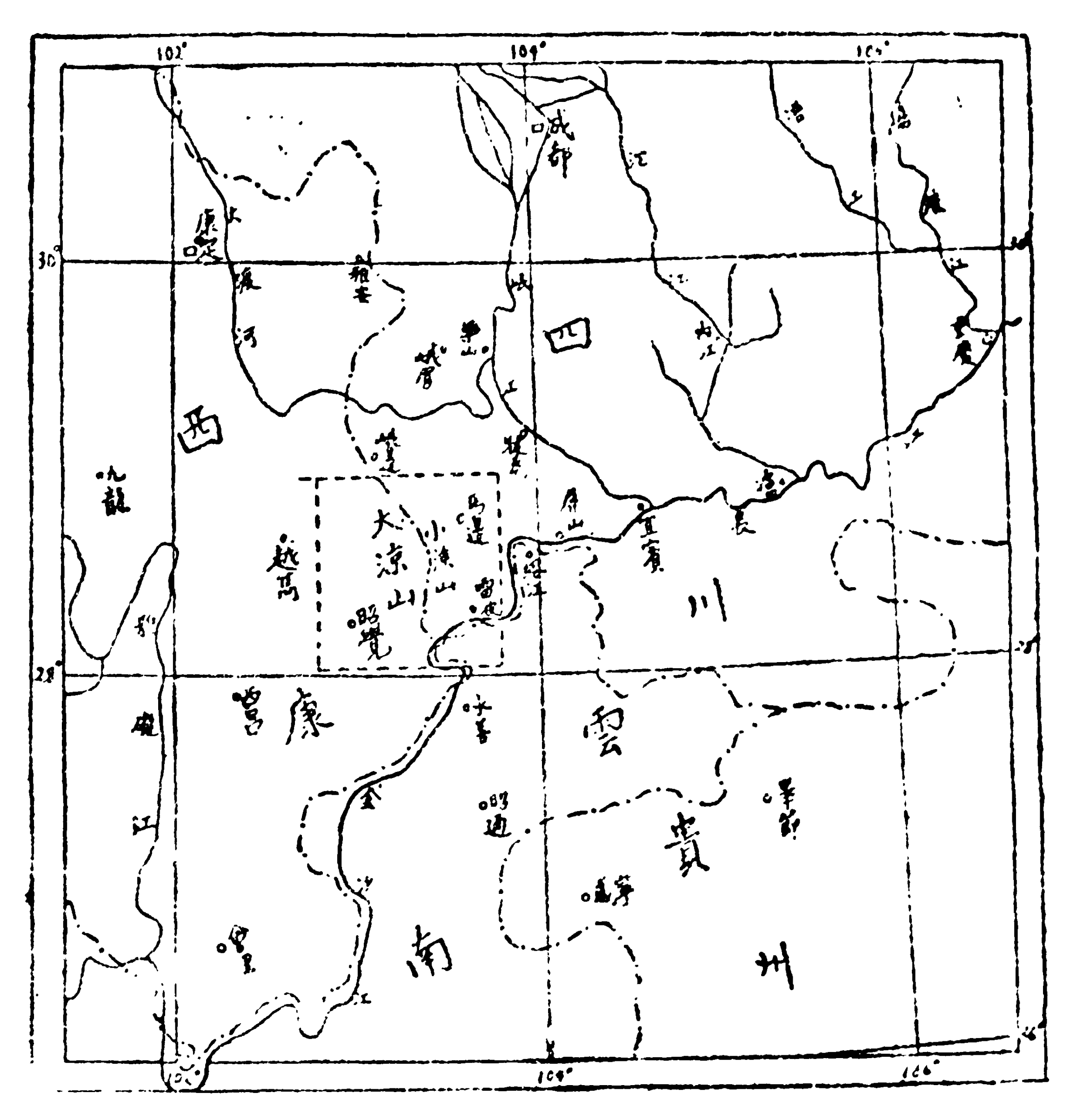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區域

涼山是四川、西康、雲南三省交界的一個區域，大涼山脈乃自西康貢噶山脈歧分而來，共分四大支，第一支居北，盤結在四川境內峨邊與馬邊之間，有儸儸支地稱爲萬石坪山脈，亦卽大渡河與馬邊河的分水嶺。第二支爲大涼山主脈，北部自黃茅岡往南伸展，經西寧坪、礰峯山、大風頂迄南黃茅岡，盡於金沙江岸的龍頭山，亦卽美姑河與西蘇河的分水嶺。第三支盤結於烏抛夷地，與竹核等處的烏抛山，爲美姑河與西溪河的分水嶺。第四支爲八溪山脈，在西康境內昭覺與寧南之間，卽係西溪河與會通河的分水嶺。俗以黃茅岡爲大小涼山的劃界線，黃茅岡以西至會通河以東之地爲大涼山，屬昭覺境內。黃茅岡以東爲小涼山，屬雷波、馬邊、屏山、峨邊四縣，亦卽世人所簡稱的雷、馬、屏、峨區，在川省西南第五行政區範圍之內。（參閱第一圖及第二圖）

涼山自古爲儸儸盤據之所，漢人蹤跡罕至其地。夷家的大本營在大涼山，不受漢人勢力的統治。小涼山則爲夷漢往來交易之所，也是兩族雜居地帶，至統治勢力則兩方互爲消長。漢人勢力興盛之時，儸儸大部西越黃茅岡，退守大涼山。至漢人勢衰，夷家必趁勢叛變，出擾小涼山各地，使雷、馬、屏、峨縣無

第一圖

川康滇邊界略圖



日安寧。

實則倮儸所居之地，並不限於大小涼山。西康除昭覺之外，尚有其他寧屬八縣並康屬九龍也有倮儸氏族的分佈。根據各家報告，西康十縣合計約有夷家八口六十萬。在越嶲、昭覺

縣城以東的大涼山區域，儸族比較純粹，自成系統，從來不願受漢人的同化。

金沙江以南地帶，在雲南省境之內，也是儸儸分佈居留的區域。按滇省居民，平原之上十之八九爲漢人，高原山谷之間則爲夷族星羅棋布之區。昆明大理線以南，擺夷爲主要民族，與泰撣系接近。此線以北的夷族皆係儸儸及與儸儸接近的麼些力些等族。儸儸也向昆明大理線以南進展。甚至在滇省境外，安南、緬甸一帶也可找到儸族的踪跡。作者於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曾在滇省居留八九個月，對於境內夷民甚爲留意，當時參考各家報告，估計滇省儸夷及其有關諸族，人口總數不在一百萬之下。

居留滇省的儸族，與居留川、康一帶的儸族稍有不同。滇省儸族因與漢族互通婚姻的關係，在體質方面略有變化，文化方面無論物質生活或習俗慣例，頗受漢人的影響。許多儸民因爲漢化之故，自己承認係漢人，不願被稱爲儸儸。

既知儸儸在川、康、滇三省分佈的梗概，可進而稍詳敘述大小涼山區域的情形。

大涼山主脈爲南北行的山脈，前已提及，在山脈南端的東面，有八段支嶺，結成山脚，北部起自大谷堆，南達金沙河畔，都是向東而行，將涼山形成多足蟲形，皆盡於西蘇河邊，此即俗所謂的八寨。八寨南段臨江，山岳懸巖千仞，北段與龍頭山相接，峯嶺重叠，古林陰鬱。明、清兩代極力經營邊區，至嘉、道之間漢人勢力漸達黃茅崗以東之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變亂開始，夷人侵佔大小谷堆，漢軍退守山稜崗築城自固，又於馬頸子設要塞，與山稜崗成犄角之勢。西蘇河以西各地如母狗坡、拉米的漢人也先後退至河東，並於千萬貫設一夷人土

司，即楊土司，以緊維遠近的倮玀

八寨以北，漢人也曾設下口岸，想望向西進展。山稜崗北去有蠻壩子，再北有牯牛壩，都可從屏邊西寧登山。黃茅埂東面，在馬邊境內有油榨坪，曾經漢人開墾種植，清代鼎盛之時，此地闢為大場，以為與倮玀交易之所。再北煙峯山一帶，多懸崖絕壁，荒野老林，漢人裹足不前。

登大涼山最北口岸就是淮海，淮海已入大涼山境內，範圍甚廣，東西佔數十里。淮海係馬邊、峨邊兩縣入大涼山必經的孔道，是地距離兩縣城各約二百里。從馬邊西行，經月兒壩、楠木坪、登黃茅埂可達淮海。從峨邊南行，經梯子岸、斯栗坪到達萬石坪，一路穿過大森林，也可直抵淮海。由淮海南行，又通達大涼山中樞，因是淮海成為交通線重要的交叉點。

淮海南約二百餘里即係大涼山中樞的牛牛壩。該地位於溪東河與連渣腦河流入美姑河的交叉點，背負大山，三面環水，為一平壩地。牛牛壩往東可至雷波，往西可至越嶲。西南至昭覺，北行至淮海，更通峨、馬二縣，是涼山交通的中心。又因地勢險峻，為用兵涼山必爭之地。宣統元年（一九零九）英人布魯克 (Donald Burk) 率隨從十餘人由建昌入涼山探險，路至連渣腦被夷人碎殺，隨從被執為奴隸，遂引起國際嚴重交涉，當時川督趙爾巽立飭建昌、峨邊、馬邊三路官軍進剿涼山，約定會師牛牛壩。實則官軍仍用保頭作為嚮導，沿途妥協，兵至連渣腦，燒去幾座房屋，殺了幾個夷人。回師於交腳設汛，築城設昭覺縣。趙爾巽計劃徹底整理涼山夷區，謀築雷、建通道。建昌部分已經溝通昭覺，越過美姑河，達那路那達。雷波部分僅修至山稜崗附近，因夷人率眾阻撓，亂起停工。後來通道的工程，全部被夷人毀去。民國初元，昭覺防軍撤去，夷人先後反

叛，竟於民八（一九一九）陷城，刼殺擄掠，爲狀至慘。時至今日，昭覺大部仍在夷人盤據之中，是爲涼山儸儸出入西康的主要門戶。甚至西昌與昭覺之間的交通，有時亦在夷人勢力控制之下。

清末光緒年間，因儸儸幾次反叛，侵佔黃茅崗以東各地，城鎮交通亦被擾亂。但當時駐軍尚多，該區域雖淪陷，其間鄉鎮保存者仍不少。例如黃螂與雷波之間皆係漢地，交通無阻。他如三河口、油榨坪、中山坪、瀘壩子、山稜崗、馬頸子、西蘇角、小屋基、㹮子村等處都在漢人手中，雖不能連成一片，若一旦有事，皆可相爲策應，民國以後，駐軍減少，儸儸大形猖獗。先是失去菖蒲田，雷波、黃螂間交通斷絕。失去山稜崗、馬頸子，雷波城西就沒有保障。失去烟峯、油榨坪，馬邊通大涼山的中路隔斷。再失去三河口，馬邊與峨邊間的交通亦告斷絕。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雷波縣長羅覓南在㹮子村被邊民擊死，政府未加聲討，大失威信。因此儸族更無忌憚，造成二十年來反叛大亂之局。

以上所述大小涼山區域，北起峨邊縣南達金沙江約九百華里。東自雷波西至昭覺約六百華里。此區域內的人口情形，按作者所經過的地方估計推論，約有儸儸人口二十萬。

作者此次率領考察團，因時間關係，不能遍走大小涼山各地，只能就考察的區域，詳加檢討，以爲研究儸儸的根據（參閱第三圖）。由宜賓沿金沙江上溯，一直到達屏西乘彝場，係往四川西南邊區的大道，沿途已無夷人的踪跡。乘彝場舊名蠻夷司，迄今沿用，但已名存實亡，全區都是漢人。乘彝場係中都河與金沙江合口處，上三里石角營又爲西寧河入金沙江處。水順時汽船可到此地，平日木船可達，爲金沙江上流航行

的終點。因此乗氊場實扼水陸交通之衝，爲屏山西境的門戶，亦係內地通達邊區的要口。街市依山建築，懸崖壁架棟樑，屋底用木柱支持，高至數丈，水漲時住屋也不至淹沒。外間鹽布貨物，皆在此地起卸，轉由人工揹夫運到邊地與夷人貿易。夷家幣制沿用生銀，衡量以兩以錠，在乗氊場即能交換，可知夷漢交易的勢力，在此已極重要。

從石角營沿西寧河上溯，五十里到夏溪。考西寧河之源，出於黃茅崗東側，經雷波之濫壩子、中山坪、羅三溪，至屏邊的西寧，計程約百餘里，再八十五里始達夏溪。

夏溪位於西寧河南岸，爲沿河最大的村鎮，人口將近四千。鎮上有商店飯館，遠近夷家常來買賣交易，過河不遠之地即爲馬邊界，馬邊夷人亦常到此地。從夏溪上溯西寧，沿岸都是漢人村寨，四圍山上皆係夷家，以是此區爲夷漢雜居之地。

夏溪西行十五里，至撕栗沱，爲一小村落，幾十戶人家。屏邊鄉鄉公所，設在此村，全鄉包括撕栗沱與西寧，以及兩地間的村寨，東西相距約七十里。撕栗沱村內有中國抗建墾殖社第二區事務所，所內人員正在計劃建設，使該村成爲模範村落。村後有泉水一潭，可稍用工程貫入村間爲自來水。抗建社甚勉勵墾民殖邊，村西麻柳塘、流中溝一帶荒山，都經墾民種植，現已包穀遍野，結實纍纍。抗建社墾民更往西開殖，經西寧、羅三溪，南達中山坪，入雷波縣境。

撕栗沱西去沿途只有山僻小路，崎嶇難行，又因山溪阻隔，必須往返渡河。沙沱一帶河中堆積沙石，水從石底流過。到胡家堡子，兩岸皆係峻壁叢林，河水狹隘，且多崖石。因此西寧河極難開濬以通舟楫。胡家堡子離西寧尚有十餘里，民初夷變，西寧焚毀一空，胡家堡子亦數度被襲擊，但因碉堡堅固，未曾

遭禍，爲西寧一帶碩果僅存的漢民村落，只有五六戶住屋。

西寧係山谷中的小平原，前淸盛時曾住過兩千戶人家，爲邊區重鎭之一。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夷人反叛，全市焚刼一空。近年因各墾社成立，在舊時屋基之上建立村落，但皆係茅竹屋宇。本年七月初旬村上一處失火，竟於兩旬鐘之內，全村焚毀一空。二十餘日後作者親到西寧視察，見新建茅屋又已成列。今約有住戶百餘家，人口六七百人，男多女少，因來此邊區多係具有冒險性的壯年男子。

西寧河由村右繞轉村前，再蜿蜒往東流行。村後一帶平原皆種稻米。四圍高山，山頂亦可種植包穀，桐子，及茶樹等，惟離村稍遠即入夷區。抗建社之外，尙有中心墾社、縣營墾社在此成立辦事處，社員及墾民都是負槍攜械以資自衞。縣府另設屯墾保衞隊，日夜警備，深恐邊民生事，夷漢衝突。

西寧爲雷、馬、屏三縣交界處，又係小涼山的中心，所居地位至爲重要。遠近爲恩札支悍夷，時常叛變紛擾，如西寧不守，河東諸地亦將危殆。此地北去馬邊南去雷波兩縣城，爲一直線關係，因中隔夷區不能通達，行旅者不得不東向石角營繞道而去。

西寧在小涼山原係四通八達之地，夷亂之後形勢大變。北去馬邊旣荆棘叢生，西面牯牛壩、油榨坪、灘壩子可登大涼山諸要口，亦全沒於夷區，漢人裹足不前，更不敢作何冒險企圖。開發小涼山應先充實西寧，卽開發大涼山亦當以西寧爲根據基地。

從西寧南行，由於抗建社的努力，墾民已移殖於雞雪溪、中山坪一帶，再南至野鹿壩漸上山坡老林，全區皆係雷波東林鄉地域，爲黃茅崗經大谷堆東伸的側脈。民國六年（一

九一七）恩札支夷人侵佔該地，內有溪溝十四道，灌溉極便，側脈與溪溝之間又有坪壩十八處，土壤肥沃，雨水充足，可作各類耕種。野鹿壩以南，經九龍崗分水嶺，中有高峯陡壁，森林老木，約一百里程始達雷北麻柳灣。

西甯、雷波的間隔，本來只有一百四十里，因夷區關係，必繞道石角營沿金沙江南行，經過四百一十里的路程。由石角營到冒水孔過鄧溪塘卽入雷波境的大岩洞。屏、雷交界的蠻溪口，常爲夷匪出沒之區。許多旅客墾民曾在此處被擄爲儸族奴隸，稱爲娃子。大岩洞西行，中經崖壁，路寬二三寸，峻險萬分，崖下江水滔滔，擊石作巨響。對江爲雲南境界，山嶺重疊，森林陰鬱。到沙灣攀登二十里陡坡，不復再見金沙江，十餘里卽抵黃螂。

黃螂爲雷東第一重鎮，設有區所，人口千餘，街道狹小。舊日城牆仍甚堅固，晚間城門緊閉，以防遠近夷匪攻擊。城外爲一平原壩子，土地肥美，灌溉方便，有良田千頃，爲山谷中的沃地。城南五里爲馬湖，廣袤三十里，湖水碧綠潔淨，四圍山野青翠，天然風景絕佳。東南山上已經墾民種植包穀，西南山上儘是夷家村寨。湖南海腦壩，亦稱馬湖村，夷亂之後，亂石荒草，至爲蕭條，近駐有保安隊伍，村內住民亦稍集聚。

海腦壩至箐口，相距六十里，中間經過分水嶺，海拔甚高，民初失陷，雷、黃間交通隔絕，雷波因是變爲夷區包圍中的孤城。往年登嶺，必出資由夷人保頭護送，否則半途或被刼殺擄掠。近來由保安隊駐防，每逢陰曆一、四、七日期，隊兵滿山放哨，以便行旅交通，且於五子坡頂駐兵一排，以防不測之變。

箐口經文水鎮到雷波，計程六十五里，全區皆山谷沃地，園穀遍野。但雷東金竹嘴一帶夷匪出沒無常，焚屋擄人之事，

層出不窮。未到雷波之前，重見金沙江水蜿蜒山谷間，隔江雲嶺重疊，高峯插天，則爲雲南境界。

雷波城似綱形，建於平原之上，自北而南，漸漸向下傾斜，十五里達金沙江。東西北三面環山，頗似天然太師椅。城郊稻田遍野，有池子可資灌溉，產米甚豐。海拔一千三百公尺，故雖盛夏，氣候涼爽。因連年夷亂，人民離散遷徙，全城戶口不及萬人，即全縣估計亦不過三萬左右。

城郊附近特別是城東城南一帶，村屋甚多，都是散開滿佈田野間。每屋必於一角自築碉堡，防禦盜匪。住戶並非全數漢人，中有漢化夷民雜居，係前楊土司的百姓。城郊人民在生活上無何保障，夷匪常於夜間來此刼殺擄掠，城南南田壩受禍尤深。作者住雷波時，每於深夜聞城外槍聲連續，即係夷匪來臨。夷人的戰略多係十餘人結隊，先在屋外埋伏，及至奪門而入之時，則殺斃一二人，然後擄去一家男女。被擄之人口中塞上草木泥土，不許叫喊。刼奪之後夷匪即從南田壩斜坡下降，沿金沙江畔西北方逸去。

雷波四圍山頂，若非荒野之地，即係夷人區域。北山離雷五里的夾夾石，有一班隊伍駐紮。更上錦屏山海拔三千餘公尺，叢草老林，渺無人煙。東北山谷離城十五里的麻柳灣，爲北去屏邊西寧的孔道，但此地爲里區支夷族佔領，漢人不能通過。作者視察麻柳灣之時，由一里區保頭率領，出東門登山，到半嶺即見山王廟前三個夷人執槍守關，若非保頭與他們對話，我們就不能越雷池一步。山王廟在山頂，廟後有土牆木門，出關下山谷即是麻柳灣。三年前廟內駐紮隊伍，以防關外夷人，今則反成爲夷族的重要關隘。

城西十五里爲烏角，係一夾谷平地，從雷波可以望見，此

處原爲夷漢雜居之地，夷人亦多漢化。三年前住有軍隊一排，且設有省立小學。今不但軍隊撤去，小學亦停辦。村上幾家漢民，無形中也受着夷人的保護。烏角係入大涼山的要口，夷漢往來的通衢大道。儸儸到雷波與漢人交易，必以烏角爲進退的根據點。

從雷波登黃茅崗有三條路線，都可由烏角西行至拉里溝，然後分道揚鑣。北路亦可由雷北錦屏山，經山稜崗、田家灣，到大小谷堆翻崗，抵達大涼山內的特嘎。南路從拉里溝過母狗坡、羊子橋，由粒米翻崗抵達省已。南北兩路都曾經前屆考察團走過。作者此次特走中路，一條新路線，由拉里溝登馬頸子，經過丁家坪、捉脚那達、馬卡哈落，然後穿過一片大老林，由毛普劇烈翻黃茅崗，中間約一百里程沒有人煙，過崗後直達大涼山內的消羅。

烏角有一條街道，住戶多數爲白夷，黑夷胡家的娃子，漢化之後稱爲百姓。街道之外，住屋也是散開，每屋與四圍鄰屋的距離，至少在二三丈之上，滿谷遍佈穀子，頗爲富庶。西北山巔間有小村落，稱哨上，爲土舍大婦胡里區氏的住處。西行寶珠、扒哈，仍係胡家勢力範圍，甚至磨石、三雞窩也有胡家住戶。

雷西四十五里爲馬家灣，一個小村落，茅屋散處山谷間，爲阿普支的娃子，已故楊土司的百姓。馬家灣西去，則登危嶺，坡路難行。作者經過此地之時，適逢雨天，泥土經羊群踐踏，更顯險滑，坡下萬丈深淵，令人不敢俯視。由山嶺穿過老林，保頭囑我們不可離散，因此地常有夷匪埋伏，卽夷人亦懼夷匪之來刼搶。

馬家灣西面十五里到拉里溝，爲一大村落，約五十戶人

家。山谷中有溪溝一道，住屋散佈溝東斜坡之上。此村原爲漢地，民初儸儸反叛，擄殺漢民，佔領該處。今村內尚有劉、蔡漢人六七家，投在黑夷治下求生存，爲雷波極西的漢民住戶。此等住戶雖受夷人統治，但可維持漢俗，穿著漢服，崇拜祖先。至拉里溝以西涼山中的漢人，全係被擄爲娃子，儸儸視他們爲財產的一部，他們也必改裝換姓，淪入夷俗。

拉里溝爲儸儸出入交通的中心據點，雷波運來物品往往先存貯此處，爲販貨入山的棧房。北通山稜崗可由北路登黃茅崗。南去五寶山、黑角，沿西蘇河通小屋基，或再向千萬貫沿金沙江折回雷波。西去吳家場登母狗坡爲入涼山的南路。西北過馬頸子爲登黃茅崗的中路。拉里溝在區域交通上的重要，由此可見一般。

馬頸子離拉里溝只有十里的路程。是地爲一山崗，形似馬頸，故稱馬頸子。清末大小谷堆失陷之後，山稜崗、馬頸子相繼築成要塞。城牆環於馬頸崗上，今已盡毀，只留一二牆基而已。當時曾與儸夷劃西蘇河爲界，河東漢地，留有重兵鎮守。不但山稜崗、馬頸子相爲犄角之勢，南面千萬貫且設有土司。西蘇河東岸的黑角常遭夷禍，由五寶山派兵救援。當時民謠嘗云：『生成馬頸子，鐵打山稜崗，該死的黑角，救命五寶山。』可見當時兵力尚能自保河東諸地。

馬頸子即可西望黃茅崗，惟相隔尚有兩日里程，此去下坡經過補既支地面，三五小村落，散處山谷之間。又經數度越山翻嶺，六十里始抵達丁家坪，黑白夷雜居的村寨。西行長河壩一帶屢渡溪溝，但水量皆甚淺，爲西蘇河上流諸支派。捉腳那達爲溪溝兩旁散居村寨，住屋多係木架支柱，茅草屋頂，人民生活至爲困苦。馬卡哈落只有三五人家，東距丁家坪約有七

十里。

馬卡哈落西去，盡是山峯絕壁，荒野老林，林中空氣陰濕，難見天日。地下螞蝗滿佈，噬人血肉。行路時常見蛇蝎蟲類，傷頭害虎豹亦頗多。作者與同伴曾在老林名硬裏落曾者露宿一宵，雖燃火堆，夜半尙覺寒冷。

毛昔劇烈一帶仍係老林，出林則登黃茅崗頂，道路忽變平坦，寬度可容往來汽車。崗頂海拔約三千五百公尺，不育樹木，僅短草濛濛，隨秋風起伏，故名黃茅崗。崗西山水秀麗，田園青翠，舉目遠矚，渺無邊際，宛如世外桃源。回顧崗東，山嶺深淵，參差不齊，老林叢草，抑鬱陰霾，判然兩個境界。

從崗頂向西俯視，左坡村落謂之橋子青落，右坡村落謂之消羅那達，兩地相對，皆係吳奇支夷族。大涼山村寨亦爲分散式，屋與屋間必有數丈的距離。但每屋皆係土牆木頂，建築尙爲堅固。消羅那達東距馬卡哈落約一百里程，中間無人煙。西行再十里爲兒候村，也是吳奇支，全村由坡頂平地下達溪邊，中有一新式住屋，白牆瓦頂，前面紅漆木門，且有雕刻，宛似荒山中的宮闕。

過溪沿岸行五十里到之乎者各村，爲阿着支地面。村內有天然池子，四圍白楊聳立，狀極幽美。村右小崗可向北下望從兒候村流來的三河以哲溪，此溪流入三河以穩河，亦卽漢人所稱的夷車河，成一三叉河流匯合處，宛如宜賓的三江口，不過水量甚淺而已。三江口的東坡之上爲三河以達村，崗西十里一帶小平地，卽在夷車河南岸坡上爲巴鋪村。夷車河北岸坡上爲以魯村，里區支白夷娃子的住處。三河以達、巴鋪、以魯皆面向三江口，成爲三足鼎立的村落，也都是里區支地域。

巴鋪南向登山爲女紅村，阿着支領地。再從女紅登崗爲塔

妻，吳奇支地面，亦稱吳奇塔妻。塔妻西面崗上爲阿着兒僕，崗下爲大哥兒柯，白夷車比支的住處。車比係吳奇支娃子，從大哥兒柯向西北下坡有上下二平壩，上壩在西，村名補既來托，下壩在東，村名補既來鍋，二壩亦在夷車河南岸坡上，距巴鋪西面過溝十餘里。

以魯村沿夷車河西去爲白夷蘇甲支村落，再西則隔於山岳，據云係黑夷阿侯支地面，爲昭覺一帶夷人的支系。

三河以達西北沿夷車河上溯十里爲河谷，阿着支村落。東北沿三河以哲溪上溯，有葡千村爲阿着支，更上葡萄以達村爲白夷車比支，三河以達背負大山，從山頂環視，四周村寨，歷歷可數。北面山嶺巍峩，東南塔妻背後之黃茅崗在望，西南遠眺夷車河下游，山野村落皆隱約在雲霧中。

三河以達一帶爲大涼山中非常發達的區域，亦爲交通線的中心點。西去牛牛壩不過百里，牛牛壩雖形勢扼要，但人口繁盛，遠不若三河以達。夷車河從三河以達下行到牛牛壩，與連渣腦河聯合流入美姑河，美姑河東南行流入溜筒河，然後東流貫入金沙江，全支爲大涼山中最主要的河流。夷車河云係源出於窪海南部雞耳窪雞東側山間，但中間未經探險，尚不能證明。三河以達北行經斯足以達、恩札瓦西到窪海，約有二百六十里。西面路線則從牛牛壩東側若谷也打北行，經烏兒果、烘雞、雞耳窪雞達窪海，里程亦與東路相仿。三河以達東去雷波有三條路線，前已提及，按中路計算約有三百六十里。南由巴鋪、女紅翻山，東出省巳，西入耶路那達，耶路那達到昭覺約一百四十五里，因知昭覺與三河以達的距離，尚不及二百五十里程。

作者曾在三河以達一帶逗留，從事各種考察。本擬從省巳

出粉米回雷波，因保頭間發生糾葛，遂由北路返雷。

從三河以達向東北行，十五里到簸千，簸千上坡不遠即爲谷崽，一個里區、恩札及白夷東比各支雜居的村落。再三十里到簸箕以達，坡上又有簸箕海賊，爲恩札支村寨。簸箕以達東去三十里爲特喜，亦有漢譯爲天喜者，爲北路出山距黃茅崗最近的村落。特喜南有怕托，北有斯足以達，與更北百餘里的恩札瓦西相連續，都是恩札支的區域範圍。

從特喜東翻黃茅崗，又是一條康莊大道，翻崗後下老林到達大谷堆，去特喜已六十里。大谷堆係山谷中的平壩，東西長十餘里，壩上土地肥沃，可作耕種，旁流一溝，可資灌溉。漢人勢力盛時，曾在此處耕墾，今則荒蕪不事種植。東行不及十里爲小谷堆。又二十里到竹蒿窩，再三十里到岩池壩。岩池壩東十里爲田家灣，係此間較大的村落。黃茅崗以東各村寨，皆係從前熟夷地域，熟夷有漢姓，爲前楊土司治下的人民。

田家灣東去四十里爲山稜崗，原爲漢城，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夷叛被毀。今所餘者只有稜形城垣，荒草已叢生，城內紅牆一道，尚可依稀辨識。城下斜坡爲盧家寨，住屋分佈山谷間。

山稜崗南通馬頸子、拉里溝，北達濫壩子。北路尚稱平坦，若有夷人保頭護送，經濫壩子、苦蕎汎可達中山坪。中山坪北去羅三溪、西寧一路已有抗建社墾民勢力，可以通行無阻。如能發展西寧，從濫壩子、山稜崗西入大涼山，倒是一條坦途。

山稜崗東距雷波九十里，民八之前有大道可達，亦雷、建通道的一部。夷亂二十餘年來，無人通行，道路荒蕪不可辨識。作兒窩、蹦馬坪、大火地一帶尚有零散住戶。大火地東行上坡，一片荒野老林，極難尋路而進。山頂危千嶺故址，尚見往年遺

下的一個大石磨。此處海拔與黃茅崗相等，寒冷氣候則過之。過嶺時適逢大雨狂風，有老擔夫幾凍死。從錦屏山下坡，南望隔江雲南井槍，村鎮歷歷在目。到夾夾石始出叢林，已在雷波山背之上。

第二章 氏族

涼山的儸儸社會，以氏族爲最有規模的組織。氏族與氏族之間，有時暫時聯盟抵禦外侮，稍具部落組織的性質，但事後必又分道揚鑣，各自爲政，並沒有超乎氏族之上的永久團體。

儸儸氏族有支系的分別。所謂氏族係專指黑夷或黑儸儸，因白夷或白儸儸都是追隨黑夷主人，自己不成系統的。黑夷大支有恩札、阿着、阿洛、阿素、阿侯、素噶諸系。恩札支人口繁衍，爲雷、馬、屏、峨區最重要的支派。

恩札又稱甘蒲田十二支，卽甘家及蒲田二家的總稱。甘家在北，蔓延峨邊縣境之內，更自分支派。蒲田一系更分十一支派，卽吼普、立峨、石圖、立別、庚兒、水陸、立兒、阿支、烏抛、蛇披、和暖峨等支。前五者（吼普、立峨、石圖、立別、庚兒）又合稱爲下五支，分佈於屏邊西寧一帶以及雷波縣境之內，支系繁衍，素稱強悍。下五支之外，其餘六支多蕃衍於馬邊縣境。十二支之中，吼普支爲最強大，其勢力廣佈雷、馬、屏三縣境域。

雷、馬、屏、峨區的恩札支或甘蒲田十二支，也蔓延於大涼山內。黃茅崗不但不能阻礙各族的交通，反而成爲各氏族接觸聚會之所。但因各支系繁衍錯綜，互相侵佔，氏族支系的區域範圍，極難有一定的界限。

次爲阿着，阿洛兩大支，係分佈雷波、昭覺間的重要氏族。阿着支中先輩曾於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投誠，封爲土司，賜姓楊氏，卽邊民所稱之楊土司。明清兩代因欲維繫邊區夷民，實行土司制，累代世襲。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土司

署設千萬貫，現有之甘、蒲田、阿着、阿洛、以及雷波境內之九支熟夷，均歸土司管轄。若有夷變，政府責成土司剿撫，其協助政府之力不爲不多。清末土司移住雷波城北大旗山下望神坡，民初更移入城，十六年（一九二七）楊土司病死絕後，遺一女名黛娣，今已二十二歲，夷家對之仍甚尊敬，但已往威望勢力全已消滅。阿洛支更派分四支，號稱吳奇、補既、里區、磨石、從雷波附近往西繁殖，直達大涼山中央，美姑河一帶．以及西去竹核尙有阿洛支的勢力。

阿素爲雷、昭間的小支，但亦自成一個氏族系統。此外在雷波境內，有熟夷九家，皆係甘、蒲田、阿着、阿洛諸支中夷人因投誠而冠以漢姓者。漢人別稱之爲內九支，用以分別阿着、阿洛五支與甘蒲田下五支諸外支生夷。內九支包括九家，是爲丁家、盧家、朱家、胡家、韓家、徐家、馬家、蘇家、和安家。這九支分佈區域都在雷波與黃茅崗之間，北達大小谷堆、濫壩子，南越金沙江入雲南省境。

阿侯、素噶兩支，全在西康昭覺境內。阿侯、素噶、以及阿洛、馬家爲昭覺的巨族，支派雖不若雷波夷家之繁雜，但人口蕃盛，勢力極大，故可併吞昭覺全縣。

我們既知大小涼山儸儸支系的梗概，可進而探討夷家氏族如何組成。所謂氏族係由父姓一系流傳下來的族屬。儸儸原無姓氏，其族屬的結合則以祖先之名號稱其支系，因有里區支、吳奇支等的氏族名稱。一個氏族的人民因有共同的祖先，雖各處不同地域，但彼此必以氏族親屬相待，相見稱呼則按輩分計算，親屬間共同負有義務與責任。

夷家氏族原是合聚一處，成爲村落，但村落住戶的排佈和漢人村落不同，不是戶戶毗連，而是住戶散佈於斜坡或平壩之

上。住屋與住屋間的距離，從二三丈到數十丈不等。每村落從幾家住戶到四五十家住戶亦不等，氏族所居的區域，往往包括好些村落，這些村落有時相互毗鄰，只有幾里或幾十里的距離。例如里區支在三河以達溪流入夷中河的三江口，三面坡上分立三河以達、巴鋪、和以碧三個村落，都屬於里區氏族。在大涼山中，尚有里區那達、米羅、里區挖施、八其羅等各村，也是里區支的人民。有時同一氏族因爲移居遷徙之故，相隔甚遠。再如里區支不但分住大涼山，在黃茅崗以東的八寨區裏，也有里區支系散佈其間，諸如瀘壩子、田家灣、馬頸子、拉里溝、五官寨子、麻柳灣等處皆是。

氏族支系分散各區之後，彼此若非有特殊事情，平日也不相往來。主要的社會團體，當以氏族村落爲一關係密切的單位。氏族村落含有兩種條件的結合：第一、在血統上氏族係同一父系祖先所傳繁下來的子孫。第二、在區域上村落佔據一定的地理範圍，爲全村人民生活的根據地。質言之，氏族村落是血緣地緣的兩重條件的結合。我們將來討論打冤家之時，更可看到氏族村落的重要性。打冤家的對象往往是攻擊對方村落，以圖滿足劫殺擄掠的慾望。因是之故，氏族村落的團結格外加強，一方用以保持族支的尊嚴，一方則防衛祖傳地域，以免被敵人侵佔。

氏族村落的團結，也須依賴族間的政治組織或村落的首領等等。奇怪的儸儸既無近代的政治團體，也沒有一定的領袖方式。不像澳洲土人，氏族內年長之人可握有政權，也不像閩粵一帶的宗族，規定輩分及年齡最高之人以爲族長。儸儸氏族的首領完全依賴個人的能力。氏族中的男子，由於打冤家的成功，以及辦事的能幹，族人有事就自然而然的投奔而來。此人

必見義勇爲，出面治理族間事務，一旦村內有事，必集合族人，出號施令，自己漸漸居於首領的地位。好比三河以達的首領，原爲里區制鐵，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四川省政府施教團曾聘之爲保頭。保頭一詞係邊民用以表示黑夷的首領，一個有力黑夷能夠保衞他的族人以及族內的娃子和財產，卽可爲保頭。漢人投在黑夷保護之下以生存者，亦稱黑夷爲保頭。作者入山考察，聘用黑夷護送保衞行旅的安全，此等黑夷亦是保頭。制鐵當年爲三河以達村最有力的黑夷，夷人咸稱之爲「硬都都」。「硬都都」爲夷家名詞，形容有勢力權柄之人，權勢愈大，則其人愈硬。那麼能夠有力爲保頭之人，都是「硬都都」。制鐵於年前病死，他的權勢也隨着他的死亡而消逝。倮倮首領的地位，必從個人能力得到，這地位至多維持終身，不能傳襲。

制鐵死後，繼制鐵而起者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他的同什祖兄弟里區打吉。打吉現年三十五，一個精明能幹的黑夷，作者此次在大小涼山旅行考察，卽聘打吉爲保頭。打吉父親爲船兒，原是馬頸子一帶的保頭。民八（一九一九）之變，他係重要禍首之一，事後復返原村三河以達，不久病死。當時打吉纔十一歲，孤苦零仃，無所依靠。經過十餘年的掙扎經營，後來娶妻生子，漸有積聚，現在居然爲三河以達村的富戶。打吉有二妹，大妹嫁於雷西烏角胡興民爲妻，五六年前興民逝世，遺下里區氏及二幼女。打吉因協助其妹治理事務，時常往返雷波與大涼山之間，又與漢人接觸，得悉外間情形，爲涼山中比較開通的黑夷。制鐵死後，打吉爲衆望所歸，一躍而爲三河以達里區支的領袖。此次打吉率領作者及考察團入山，係他初次保護漢人旅行涼山，村內有兩位族叔譏誚打吉將變成漢人，倮倮排

外心理，由此亦可見一斑。

小涼山中的麻柳灣，也是里區支村落。夷目里區別士原爲著名叛夷，晚年改變作風，安分投誠，寄居麻柳灣。別士有一兒子，很是聰明伶俐，有一次在山王廟前與別士族侄名打一者戲弄手槍，打一誤斃別士的兒子。按夷家慣例，族人仇殺，以償命論。於是別士殺牛讌請族人，公議打一必須償命。打一兩次服藥自殺未果。後來別士忽然逝世，沒有人追促打一償命，他因此得以生存。今年七月間，雷波住軍有一部到麻柳灣附近砍拾木柴，夷人以爲軍隊來此搜索雅片，因麻村爲夷漢雅片買賣要口之一，遂引起誤會。里區族人由打一召集，攜械防禦，兩方就衝突起來。是後麻柳灣夷人和軍隊結怨，幾次衝突，都是由里區打一領導。其他族內事務與夷漢交涉事宜，也都是經打一辦理，打一就一躍而爲麻柳灣里區支的首領。可見夷人領袖的地位，全是由個人能力爭取，特別這人能夠召集族人作戰鬪工作，經過幾次發號施令，他就成爲大家公認的保頭了。

同一族支之間，雖是村落遠隔，但彼此視爲同宗親屬，往來係善意的友誼的。同一氏族沒有打寃家的事情，因打寃家係不同氏族間的爭鬪[illegible]灣之時，里區打一正與雷城住軍及漢人交惡仇視，所以[illegible]者不可造次，但保頭里區打吉力言無妨，打吉是打一同支族叔，兩人又都是有名望的黑夷首領，彼此必可顧全面子。果然我們來到山王廟的時候，三個守關白夷，就向關外通達消息，頃刻之間打一率領白夷娃子十餘人浩浩蕩蕩的前來迎接我們。帶了兩隻公雞獻爲酒禮，並托翻譯說了許多謙遜的話。作者奇怪的是雷城漢人所謂兇惡桀戾的打一，何以在我們面前表示如此的馴良。可見人性到處相同，不論夷漢實人狠惡抑濟人善良，乃視其人爲本人的仇敵

抑爲本人的朋友。

氏族村落的領袖，雖係由於個人能力得來，但族人百姓擁戴與否也是一個重要條件，村落中黑夷佔極少數，百夷娃子佔大多數。黑白夷的關係，將於階級一章詳細敍述。這裏我們簡單的說明黑夷是統治階級，白夷是被統治階級，生來階級分明，不可紊亂。在儸儸社會之中，一個黑夷不但視其族間白夷爲娃子，卽對族外白夷，也待之如奴隸。反之，一個白夷除了奉他自己的黑夷家主之外，也必伺事任何黑夷爲主子。一村之中白夷家戶多於黑夷，白夷固應認任何黑夷爲主子，但對於擁戴黑夷中誰爲首領，却也有相當的力量，因白夷人多，他們的意見卽是公意。雷西十五里烏角哨上一帶係熟夷胡家氏族散佈的村落。胡興民年青之時，他的叔祖母烏拋氏，因叔祖無後，就把她的姊姊之子阿着鐵木抱在家裏教養長大。叔祖逝世，烏拋氏意以鐵木爲承繼人，治理胡氏村落及一切財產事務。鐵木頗精明能幹，但因乖於夷俗，治下白夷不服，羣起擁興民爲首，驅逐鐵木出村，胡興民曾於雷波郭純之先生辦團練時，入團受訓，漢化程度很深，對於漢人感情亦良好，特別關於開闢雷、黃間的交通，興民的貢獻甚多[illegible]晚，聯絡恩札支夷人，以張聲勢；更因漢化[illegible]長，原妻里區氏之外，又娶奥奇氏爲次妻，以繼[illegible]。因是奥奇氏娶來與叔祖母烏拋氏同住。興民聯絡各支夷人，聲望日高，兩妻黨背景濃厚，更增長他的勢力，夷漢之間又多事聯繫，所者他是很成功的夷家首領。雷地漢人提及胡興民，莫不起敬佩之心。

烏角地近漢城，曾經漢人開闢，住民又係熟夷，且有漢人雜居其間，在社會組織方面，難免受漢化影響，與其他生夷之區稍有不同。同時地當夷漢往來之衝，又係大涼山出入要口，

若非精明能幹的首領扼守該處，甚難駕馭各方的衝突。胡興民於五六年前逝世，遺下兩妻兒女，里區氏有二幼女，吳奇氏一子尚在懷抱中。家無雄主，變亂逐產生。興民有族叔胡長保者，意圖娶里區氏，以繼興民之業，按夷例夫死妻可轉嫁夫之兄弟或夫之叔侄等。里區氏不願轉嫁，暗使其娘家兄弟將長保擊斃。長保家丁單弱，惟舅家表兄吳奇孤保中言代其報仇，率領族衆來烏角打冤家，曾有數度往返襲擊，兩方均有死傷。後來經中人說合，漸漸平息下去。夷人冤家械鬥最爲普遍之事，有累代仇殺不可冰解者。惟長保一案，關係不在兩族之間，故冤家終至打不成。興民與長保爲同族叔侄，族間衝突，向以族內慣例解決，不可以冤家對待。同時興民次妻吳奇氏與吳奇孤保又係同族。吳奇氏及其娘家，如助其夫對敵孤保，又不免發生吳奇族間之冤家爭鬪。這種不是同一族支一致對外的仇視，往往實力分化，關係複雜，實難引起長久的冤家械鬪。

長保案解決之後，烏角胡家白夷百姓，不下百戶，察於族主位置虛懸，羣議擁興民堂弟招贅里區氏。興民無兄弟，惟其叔有三子，皆興民堂兄弟。長弟興倫已有妻室，三弟尚幼，惟二弟興巢已十四歲，可合格承繼寡嫂。一日白夷百姓，倉卒間擁興巢至里區氏屋內，欲行撮合婚配，誰知里區氏微聞消息，遠避不納。百姓又擁興巢至吳奇氏住處，氏納之，越年生一女，惟不久吳奇氏病死，今氏父吳奇失途長住女家，照顧弱幼甥。

現在烏角統治之權，全操於里區氏之手，雷波縣政府任命里區氏爲特編保保長，氏有管家娃子蔡某，代爲接洽對外事宜，亦稱爲蔡保長。里區氏能夠擁有治權，儼然一位女酋長，實亦因其娘家勢力雄厚。氏兄里區打吉往往前來烏角輔助其妹治理各項事務，更無人敢起覬覦之心。但此非長久之策，里區氏

自知福淺，曾告作者命運不佳，未曾生男。氏年不過三十一歲，按夷俗理應轉嫁，惟笛申言依漢俗將守寡終身。烏角為夷漢文化間雜之區，其社會如何演變，亦視乎將來夷漢關係如何調整而定。

氏族村落有了公認的首領，百姓又能擁戴，村間的團結力遂甚濃厚。每有事故，只要首領登高一呼，村內各戶壯男，莫不立刻集合，聽候領袖的調遣，或出發遠征寃家仇敵，或排佈村前保衛族人。麻柳灣夷人既與雷波伕軍結怨，稍聞伕軍出動，打一部集合數十人埋伏山王廟坡前，等待伕軍過坡下金竹嘴之時，準備迎頭痛擊。伕軍與夷人如此衝突，非止一次。烏角胡長保事發生之後，吳奇孤保曾幾次前來暗襲，殺掠百姓，劫奪牲畜。里區氏雖係女流，但為一村首領，必親自指揮管家熬保長，集合村民抵禦外侮，當時烏角尚住有漢人軍隊，因里區氏為全村保長，伕軍亦出動輔助防禦工作。因此村落單位的維持，其主要條件實在於族人的團結；能擁有實力以保衛全村人民的生命與財產，使氏族村落永久保持一個獨立的局面。

氏族首領須表現勇敢的精神。每有鬬爭身先士卒，纔能令人敬服。不但首領如是，即全族黑夷皆須勇往直前，領導白夷娃子出征，因是黑夷養成奮不顧身視死如歸的態度，白夷慣於追隨，永遠聽令，居於服從的地位。里區打吉率領我們考察團出山回雷之日，路過荊棘叢生的危千崗高坡，當時狂風大雨相繼而來，滿山叢草沒有行道，大家既迫於雨淋寒冷，又恐懼虎豹蛇蝎的來臨，沒有一人敢先行前進，惟打吉挺身領隊，先自鑽進草叢中尋路而去，那種勇敢堅毅的神態，實令作者思慕不置。

夷家首領的勇敢，只是首領一面的性格。只有勇敢尚不足

居於領導的地位。里區別士有一嫡親侄兒，二十五歲，年齡與打一相彷彿，係麻柳灣有名的勇士，據云每戰必挺身在前，且瞄準力甚正確，有放槍百發百中之譽。這侄兒只是勇敢，爲人魯莽愚鈍，不足服衆，所以別士死後，打一雖係遠房，反繼爲麻村的首領。里區打吉亦是智勇雙全的保頭，他在烏角協助其妹辦理族務，多用政治手腕聯絡附近各支夷人，且對漢人亦甚拉攏，常得雷城辦夷務者的信心。近來每有夷漢交涉之事發生，打吉總是從中撮合之人。因此之故，作者涼山之行，打吉卽被介紹而爲主要保頭。入山從馬頸子西行，打吉囑喲其表兄阿着哲覺率娃子護送考察團去丁家坪，他與其族侄老穆繞道到挖脚那達等侍我們。當時作者頗怪打吉半途失蹤，事後始知馬頸子與丁家坪之間爲補旣支地面。補旣支與里區支係寃家，過境攔路，未免發生衝突，故派沒有仇家的阿着護送，旣不費兵力，又毫無危險。打吉用心，如此可見。

氏族秩序的維持，賴有智勇兼全的領袖與愛戴領袖的百姓，上下合力，團結一致。村落之中若有紛爭糾葛之事發生，多由黑夷家主裁判解決，白夷無有不聽命者。黑夷間爭執之事，則由於有力的當事人從中調解，這當事人往往就是村中的領袖或保頭。年紀稍長的當事人，因有豐富的經驗，超越的見識，族人莫不信賴他，他的言論大家必奉爲圭臬。年老者爲首領或當事人之時，對於族支間的鬪爭，可不親自參加，惟坐鎮村中，運籌帷幄，別遣子弟兒侄帮領導出征。巴鍋村首領爲里區笑哈，一個身體魁梧，經驗豐富的老黑夷。他因年事稍長，蟄居家中，有事時則派其侄老穆出面辦理。老穆不過二十五歲，有一次在黃茅埂東側硾裏落骨的老林中，獨力細縛從大涼山中脫逃的三個漢人娃子，因是有勇名。此次考察團入山，打吉所

以招老穆爲第二保頭者，半亦因老穆背後有親伯笑哈，笑哈係里區支第一個「硬都都」。

里區支全族皆以夷車河與三河以達溪的交叉點爲中心，巴鋪、以魯、和三河以達共有住戶百餘家。百餘家中只有十四戶爲黑夷，其餘全係白夷，里區笑哈不但是巴鋪村的首領，也是里區全族最高貴的頭目。涼山夷人都尊稱他爲阿洛烏黑，沒有一人敢叫他本名笑哈。阿洛爲里區支派分出來的原系祖先，稱之以見其尊，烏黑亦夷語尊敬之意。里區全支只有一人可尊稱爲阿洛烏黑，此人必須能幹，有思想，有德行，並亦有相當年齡者。待他死後，纔可另選一個年高德厚的人，繼承這個尊稱。實則，這尊稱係禮貌之詞，當然也包括實際的權力。不過着重道德的含義，過於政治的含義罷了。

里區支的阿洛烏黑係作者此次在夷人社會中見到最高大的人，測量立高一八四公分。世界各種族平均立高爲一六五公分，烏黑的高大雄偉由此可見。至於他的思想和道德，亦可從作者親歷的事實以爲明證。考察團原聘打吉爲主要保頭率領入山，打吉邀任老穆爲第二保頭。中途打吉另邀阿着哲覺爲第三保頭。哲覺爲人好酒，酒後狂言亂語，且常發生暴戾行爲，在路上已有幾次欺詐考察團，並謀勒索財物。考察團在三河以達、巴鋪等處工作之後，打吉有意命哲覺及老穆二人護送出山，自己却不想再回雷城。我們微聞消息，心上極爲不安，因哲覺入山曾有搗亂之事發生，幸賴打吉在場阻擋，出山若由哲覺負責，我等或有被賣爲娃子的危險。甚幸行前打吉問計於阿洛烏黑，烏黑責打吉，既保漢官入山，當謹愼從事，安全護送出境。且云哲覺狂人，不可信賴，路中萬一變卦，豈不貽誤漢官，同時亦將敗壞里區支的聲譽。打吉聞言始了解覺悟，決計仍親

自保護考察團返雷。當夜由烏黑提議，向衆宣言，我們全團明日動身，從女紅、吳奇塔妻經省巳翻黃茅崗過拉米出境。實則暗中籌劃避免哲覺及外人耳目，逕由特喜翻崗出大小谷堆。因哲覺既心懷不測，或於省巳、拉米路上已有排佈刼奪之事。考察團終至安全返雷，但追憶阿洛烏黑道德崇高，思慮周到，使作者不能不對於夷家首領，發生敬佩之心。

第三章　親屬

親屬雖然與氏族發生密切的關係，但不是二而一的東西。親屬團體與氏族團體各有明顯的範圍，二者皆從家族的單位發展而成的。我們說明一個家族，必有一個男人爲父親，一個女人爲母親，所以家族必是雙系的。氏族則係由家族的單系傳衍而擴張的團體：好比北美西南區的租尼 (Zuni) 族和美拉尼西亞的卜洛不列恩德島人 (Trobrianders) 都是從母姓一系相傳的氏族，普通稱爲母系社會，假若氏族則係從父姓單系相傳結合而成的團體，也可稱爲父系社會。

親屬與氏族不同，因爲親屬爲雙系或多系的，而不是單系的。親屬也從家族單位發展，不但包括父系團體，並也包括母系團體。近代學術界普遍的錯誤，在於嚴格的分別父系社會和母系社會，以爲二者係種類上的不同。實則，父系和母系不是絕對不同的東西。父母兩系相異之處，在於團體間人員的關係而有程度上變更的分別。好比在母系社會的時候，必有父系親屬的存在，不過子女和母系團體接觸的機會遠超過和父系團體接觸的機會。反之，在父系社會的時候，也必有母系親屬的存在，子女和母系團體的往來也就遠不及和父系團體的往來。質言之，父母兩系的分別，卽在於關係上比較的着重一方，而不是種類上絕對的不同。因此之故，只是觀察單系的氏族，不足表現社會現象的眞相，加上考研雙系的親屬，纔可瞭解初民社區的全豹。

親屬爲雙系的，已如上述，但概大言之，父母兩系之外，舉

凡夫黨、妻黨、婿族、媳族等，亦莫不在親屬範圍之內，所以親屬又是多系的。在親屬之內，人與人間的聯繫，必有稱謂名詞，用以標明彼此的關係。親屬稱謂的系統，自莫爾根（Lewis H. Morgan）之後的人類學家，已大規模的應用於實地工作和考察分析，並已得有良好的効果。

儸儸稱謂的名詞，已全部列成表格，刊入本書附錄之內。因欲避免重複起見，本書文中皆用漢譯名詞，以爲討論分析的根據，舉凡夷文方式與標音符號，則請讀者參照附錄的表格。我們首先注意的問題，就是如何分別儸儸親屬的名詞，按照社會組構的實況，列成各類系統，用以表達親屬間不同的關係。任何親屬團體，大別可分二類：一由於血統關係而成的親屬，簡稱血親；一由於婚姻結合而成的親屬，簡稱姻親。儸儸血親嚴格的分別父族與外族的不同，因爲儸儸氏族的組織乃係根據父族的親屬團體。氏族人員自成一套的關係，族外血親則另成一套的關係，二者有別，不可混爲一談。今將儸儸父系及其有關的親屬稱謂，列成圖表，使讀者易於明瞭並討論時有所根據。

參閱上面圖表，儸儸父系親屬的系統，即可得知父族組織的梗概。父系血親若從儸儸觀點看來，嚴格的分爲兩類：一類父系同族的團體，即羅馬語文所謂的「父族血親」(Agnates)；另一類族外親屬惟與自己有血統關係的團體，亦即羅馬語文所謂的「族外血親」(Cognates)。父族血親又有直系旁系兩類：直系親屬有父、祖、子、女、孫子女等，旁系親屬有伯叔父、兄弟姊妹、侄兒女等。儸儸對於直系旁系的區別並不重視，因是二者皆爲組成父系氏族的基本團體。前章已說明氏族組織，氏族乃係父族血親向旁系伸展而擴大的一個團體，有時包括十餘

代甚至幾十代，凡在同一支系內的同輩男女，皆視爲兄弟姊妹，彼此同爲一個氏族的屬員，即此已足明證儸儸之實爲父系氏族。

父系親屬尚有一支族外血親，包括姑母的兒女或姑表兄弟姊妹，姊妹的兒女或外侄外甥女，女之子女或外孫外孫女等。這些親屬與自己都有血統關係，但非同一氏族屬員。氏族屬員與族外親屬關係不同，彼此間的義務與責任不同，因是儸儸有嚴格的父族血親與族外血親的區別。

親屬圖表的繪製，不但要表現親屬的系統，也要表現各類不同的親屬及其間不同的關係。在第一圖表之內，我們應用不同的格式，代表性別不同、氏族不同、關係不同的各類親屬。父族血親用兩種不同格式：□形代表男性，◯形代表女性。每一格式內有一名詞，表示一個親屬或同一類的親屬。族外血親也用兩種格式：△形代表男性，○形代表女性。我們再鄭重的申明一次，只有父族血親同爲氏族屬員，族外血親雖從父系追溯關係，卻不是氏族屬員，而另成一類的親屬。

親屬兩大類，血親之外，尚有姻親。若按婚姻結合的性質，姻親可分三類。第一、與父族血親發生婚姻關係的親屬，諸如從父族娶出女子的人，有姑夫、姊妹夫、女婿、侄婿等。又如嫁入父族的女性，有伯叔母、兄嫂、弟婦、兒媳、侄媳等。這類就是父族血親的姻親 (Agnatic affinals)。圖表中有母親、祖母、曾祖母三個親屬爲一特殊情形。是三者皆係族外嫁入本族的女性，但與自己都有血統關係，故用雙重格式，表示例外。第二、與族外血親發生婚姻關係的親屬，諸如姑表兄弟之妻、姑表姊妹之夫，外侄媳、外甥婿、外孫媳、外孫婿等。這類親屬就是族外血親的姻親 (Cognatic affinals)。在儸儸語文之內，這類親

屬沒有稱謂名詞。原因是按儸儸的傳統慣例，與族外血親發生婚姻者，即係父族血親，這些父族血親已有親屬關係，所以沒有另外的稱謂名詞。此點將來研討婚姻關係的時候，就可格外明瞭。第三、由於自己婚姻而發生關係的親屬，或稱單純姻親(Pure affinals)。從男子立場而論，即是妻黨包括岳父母、妻兄弟、內侄兒女等。若從女子立場而論，卽係夫族的親屬團體。此節將來當更詳論。以上三類姻親，皆以◇形格式代表男性，▯形格式代表女性。這麼一來，父族血親、族外血親、與姻親三者的不同關係，都有不同格式表現，讀者參閱圖表卽可一目了然，區別不同的親屬團體。

儸儸親屬稱謂的形成，有幾個普遍的原則，我們應加特別注意。第一、父母兩系的不同，爲區別稱謂最基本的條件。換言之，世系不同，稱謂亦隨之而異。父系親屬已如上述，母系親屬亦當詳論。第二、性別不同，稱謂也就不同。無論血親姻親，沒有性別不同名詞相同的現象。第三、輩分不同也是區別稱謂的條件，父系之父祖子孫各代，都有不同的稱謂名詞。第四、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的不同，稱謂也就不同。父爲直系，伯叔爲旁系，稱謂名詞則互異，子女爲直系，侄兒女爲旁系，稱謂名詞亦互異。母系親屬不與父族有關，但亦是旁系。儸儸着重之點，在於族內外的區別，不在於旁直系的分野。第五、儸族注重長房，爲一極特殊情形。伯父的兒女不分年齡，皆稱兄姊，伯祖的孫兒女亦稱兄姊。反之，叔父的兒女並叔祖的孫兒女，不分年齡長幼，全數統稱弟妹。

圖表中的名詞，皆係間接的稱謂 (Terms of Indirect ）。親屬名詞有直接稱謂(Direct Address)與間接稱謂的分別。間接稱謂乃係對他人敘述我所稱謂的親屬，好比我對

別人稱我的父親爲父親。直接稱謂乃係對所關係的親屬直接的呼喊，好比我在父親面前呼喚他爲爸爸，而不是呼喚他爲父親。直接稱謂在日常生活中用處甚大，親屬關係亦皆從此種稱謂表現出來，所以我們不可把它們忽略了。

先從同輩說起，儸儸的兄弟姊妹，和我們一樣共有四個間接稱謂的專詞。直接稱謂的情形略有不同。兄姊對弟妹都是呼名，沒有專詞用爲呼喚。弟妹對兄姊都有按序的稱謂名詞。所謂按序乃按兄姊出生的次序，列爲長幼，以便呼喚。參閱附錄一直接稱謂名詞第一表，即可得知詳情。無論兄妹各有五個直接稱謂的名詞，假若一人有六兄，第六兄與第五兄同用一詞呼喚。實則，儸族人口極不發展，死亡率甚高，兄弟人數在五人以上者，至爲罕見之事。伯父之子女年齡雖小，亦當呼爲兄姊按序稱謂。叔父之子女則反是，不論年齡皆可呼名。不過，儸儸兄弟姊妹之間，有一集合名詞，統括兄弟姊妹的關係。此詞儸語謂之 ma dzz gni mo。稱謂名詞不但表示人與人的關係，並也規定關係中彼此所應對待的行爲，彼此所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好比儸儸男女，凡在 ma dzz gni mo 關係之內的人，彼此絕對禁止婚配。由於名詞擴大應用，凡父族中同輩的男女，都是兄弟姊妹的關係，彼此也就沒有婚姻的可能。

父親同輩兄弟，直系有一詞，旁系亦有一詞，包括伯叔父，沒有年齡的區別。那就是說，儸儸不像我們稱謂，比父親年長者稱爲伯父，比父親年幼者稱爲叔父，父親姊妹亦只有一詞，不分年齡長幼。至於直接稱謂，父親一詞與間接稱謂相同。伯叔父的直接稱謂，則在父親一詞後，加上五個尾音，按出生的次序稱呼。參閱附錄一直接稱謂第二表即可明瞭。如果父親爲長兄，其他叔父則加上第二、三、四、五諸尾音。如果父親爲次兄，

父之長兄加上第一尾音，父之諸弟則加上第三、四、五諸尾音，餘皆可類推。換言之，伯叔父的直接稱謂，必按着父親出生的次序為轉移。名詞表面上沒有年齡的區別，那就是說從名詞的呼喚上，看不出誰為伯父，誰為叔父。父親之堂兄弟，那就是我之堂伯叔，我對之稱謂則按堂伯叔自己兄弟出生的次序喊呼，不與父親兄弟相連。姑母的直接稱謂另按姑母姊妹出生的次序，與男子不相混亂。姑夫只有一詞，沒有次序的分別，有時姑夫亦稱為舅父，因姑夫未娶姑母之前，他原為自我的母舅。

祖父一輩有祖父、祖母、祖姑三詞。直接稱謂即在三詞之後，加上按序的五個尾音。曾祖曾祖母二詞既沒有直接間接的分別，也沒有按照次序的稱呼。實則，曾祖以上的男女沒有其他專詞，即以曾祖曾祖母二詞以概括之。

弟妹子侄以及其他在自我輩分以下的男女，皆可呼名，沒有直接稱謂的名詞。一個例外情形，即翁呼媳為 Sa mo。翁媳本有迴避的忌諱（Avoidance），彼此不能見面，不能對話，但有時在遠處可允許喊叫。此等忌諱亦不外表示親屬間所應盡的行為關係而已。

父系親屬的稱謂系統既如上述，今將母系親屬系統列成圖表，用為比較並研討兩系間的關係。

母親的兄弟姊妹，那就是自己的舅父姨母。舅父有一專詞與伯叔父有別，姨母亦有專詞，又與姑母有別。如此可見父系與母系之嚴格區分。儸儸不似英美親屬制度，因英語伯叔與舅父同為一詞，姨母、姑母、與伯叔母又同為一詞。可見英美親屬並不重視父母兩系的區分。稱謂代表關係，反映社會組織。比較儸儸與英美的稱謂名詞，即知二者為不同性質的社會。

無論舅父、舅母、姨母、姨夫，四者皆有直接稱謂名詞，

以便按序呼喚。參閱附錄一直接稱謂第三表即知詳情。舅父舅母與自己的關係甚爲密切，往往舅父母即是自己的岳父母，按倮儸慣例對於舅父的女兒自我有優先擇配的權利。姨母可能嫁與伯叔父，稱謂與伯叔母同。姨父的直接稱謂與伯叔父無異。姨父母之子女與自己的關係，與堂兄弟姊妹一般。母姊之子女，即我的姨表兄弟姊妹，我皆稱之爲兄姊，母妹之子女皆爲我的弟妹。姨表兄弟姊妹之子女又皆爲我的侄兒女。因爲姨母一系的關係，有人以爲倮儸偏重母系，自屬謬誤之論。比較分析夷家的親屬系統，以及系統中人與人關係與生活情形，自知倮儸偏重父系。父系親屬乃爲氏族結合的根源，氏族村落又爲社會組織的中心。不過，對於母系親屬往來亦極密切，特別在婚姻關係上，有世代互婚的慣例，親上加親，母系親屬成爲父族之外與自己生活最有關係的團體。

舅父之子女即我的舅表兄弟姊妹，皆有直接稱謂，按序稱呼，附錄一直接稱謂第四表可閱詳情。舅表兄弟之妻與自己皆以姊妹相稱，舅表姊妹之夫與自己則以兄弟相稱。自己或兄弟對於舅表姊妹有優先擇偶的權利；反之，舅表兄弟對於自己姊妹也有優先擇偶的權利。換言之，夷家實行姑舅中表婚姻。姑舅中表亦稱交錯從表，從英語 Cross-cousins 一詞翻譯而來。交錯從表與並行從表 Parallel cousins，二者爲相對的名詞，兄與弟之子女爲並行從表，亦即漢語所謂之堂兄弟姊妹。姊與妹之子女亦爲並行從表，漢語謂之姨表兄弟姊妹。兄與妹或姊與弟之子女，互爲交錯從表，亦即姑舅中表。儸語有一集合名詞 o zie a sa，即指姑舅中表或交錯從表。o zie a sa，與 ma dzz gni mo 二詞意義相對，所指的關係亦相反。前者交錯從表，有優先婚配的關係；後者兄弟姊妹或平行從表，絕對禁止發生婚

姻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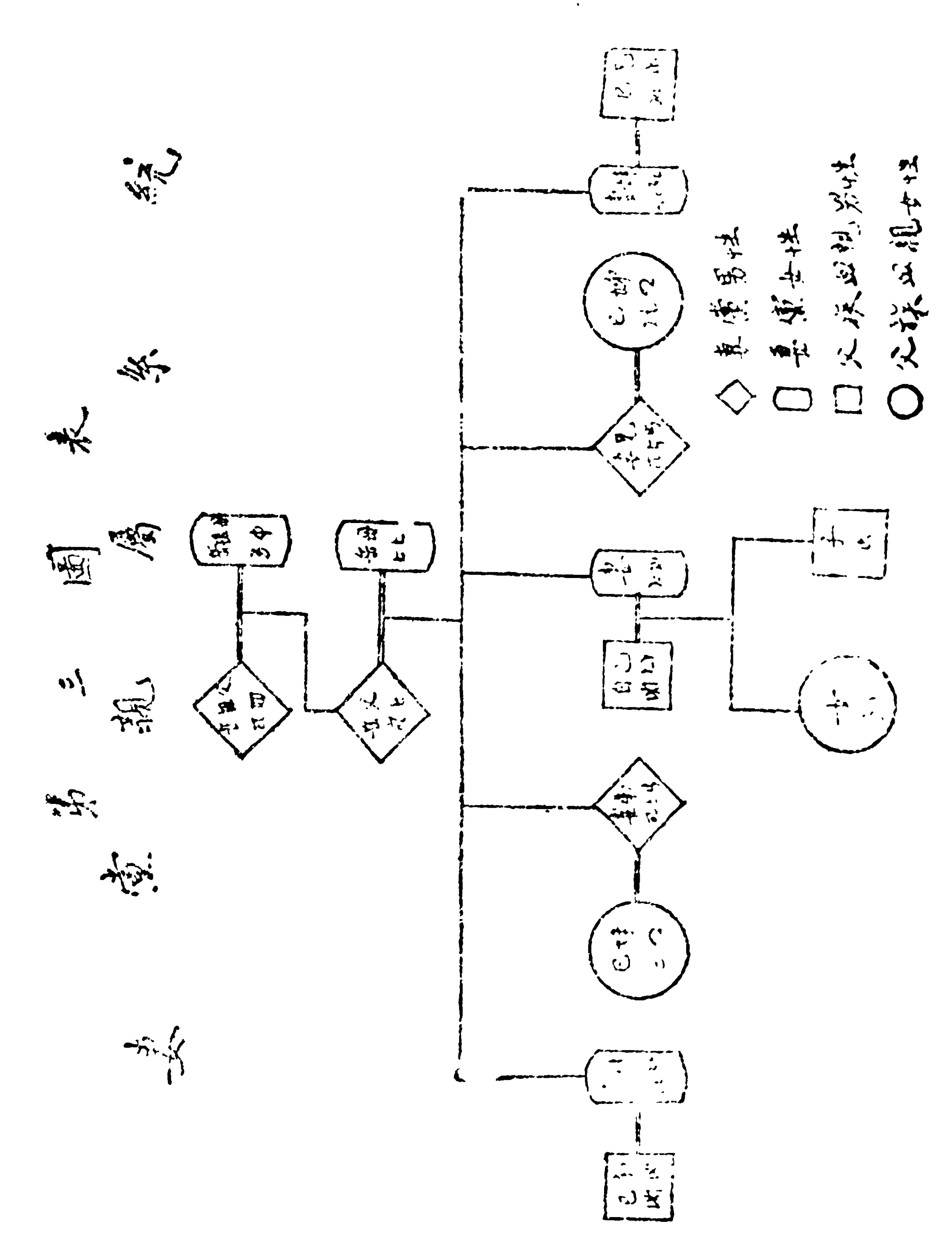
父母兩族的中表婚配，乃係累代實行，是以親屬稱謂的形成，頗受婚姻關係的影響。試觀外祖一代的親屬，外祖母一詞與祖姑相同，那就是說外祖母可能即是自己的祖姑。同時，外祖母姊妹的稱謂與祖母及伯叔祖母相同，那就是說自己的祖母或伯叔祖母可能即是外祖的姊妹。換言之，父母兩系從稱謂上看來，祖父與外祖一輩已實行交錯從表的婚姻。

從自己的後輩關係，觀察親屬稱謂，也一樣的表示姑舅中表婚姻，舅表兄弟之子往往也是姊妹之子，或說表侄即是外侄。舅表兄弟之女也即是姊妹之女，或說表侄女即是外侄女。表侄或外侄可能即是自己的女婿或侄婿，表侄女或外侄女又可能是自己的兒媳或侄媳。這些後輩親屬都沒有直接稱謂，因皆可呼名。此中有一例外，即表侄女或外侄女可呼為 sa mo，與呼兒媳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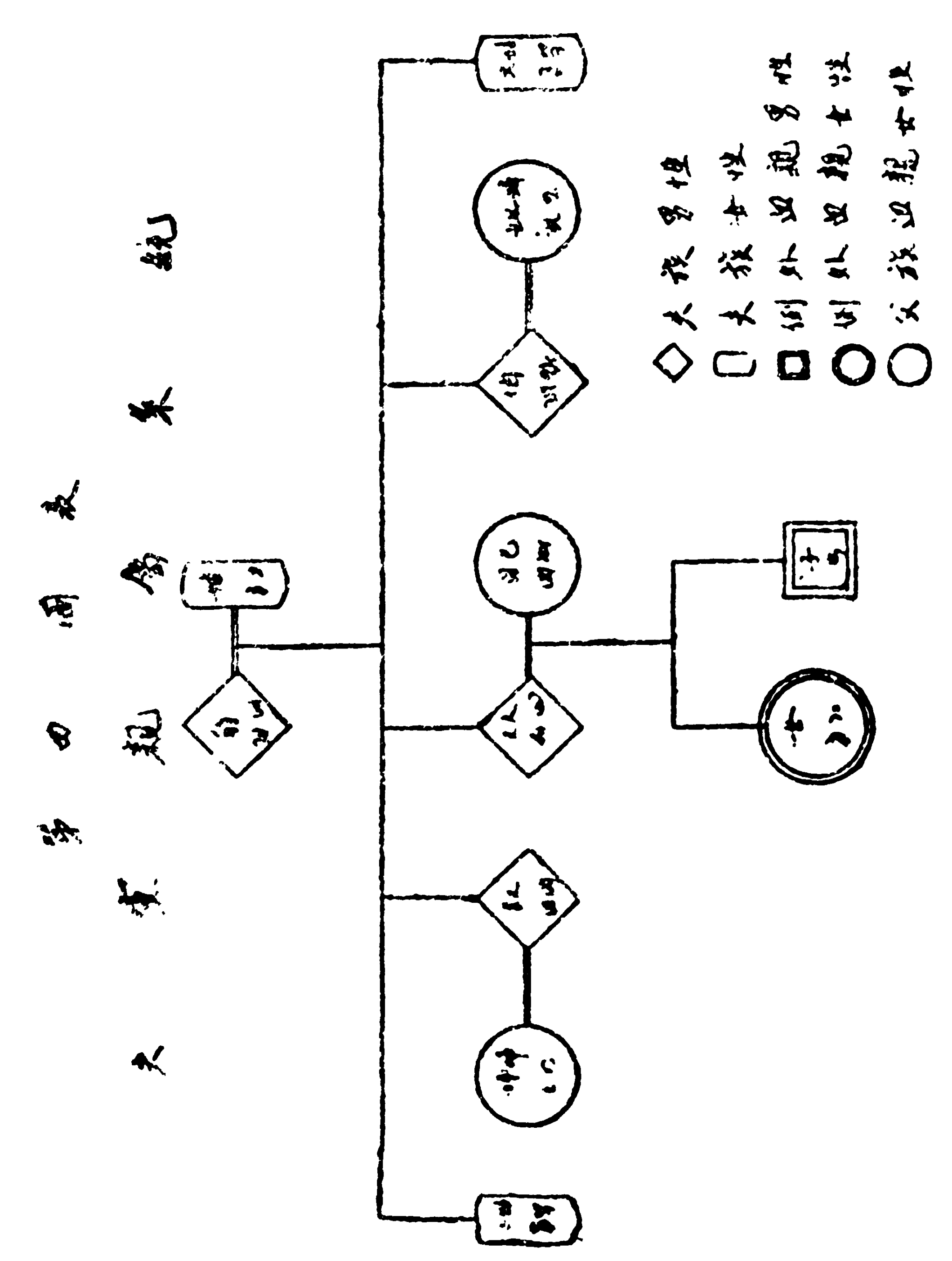
夷家累代實行姑舅中表婚姻，父母兩系的親屬遂交相錯綜，演成重重的血親姻親關係。妻黨親屬也因交錯從表的婚配，稱謂制度幾乎全由母系親屬脫胎蛻變而來。試閱下列圖表即知詳情。

岳祖父母的稱謂，與外祖父母無異。岳父母即係舅父母。有時岳父母的稱謂，與稱姑父母相同，原因係由於自我娶姑父母的女兒。如果自己不娶舅父之女，也不娶姑母之女，在稱謂上岳父母仍與舅父母相同，可見儸民實行舅氏女子婚配，歷史已極長久，以舅父一詞為岳父，在稱謂上已包括兩重的關係。

妻之兄弟姊妹即為舅表兄弟姊妹。妻嫂與妻弟婦亦即己之姊妹。妻姊妹與己兄弟原為交錯從表，係有優先婚配的關係。因此，妻之姊妹夫又為己之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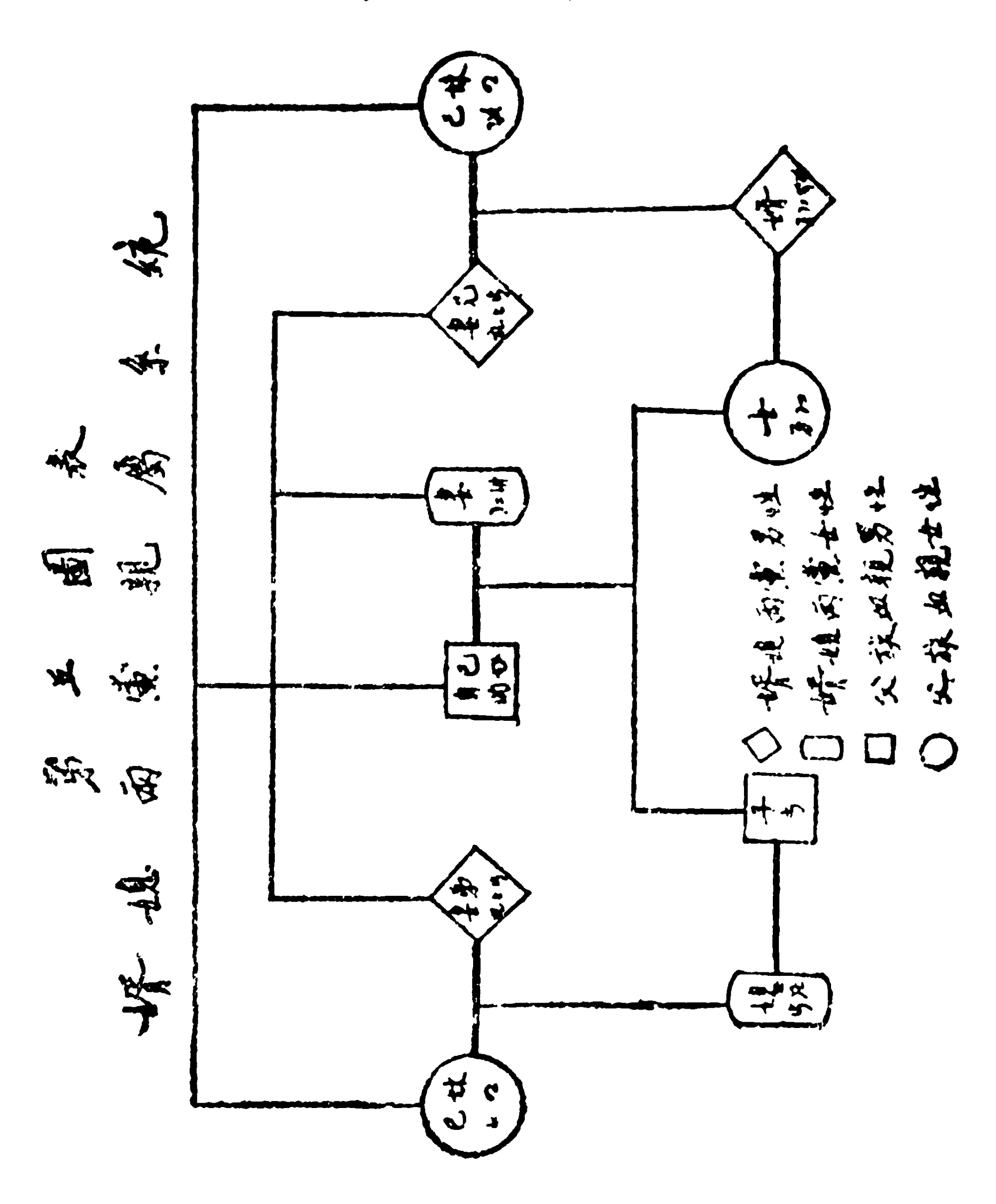


如從女性爲自我的立場而論，女子嫁入夫族對於夫黨親屬的稱謂，又另形成一個系統。參閱第四圖表即知此系概況。



夫婦兩詞皆係間接稱謂，夫婦當面不相呼喚，故無直接稱謂專詞。但至兒女出生之後，男女皆可追隨兒女，呼夫爲父，呼妻爲母。夫父母的稱謂與姑父母相同，但因翁媳迴避的禁例，

翁媳極少直接呼喚。有時，翁姑亦稱爲舅父母，乃因女子嫁入舅家的緣故。夫之兄弟隨夫稱兄弟，妯娌則以姊妹相稱，因己之姊妹嫁於夫之兄弟，習俗相沿，如妯娌不是姊妹，亦以姊妹稱呼。甚至一夫多妻之時，妻妾間亦以姊妹相稱。姑嫂關係，夷語謂之 a mi a sa ，a mi 原係弟妹稱嫂，a sa 則係稱姑母之女。稱夫姊妹與稱姑母之女相同，又不外爲舅女嫁入姑家之一例。參閱附錄一直接稱謂第五表，即知姑嫂間的直接稱謂稍



有變化。姑嫂之中最長者一人稱爲 a sa，姑呼嫂或嫂呼姑，其餘則按序喊呼。統括言之，妻在夫族的稱謂，除了翁姑、妯娌、姑嫂之外，則追隨其夫而稱呼其他的親屬。

婿黨與媳黨的親屬稱謂，也全部受着交錯從表婚配的影響。參閱第五圖表婿媳兩黨的親屬系統，卽知此中的關係情形。

第五圖表中婿之父爲我之妻兄，亦卽我之舅表兄弟，婿之母與我爲姊妹的關係。媳之父爲我之妻弟，亦卽我之舅表兄弟，媳之母與我又爲姊妹的關係。因爲這個緣故，親家對稱爲舅表兄弟，親母對稱則爲姑嫂。

綜觀羅儸親屬稱謂的系統，媳婿兩黨係由於妻黨蛻化而來，妻黨又由於母族親屬蛻化而來。歸根結底，父母兩系親屬最爲基本，亦最爲重要。父母兩族因有交錯從表優先擇配的關係，彼此互通婚媾，彼此互相依賴，造成夷家親屬制度的特色。

第四章　家族

儸儸氏族有基本的單位，那就是家族。家族又是關係最密切的親屬團體。一個氏族村落往往包括若干家族，約從十家到五十家之譜。每家佔住屋一所，散佈於平壩或斜坡之上，合成一個村落社區。

家族人員包括一對夫婦以及未婚的子女，子女長成婚嫁之時，則自成家族另居住處，所以儸儸實行普通所謂的小家庭制。家族有娃子奴隸，不在親屬關係之內，因此在家族中又有主奴的關係。夷人雖視娃子爲財產的一部，但娃子亦人，其行動必與團體生活有關，不能與物質財產無別。在階級一章中將詳細討論娃子的地位，這裏只稍涉及家族內與主奴有關的事情。

家族人員的動作與關係，必有物質的基礎。今先敍述住屋，因住屋係家族聚居之所，亦爲生活集中之點。夷家住屋頗表示其爲適應環境的產物。大涼山中因爲風雪的緣故，住屋一律矮小，圍牆四方形，有一二扇大門，設於前牆或左右牆不等。譬如巴鍾村里區約哈的住屋只有一扇木製大門，設在右牆前半，與前牆角上的碉堡相去不遠。我們進約哈之門，先見露天平場，場左或大門對面是一所木棚，內居家禽家畜。棚前繫看獅狗一隻，狀極兇惡，見陌生人即狂吠，若非有鐵鏈繫鎖，必定噬齧生人。涼山住戶每家至少都有一隻狗，用以警備仇敵，保衛住屋。考察團每過一個村落，必遭羣狗的追逐與猛吠，若非同行保頭夷人對付得法，我們雖有手杖，也無以實行自衛。

約哈住屋的圍牆後半，建有長方形的居室，全部都是木料造成，即屋頂亦鋪以木板，板上有石塊壓着，防禦風雪，石塊在屋頂排列，也很整齊可觀。居室又有木門，卻沒有窗戶，進入室中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烟霧瀰漫，口鼻窒息難堪，這是因爲夷人在室內鍋裝燒火之故。鍋裝設在室內中央，惟稍靠左邊。鍋裝的建造很簡單，地下挖一圓坑，直徑約有三英尺，是爲起火燃柴之處。坑上三角安插三塊石片，就是鐵鍋的坐脚。大鐵鍋圓底形爲漢地運來之物。燃火之法用鐵擊燧石，但圓坑中恆保守火種，日夜相繼，火燃不息。

鍋裝在夷人家屋中，所居地位甚爲重要，論及家族生活之時，就知道鍋裝爲一切活動的中心。我們進屋，約哈迎着，延我們坐在鍋裝後面靠着後牆，這是尊敬貴客的坐處，他自己卻坐在鍋裝左邊，表示主位。主位背後或住室左邊隔着板牆就是主人臥眠之所，也是貴重物品重要食糧存貯的地方。鍋裝前面有木櫃木架水桶以及一切飲食用具。架下放着木柴和引火稻草。住室右邊用竹籬隔開，後半置石磨、石臼、木桶、竹簍等物，前半架一木欄，欄內住着兩條黃牛。這是約哈住室的排佈情形。

大涼山住屋雖大抵相同，但亦有一二例外。好比保頭打吉的住屋，聲名滿佈涼山，卻是漢化的夷屋。屋有磚牆瓦頂，石製拱門，門頂門旁且刻有漢字。入門有前後兩進，前進漢式天井，兩旁禽獸居欄。後進排列佈局全爲夷式，惟稍寬大，且較乾淨。鍋裝石片刻有禽獸花草，風緻美術，表示貴族人家的風度。

小涼山住屋略與大涼山住屋不同。小涼山住屋全係茅頂，沒有木頂，且皆長方形，沒有四方圍牆。碉堡有時建於屋角，有時在左邊或右邊與住屋隔開。貧賤白夷之家，竹樓茅舍，更無碉堡之可言。至於屋內情形，夷家繁簡雖不同，但排列佈局卻

千篇一律。中央鍋裝，左邊以室穀倉，右邊石磨獸欄。這種物質文化的佈局，也不外表示夷家有一套傳統的習俗，控制家族內人員的動作行爲。

儸儸的衣服修飾，也有一套的傳統。男子剃髮，惟於額前留一束，謂之「天菩薩」，係身體上神聖不可侵犯之處。夷人又將臉上鬍鬚全部拔掉，使其斷根。族居烏角的吳奇失途，年逾七十，「天菩薩」已全白，惟面上不見鬍鬚。夷漢人民很難在體質上有所分別，但有「天菩薩」者知其爲夷人，有鬍鬚者必係漢人。不過漢人爲娃子者，因被迫亦留有「天菩薩」。儸儸男子頭上常包布帕，黑、白、藍三色不等。布帕很長，環繞頭上成一個圈。有時帕尖繫一線紮辮子，聳於額頂，似羚羊角，小涼山扒哈村罗夷盧學年就是如此裝束。

臉部任其自然，塵垢堆積亦不洗擦。左耳耳葉下部必穿一孔，有的繫掛紅珠三枚，珠下綴以各色絲絮，有的戴上銀耳環，亦有只用棉線穿過耳後而不加飾物。

上衣不分寒暑祇有一件，多爲藍色，右邊開衽，長及腰際，如用骨製或布製。袖口及衣緣則以棉線縫上雙重布邊或雜色花邊。下館有袴，褲脚寬大，立正時頗似長裙，走路時常把褲脚外邊繫吊腰帶間。夷人便溺只把褲脚一拉，不解腰帶，似極方便。脚底無鞋，男女皆是天足。

夷人外着披風，爲最重要的禦寒工具。披風有兩種：一爲氈衣係由羊毛揉成，厚而溫暖；一爲毯衣係由羊毛織成，用以遮雨。氈衣毯衣皆可單獨穿上，以爲外套，亦可內着氈衣，外加毯衣。二者皆於頸部處縮緊，長逾於膝，惟毯衣下緣有線織流蘇，狀甚美麗。披風爲夷人衣服特色，無論男女老幼無不穿着，流行至爲普遍。

夷人女子衣飾，與男子略異。頭部「天菩薩」卻代以蓄髮，並分年齡梳單辮雙辮或盤髮於頭上。所戴頭帕帽子，各種方式，亦有長幼時期的分別。女子左右兩耳各穿兩孔。一孔在耳葉下部，一孔在外耳殼中。耳飾則有紅珠、銀牌、珊瑚、耳墜等。

女子上衣，略似男子，惟衣襟袖口多綴花邊。例如三河以達村里區取喜兒，衣緣有花邊三道，衣領有銀鈕，五排並列。下體無褲，束以長裙，裙有百褶，雜間各色。外套毡衣氈衣，與男子無別。作者初到烏角之日，保長胡里區氏前來訪問，遙望諸黑女郎，披著氈衣流蘇，曳地長裙，飄然迎面而來，大有皇后出行之態。

夷家食糧，依賴牧畜與農業二種。主要的是農業，每家都有耕地，賴土地出產為日常糧食。牧畜並不普遍，只是比較優裕家戶，备有羊羣牛羣。一般人以為倮儸現在還是遊牧民族，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關於農牧詳情，將於經濟一章中敍述。這裏先提及勞作生活方面。家族內的操勞工作，都是娃子的任務，黑夷主子只居指導的地位，每一黑夷家戶，必有幾個娃子，謂之鍋裝娃子，白夷或漢人皆可充當。鍋裝娃子住於主人屋內，代主人勞作，一切衣食皆仰給於主人，自己沒有財產，本身也是財產的一部，主人可將其任意變賣。白夷百姓的家戶，有獨立住屋田地，牲畜財產，也有漢人娃子，代其勞作，但對於黑夷統治者，必須聽令調遣，並盡其他義務，尚未絕對脫離奴隸的地位。

夷人家戶無論主奴，皆清晨起來，用手揉擦眼睛，從無洗臉的習慣。男娃牧畜者就趕牛羊到山上放牧，耕作者則持農具到園地中犁牛割草。耕種係男女合作之事，我們常見在田園中，夫婦並肩操作，無論是撒種或是刈草，犁土或是收穫，都有

男女參加。放牧者往往帶着隔夜的包穀粑，在山上充饑。耕作者多於十時左右回屋吃早餐，餐後不再工作。或清晨在家，餐後纔開始耕作。總言之，夷人對於農務，並不積極，涼山到處荒野，也不開拓墾殖，祇要糧食足供一家之需，即已心滿意足。

一日早晚兩餐，都沒有一定的時刻。備飯係女娃的任務，由主婦在住室內取出貯存的晒乾的包穀或蕎麥，遞給女娃去製造。無論包穀或蕎麥，都得先在石磨中磨成細粉。鍋裝燒起火來，架上鐵鍋，把細粉倒入，加水煮過一道，然後再倒在圓竹箕上，捏成圓餅形，謂之包穀粑或蕎粑。包穀粑必須再放鐵鍋中蒸過一道，然後纔可充爲食糧。平日便飯，包穀粑之外，有酸菜湯用爲佐餐。若加上煮洋芋，或豆腐及青菜合成的連渣菜，就是比較豐厚的餐飯了。

食時必先奉黑夷主子，端食品於鍋裝左邊或後邊。夷人盛包穀粑以竹箕，盛酸菜湯以木製小圓桶。桶中安置「馬飾子」，爲夷家特色的食具，功用和匙一般。「馬飾子」爲木製，柄長尺許，匙部橢圓形，徑約三英寸。夷人兩手抱粑而喫，嚥吞時用右手執「馬飾子」盛湯物傳送入口。黑夷夫婦子女圍食，絕不與白夷娃子同處共食，此係傳統劃分的慣例，已是牢不可破。且白夷只能在鍋裝前面或右邊坐食，不許坐在鍋裝後邊，因係尊客之處，也不許坐左邊，因係主人坐息之處。

飲食規則，不但黑白夷必須分開，即親屬中有迴避禁例者亦不能同食。儸儸雖行小家庭制，惟對款待客人一節，至爲殷勤。親屬前來訪問，須備飯接待，即陌生夷人入屋，亦被邀參加。翁媳迴避，不能同食，岳母與女婿迴避一如翁媳。叔嫂迴避，但兄與弟婦也有迴避禁例。里區故㑊年纔二十八，少於打吉，惟爲打吉伯祖之孫，夷例爲打吉之兄，一日故㑊至打吉家，

作者日惟打吉，故僕，及打吉女兒三人圍食，打吉妻恩札及其少子另放一套食具，與三人隔離而食。

考察團在涼山旅行之時，必須在人家寄宿取食，黑夷貴族之戶，無不殺雞羊招待。殺雞不用刀，用手捏頸閉氣而死，就火上灼去毛羽，然後燒烤或煮湯而食。殺羊必剝皮，手術靈敏，羊皮留下製造煙袋物袋。羊肉切成大塊，連骨煮熟，稍稍加鹽，味道至淡。夷人因少食鹽，視鹽極爲寶貴。有木碗盛羊肉，碗平底寬口，外加顏色圖畫。夷人食時在地上圍坐，黑夷富戶招待貴客有木製小圓桌，離地只有半尺，直徑約二尺。打吉家招待我們，即用此小圓桌盛列羊肉，米飯等物。夷人與我們亦不同食，每餐必分四隊，我等考察人員列爲貴客，鄰居鍋裝後面爲一隊，黑夷主人家屬爲一隊在左邊，考察團僱用工友及夷漢揹子又一隊在右邊。最後一隊則爲主人家之鍋裝娃子。後二隊常相混，自相往來，惟主人貴客各自成隊，永不與白夷或娃子相混。在夷人心目之中，考察人員即不啻爲漢人貴族。與黑夷同等。

夷例食物不能獨自享受，故夷家餐飯，無論何等貴重食品，莫不大家分享，即娃子亦不向隅。夷家殺羊招待我們，都是十餘人一餐分食完畢，無所餘留，食後圍坐鍋裝談天，久而不散。特別有客人時或主人出外歸家時，鄰居來訪，則滔滔不絕的談論。打吉率我等初到三河以達之日，村中訪問者絡繹不絕，打吉皆一一傾酒相待，以木碗爲酒杯。夷人好酒成爲習慣，無論男女老幼，皆能一飲數杯，量極宏大，燒酒從漢地輸入，但夷人亦自知用雜糧釀酒。夷人嗜酒狂飲，因酒醉鬧事引起打寃家者，層出不窮。

晚餐在黃昏，餐後或出外乘涼，或坐談嬉戲，大約天黑即入睡。睡眠無床舖，只倒地而臥。主人家屬臥於住室，男娃理臥

鍋裝左右，女婢臥於屋右右側附近。臥時無被褥的設備，倒在地上用毡衣蓋上，首部縮於衣內，身脚亦縮成一團。我們旅居夷家，因帶有蠟燭，燃光照耀，夷人莫不稱奇。於是幾天嬉戲，或吹口琴，或作歌唱，在黃茅岡有特喜一夜，且引起夷家姑嫂二人大跳鍋裝舞，誠亦夷居中的一件樂事。

平日家族活動，工作飲食，遊戲睡眠，輪流不息，成一生活上的均衡系統。但在一年之中，有許多例外日期，諸如年節、疾病、送鬼、祈雨等等。這些節期的一套舉動與平日生活不同，因是親屬間人與人的關係，也重新的調整一下，平日均衡稍爲變更，生活系統也應時更新。

夷人年節無一定日期，曆法則跟着漢人，自作天干地支，計算吉凶，一年三次送菩薩，擇三月、七月、十月間之吉日行事。十月爲夷家過年之期，必須先送菩薩纔可過年享樂。過年必殺牲讌飲，拜年嬉戲，出嫁女兒也回家省親，歡樂幾天。所謂送菩薩，就是打牛羊猪雞，祭祭鬼神，祈求家族平安無事，快樂度日。送菩薩必須請筆母作法，筆母爲夷人巫師，每村落中必有一二家戶，專爲筆母，父子相傳，代代相繼，爲夷族中的特殊人物。筆母家藏各項經典，以爲節期、疾病、算命、婚配，以及種種巫術實行時的應用。經典用夷文抄寫，倮儸文字能夠流傳，實賴筆母的師承相繼。平日民間不用夷文，文字在夷家所居的地位，並不若一般人所想像的重要。

倮儸發生疾病的時候，不求醫藥，只請筆母作法逐鬼，因夷人深信疾病原因，由於鬼怪作祟，送鬼出門，疾病自能脫離。送鬼必饗以牲畜，牛羊猪雞皆可，則視病態的輕重以及家族經濟狀況的優絀而定。送鬼時必打牛殺雞，卽不啻給與家族人員一個大餐讌飲的機會，稍反日常安定生活以及平淡飲食的狀

態。

祈雨爲一特殊現象。儸儸山居種旱地，雨水甚少。若逢旱年，必向山神祈雨。夷家原無一神觀念，相信冥冥之中，萬物皆有精靈鬼怪，利用筆母通靈法術，即可控制環境。漢人祈雨有龍王居於水中，夷家日見雨從山頭而降，祈雨則必請山神，是亦環境影響宗教思想之一例。祈雨亦請筆母，殺白羊白雞，在高山崖壁之上，撒散血毛，類似雨雪，念經作法，以求甘霖。祈雨儀式之所以重要，因與家族經濟生活發生直接關係，雨水不足就影響到包穀、蕎麥、燕麥等的收穫，轉而影響到家族內的食糧問題。

節期、疾病、祈雨的各種儀式舉動，改換日常單調的行爲，使生活上變動一下，用以調整人類的心理。他如親屬的往來拜訪，餽贈禮物，好比小涼山黑夷每年夏間必到大涼山訪問同支氏族或族外親屬。也是人與人關係間重新調整的作用。再如冤家打殺，刦奪械鬬，調解和平，賠償宴客，又何嘗不是人類心理起落，調劑常態與變態，使生活系統在均衡與反亂之間反復搖動變更，社會因是得有變遷，而人類生活亦可改進。

日常恆態與節期變動，係一年之中家族生活起落的循環，實則人之一生，從出生到老死，又何嘗不是一個循環式的時代輪回。人員來來去去，家族生命循環連續，使儸儸社會代代相沿，夷家文化永流不斷。

夷人出生，母氏在住室中分娩，鄰居婦女前來幫忙，若係難產，則出錢僱有經驗的婦女接生，並請筆母送鬼。母子相連的臍帶剪下之後，必埋產婦住室地下。丈夫忌諱，遠避不前。夷人認產婦污穢，約一月不許出門，恐瀆門神，不許燒火，恐瀆火神。

出生三日、或五、七、九日，孩子剃頭，家長邀請親屬朋友，飲酒祝賀，大家談論爲孩子取名。約一月之後，孩子始敢抱出門外，此時產婦也可攜帶孩子回娘家。但娘家路遠者，往往在過年時歸寧。舅家第一次見孩子，必贈牛羊牲畜，衣服器具，由此可見舅甥關係的密切，母系親屬的重要。

孩子由母親喂乳，到四五歲爲止。如果母親又生子女，孩子卽停乳，喂以包穀粑洋芋之類，與成人食品無異。幼年女娃看顧孩子爲其工作之一。夷家對於男女孩的待遇沒有分別，只是黑白的界限很明。大人往往指明某孩爲「黑骨頭」，卽是黑夷，表示與白夷或「白骨頭」有所分別。「黑骨頭」屬於貴族階級，「白骨頭」則係奴隸階級，因此在孩子腦子裏也漸漸知道黑白貴賤的分別。

夷家幼年爲最快樂時代，每日餐飯之餘，可自由來去，或與鄰居兒童結隊嬉戲，或到山上乘涼，或在包穀園畔游耍。黑童此時已居領導地位，白童須聽命服從。白夷百姓家道貧困者，兒童於七八歲時卽開始學習牧畜耕種，追隨大人操作。

從幼年到青年，男女兩性起始劃分界限，嬉戲工作各不相同。黑男從事學武，弄槍耍槓，騎馬追逐，遇打寃家則興致勃勃，躍躍欲試。一旦組織小隊，向仇家攻擊，或搶奪財物，勇敢聲名日漸傳揚，將來或有首領的希望。女子青年活動多在室內，學習針線縫織，製造衣服繡花。在家屋中分派娃子工作，治理家務產業，代父母之勞，稱爲管家女，因是女子在家族中地位頗高。

青年男女可自由愛戀，發生性的關係，只要不違反傳統習俗，好比父系同族不婚，黑白階級不婚等例。包穀田園之中，高山叢草之內，盡是青年男女言情談愛的所在。特別是姑舅表兄

弟姊妹，彼此家族間平日關係旣密切，交錯從表婚姻又爲夷人習俗所讚揚，因是苟合歡樂，社會亦不爲禁。至婚嫁擇配，結婚手續，儀式禮節，婚姻形式與關係等，將於婚姻章中詳述。

女子出嫁，入住夫家。男子結婚，自立家屋。夫婦與父母分居，自營獨立的經濟生活，創立小家庭，是後生男育女，自己卻負起爲父母的責任。

夷人紀念生辰，在四十歲之前並不重視。四十歲之後每屆生辰日期，必殺牲畜讌飲。親屬朋友攜酒餅來賀，女婿、外侄等必獻布匹。主人則設盛宴招待，又爲家族中歡樂的一宵。

年老死喪，儀節甚繁，且多關於巫術崇拜方面。但喪儀爲家族親屬團體的大聚會，其影響於社會生活者至鉅。死喪原是人類苦痛的事情，家族血親在痛哭流涕之餘，手足失措，不知如何行爲方是，因此親屬鄰舍前來弔慰，舉行儀式，使血親在心理上渡過難關，漸漸恢復日常情態。久而久之，儀式成爲傳統，代代相沿，按例舉行。是則喪儀在社會團結方面，以及安定心理方面，作用至大。年前有恩札支老黑夷逝世，大涼山中數千人相聚哀弔，一時轟動，生活反常，是又社會系統中調劑均衡的一種方法，這當然也是表示家族與親屬氏族甚至與更大的社會團體發生連帶的關係。

第五章　婚姻

家族組織的起點，往往由於男女結合的婚姻，儸儸也不是例外。夷家因其社會傳統的緣故，婚姻有其特殊的規例，這些規例就支配儸儸男女間的關係，並控制親屬團體的形成。現在將夷家重要婚姻規例分別敍述如下：

第一、儸儸階級森嚴，黑夷白夷之間，絕無通婚的可能，此卽所謂階級內婚制 (Class endogamy)。黑夷男子只能在相同階級中擇女婚配。白夷奴隸自成階級，互相擇偶。社會規例雖是如此，但男女兩性天成，有時機緣湊巧，私自苟合，也就不顧習俗的拘束。黑女私通白男者，男女兩方皆處死刑。處死之法，男子被迫跳河或跳崖自殺，女子則命之服毒或懸樑自盡。涼山中執行此刑甚嚴。雷波楊土司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逝世，遺下妻女，妻爲沙馬土司安氏女，時年二十，美貌風流，與家臣白夷楊壽萱同居，遂爲夷人所不齒。若按夷例男女皆處死刑，因無土司，不能執行。惟沙馬土司已不以安氏爲女，所屬黑白夷亦不以安氏爲主母，各自分散。楊土司女懋娣今已二十二歲，稍知世務，重振舊時家業，然已零落不堪。

黑白不婚已成慣例。惟黑男與白女姦通者罪可寬容，所生子女通常稱之爲「黃骨頭」，卽「黑骨頭」之男與「白骨頭」之女所生的雜種。「黃骨頭」爲黑白二階級所不承認，所居地位甚難，頗似美洲白種人與尼格羅種人 (Negroid) 混生之雜種所處的地位。

第二、儸儸有氏族組織，氏族之內不許通婚，嫁娶必於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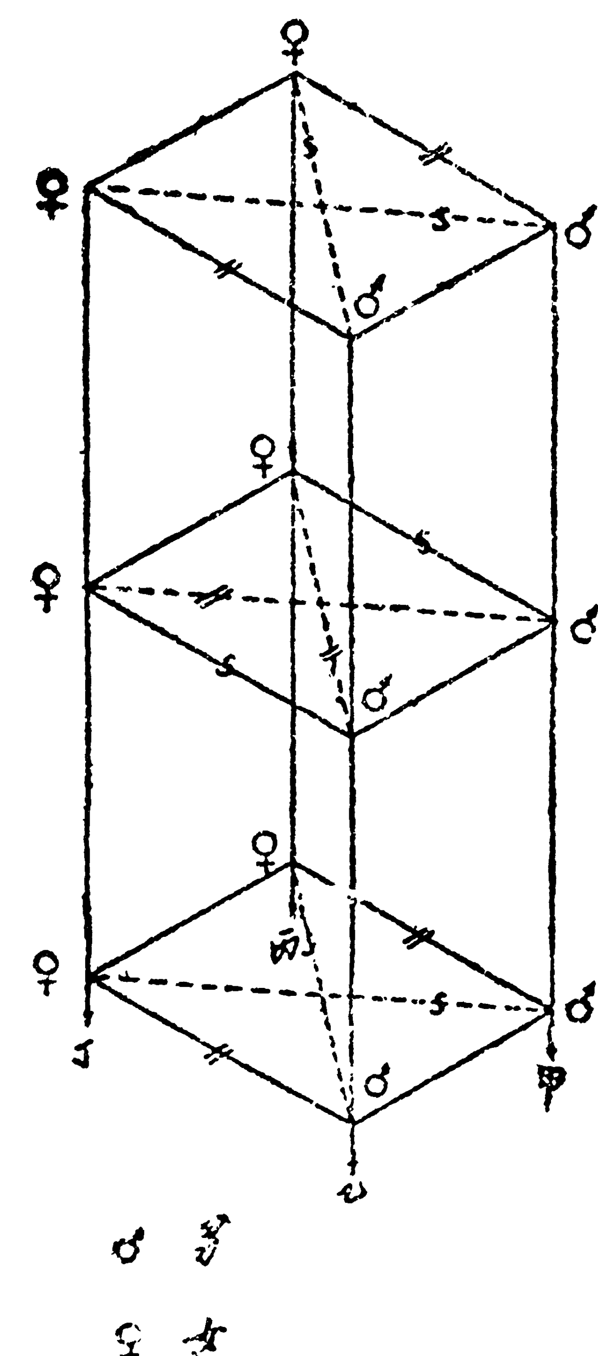
外求之，謂之族外婚制（Clan exogamy）。第二章已詳述氏族情形，知道夷家係父系一姓相傳，保持氏族團體的結合。氏族之能單系相傳團結一致，族外婚制為其主因之一。按儸儸的傳統兄弟姊妹為 ma dzz gni mo 的關係，彼此間沒有婚姻的可能。此種兄妹關係向着旁系伸展，堂兄弟姊妹，以至凡父系族內的同輩男女，也就絕對禁止通婚。

夷家兄妹或姊弟同在父母保護之下長成。彼此行動關係雖為親愛的，但亦係正式的，兄妹之間絕無嬉戲淫蕩的態度。同時兄弟不能在姊妹之前向其他女子嬉戲，雖然夷家男女戀愛是常見不鮮之事。其他男子更不能在兄弟之前向其姊妹調情，否則兄弟必舉拳擊之，事情擴大之時，或至引起打冤家。族內男女因有悠久的傳統觀念，彼此禁止婚配，在行為上就表現一套正式的禮貌的關係了。

第三、儸儸擇偶既須在同一階級之內，又須在同一氏族之外，那麼何等團體為最理想的婚配對象呢？按夷家婚例，嫁娶以姑舅之家最為適當，這也就是姑舅中表或是交錯從表的聯婚。按照儸氏風俗，如姑家有男，舅家有女，姑家可有優先權遣人說定舅家之女，舅家因此不敢嫁女於他家。反之，舅家之男對於姑家之女，亦有若是優先權。因是舅姑兩家的兒女係互相的婚配的關係。夷家慣行交錯從表的婚姻，可於親屬名詞中找出許多明證。

男子因娶舅家之女，所以稱岳父為舅父，稱岳母為舅母。婿即外甥或姊妹的兒子。女子因嫁於姑家之子，稱夫父為姑父，稱夫母為姑母。

姑舅中表的婚姻不是單面的而是互相的。男子亦有娶姑家之女，因稱岳父為姑父，岳母為姑母，若是婿即是妻兄弟的



兒子。女子亦有嫁於舅家之子，所以稱夫父母爲舅父母。兒媳即是外甥女。

玀玀因爲累代實行交錯從表的聯婚關係，岳婿翁媳就沒有特殊的親屬稱謂。婿媳兩黨由於妻黨分化而來，妻黨又由於母族分化而來。父母兩族關係最密切，彼此係連續的聯婚。今欲明瞭交錯從表婚姻與家族組構的關係，特製上面一圖，以窺究竟。

按上列圖表爲一四方柱形，平面三段代表三代，父子孫三輩，四角直線甲乙丙丁爲世系相傳，男子由父及子及孫，女子由母及女及女之女。第一代甲乙兩男爲兩族，且各有一妹，甲之妹爲丁嫁於乙爲妻，乙之妹爲丙嫁於甲爲妻，是則甲乙兩人互換其妹爲配偶，到了第二代，甲乙之子女因交錯從表優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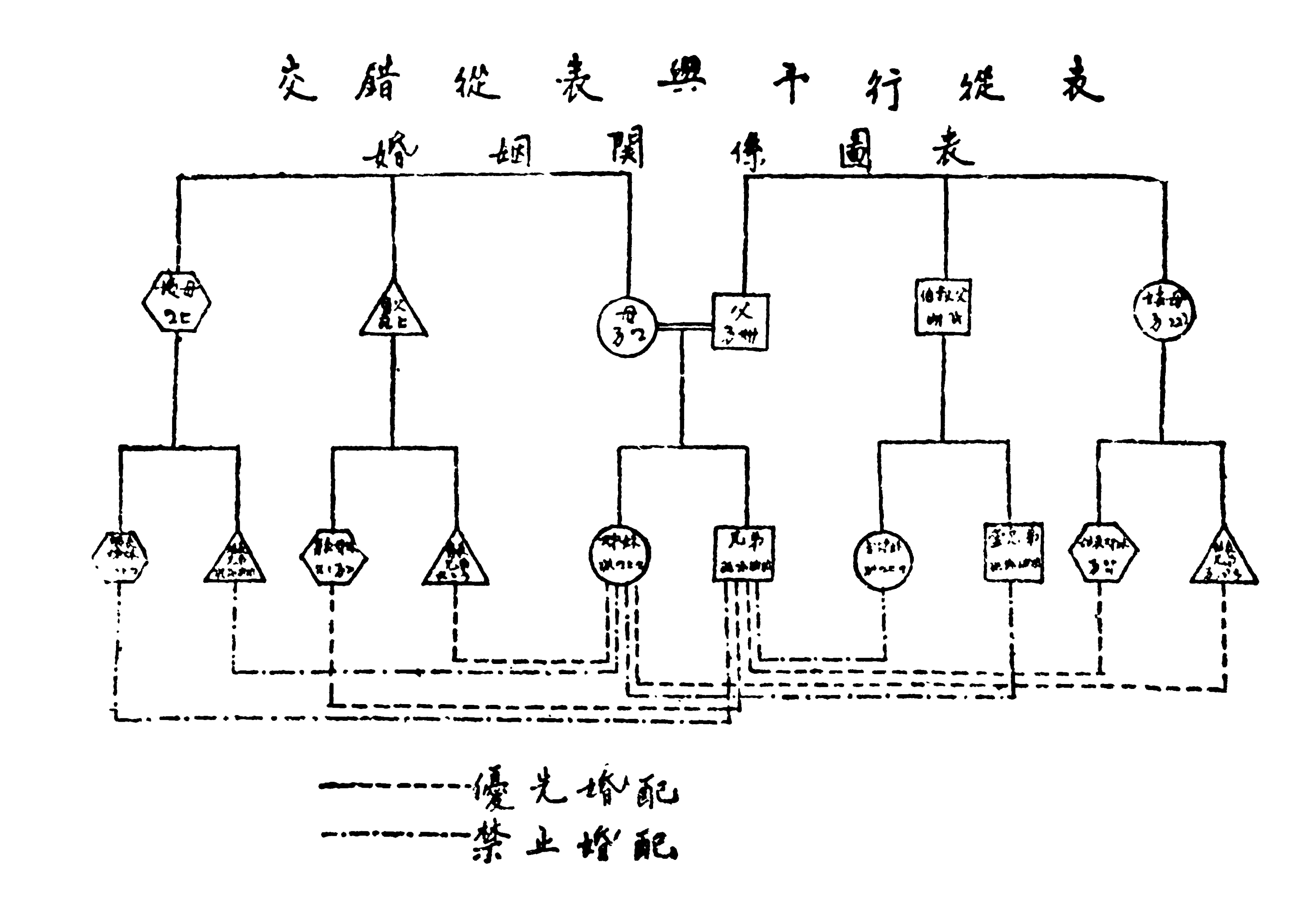
婚姻的關係，又互相配偶，於是甲之子娶乙之女，乙之子娶甲之女。甲乙子女兩方相對皆有兩層的交錯從表關係，甲子對乙女爲姑表妹並舅表妹，乙女對甲子爲姑表兄並舅表兄。到了第三代，又因交錯從表互婚之故，關係形態回到第一代的方式。甲女之女即外孫女嫁於甲之孫，乙女之女嫁於乙之孫，各歸本族。質言之，甲乙兩族互相配偶，都是姑舅中表的婚姻。原則上交錯從表婚配圖可代代相傳以至無窮。

儸儸的交錯從表，因有優先婚姻的關係，彼此間對待態度，另成一種方式，與兄弟姊妹間的對待態度大不相同。姑舅表兄弟姊妹的關係，彼此間有婚配特權；因是表兄表妹可自由戀愛，彼此可調情嬉戲，也可發生性的關係。不似兄妹態度嚴正，絕無苟且的表示。因此知道習俗慣例如何影響個人行爲態度的形成，如何規範人與人間的義務與責任。

第四、儸儸的優先擇配只限於姑舅表兄弟姊妹。至於平行從表除本族之堂兄弟姊妹外，姨表兄弟姊妹也在禁婚之列。姨表禁婚與漢人婚例大有不同，或因儸儸亦重母系之故。姨母之子女，對待一如伯叔父之子女。姨表兄弟姊妹儸語也是稱爲 ma dzz gni mo，與兄弟姊妹的關係相等，當然一切對待態度亦相等。

今因易於明瞭起見，且把平輩的兄弟姊妹與各類的表兄弟姊妹合製一表，用以指明彼此間婚配或禁婚的關係。

第五、儸儸有娶兄弟婦(Levirate)的規例，那就是哥哥死了，弟娶兄嫂，或是弟弟死了，兄娶弟婦。此與漢俗大異，或與藏民兄弟共妻是同一的來源，或兄弟共妻的變態方式。儸儸的娶兄弟婦大有氏族擁有婦女的趨勢，凡婦女入氏族之內，即不願其改嫁他族，只能在族內轉嫁，永爲該族的屬員。


交錯從表與平行從表
婚姻關係圖表
母
父
伯叔父
兄弟
優先婚配
禁止婚配

娶兄弟婦謂之轉房。轉房以平輩兄弟爲最適宜、無親兄弟者堂兄弟亦可，由親及疏，按例轉嫁。轉房之俗由來甚久，夷族到處實行，迄今不但同輩間有娶兄弟婦之舉，即叔死侄娶嬸母或侄死叔娶侄媳者在所多有。例如我們第二保頭里區老穆之妻爲恩札氏，母家住於恩札瓦西。恩札氏最初嫁入里區支老穆的堂叔爲妻，生子名落鐵，今已二十歲，爲老穆的二從兄弟，比老穆少五歲。堂叔死時，落鐵尚幼，恩札氏按兄終弟及之例，轉嫁老穆親叔父爲妻，生一子，今十四歲，一女今八歲。四年前叔父逝世，老穆遂娶其叔嬸恩札氏，又生一女。恩札氏前後已三嫁，皆在夫族內轉房。名分地位亦以其夫爲轉移。子女名分則按父親地位而定。落鐵與老穆爲同輩，繼堂叔自有住宅。老穆親叔之子女今寄食老穆之父約哈家。老穆成家之後自有住屋，自成家庭單位。

轉房以平輩及叔侄輩佔多數。涼山中父娶兒媳或子娶父妾，甚至祖納孫媳者，亦有所聞，但作者此次考察未曾目擊。

夷家人口甚稀，轉房之俗或亦社會的功能，用以解決人口及性慾問題。從人口數字而論，婦女轉嫁，可以增加生產，使氏族蕃衍。從性慾立場而論，婦女夫死不論幾人皆可繼續轉房，男子妻死自可續絃，或娶外族少女，或納族內寡婦，因是儸儸無論男女，一生皆有性的生活，遂無有鰥寡的存留。

第六、儸儸婚姻以一夫一妻制爲普遍方式。一夫多妻間亦行之，惟極爲少數，且限於夷目及富厚之家，至一妻多夫，社會名義上不許有此制的存在，但實際上因夷人對性的觀念較鬆，暗中亦有實行者。尤其儸儸在少女時期，可以自由戀愛，自由性交，與青年男子特別是姑舅表兄弟，可以相互追逐嬉戲。關於此節以後當更詳論。

一夫多妻往往因夷人首領對於政治上之野心，欲圖從妻系背景以擴張勢力。胡興民卽爲一例。他以果區氏一支勢力單薄，另娶兒奇氏用以聯絡吳令支，便於增加自己的權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夷人多妻，諸妻地位相等，彼此以姊妹相稱，不論年齡，大妻必爲姊，次妻爲妹，諸妻住屋分居別處，不似漢人妻妾同處，地位懸殊。男子在娶次妻之前，先向大妻賠禮，賠禮之法必獻牛羊，或贈馬一匹亦可。妻兄弟亦必先說通，招待醼飲，徵求同意，以免將來糾葛，發生打冤家等等的情事。

綜觀這些婚姻規例，不但支配倮儸性的生活，親屬與家族的組織，而且控制夷家日常行爲，以及政治經濟等活動。倮儸婚姻的重要與其他社會相等，視爲人生大事之一。青年男女從戀愛至結婚，又從結婚到成立家庭，爲生命中轉變的一個重要階段。

青年爲性的發育期，無論男女皆蠢蠢欲動。但因各社會皆有傳統習俗，男女行爲必受控制。夷俗早婚，女子結婚年齡爲奇數，以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等爲合宜。幼年蓄髮，梳單辮垂腦後，結婚時改梳雙辮盤於頭上。因是單辮雙辮爲未婚已婚的分別記號。不過女子至十七歲尙未出嫁者，父母往往擇日爲之行分辮禮，殺羊宴請戚朋，是後表示女子成年，可有性之自由，不加干涉。

倮儸的青年男女，無論在森林草叢之中，或山澗田野之旁，皆可言情談愛。只要不違反婚姻禁例，未婚男女可私自苟合。特別是姑舅表兄妹因有優先婚姻的權利，又因親戚往來密切的關係，彼此自由愛戀，曖昧之事在所多有。

婚姻的起始係由父母擇配，經媒人說合，從前媒人多爲白夷娃子。如果姑舅之家有女，說婚互易，因雙方互有義務，不敢

男與他族有約。擇偶既定，媒人徵女家同意，請筆母合算男女生剋，以卜吉凶。如命宮不合，媒人不再往返此項。有時兩家因親戚關係，或貪女色，則不顧算命卜卦，力促婚事的成功。

男女兩家同意婚事之後，由媒人往返接洽，議定財禮或聘金，聘金多寡恆視男家之財力而定。大約黑夷聘禮從五百兩到七八百兩銀（按作者在雷波時每兩生銀值國幣百六十元），甚至有多至千兩者。白夷聘禮只一二百兩銀子，因其地位低微。至鍋裝娃子之女，隨主人之女爲陪嫁，不收財禮。

財禮議定之後，卽行訂婚。由男家遣媒並派人送禮至女家。此時只送聘金一部分，多半三分之一，禮銀由媒人親手交給女家家長，卽女子的父兄。於是女家殺羊置酒，款待媒人及男家人員，歡談過夜，明晨始別去。幾日後，女家派人到男家回拜，不送禮物，男家亦須殺牲宴飲，招待過夜。

從訂婚到結婚，中間相隔幾月或幾年，則視男家何時需要迎娶而定。迎娶之前男家請筆母擇吉從事，並遣媒人到女家送信。女家派人來領聘金，此時或全部交清，或尚留一部到婚後交付。銀子之外，牛馬槍支等皆可折算以納聘金。倮儸婚姻財禮至重，因是娶女後若夫死，則不願其改嫁，只在族內轉房，以免聘金利益的損失。

夷家迎娶之期，必在奇數月份，如五、七、九、十一等月爲宜。迎娶之前二日，男家派遣壯漢幾人，亦以奇數爲吉，到女家搬運嫁妝。嫁妝包括新娘的衣服首飾，裙子氈衣，以及項圈、手鐲、耳環等。壯漢抵達女家，女家男女搶着他們，把黑煙顏色塗在壯漢臉上以爲嬉戲。

迎娶前夕，男家又派壯漢數人或十餘人，新郎之兄弟在內，到女家接親。女家聞壯漢將臨，男女相聚於門旁，待迎親人

馬近門，儲水潑之，壯漢等遂全身淋漓，大家引爲笑謔。入門之後，又乘壯漢不備，以鍋底黑煙塗抹其臉面，辣椒擊擦其耳目，盡嬉戲愚弄之能事。是晚設席傾酒款待壯漢，賓主漸入歡洽之狀。

翌晨爲迎娶的正日，新娘準備束裝。頭上戴新鮮花帕，按夷俗幼年女子戴帕，必挽成三角袋，帕端結於腦後。成年女子戴帕，必證帕端於耳前，或四角帕子整個覆在頂上，兩角墜於前額左右，兩角墜於後腦左右，宛似四片倒垂的花瓣。婦女生子之後，則不戴帕，換之以帽。新娘除帕之外，加上耳環首飾，領綴銀釦，身着花邊新衣，下繫彩色花裙，外披氈毯毡衣，飄然一代主人。

新娘束裝完備，開始出行。男家壯漢及女家送親的男女合隊簇擁新娘抵達男家。事前男家已搭草棚於屋外，新娘被引入棚中，由女家送親婦女與之行分辮禮，那就是頭髮單辮分爲雙辮，以示成人已嫁人之意。是日男家備酒殺牲，與女家送親的男女，共同飲宴，主客歡樂歌舞，盡情而散。

在婚姻儀式之中，新郎似不居重要的地位。即迎娶之夜，新娘獨宿，不與新郎共寢。黑夷婚姻，新娘必有隨嫁白夷侍女，相與爲伴。烏角胡里區氏長女，年纔十一歲，其母已擇兩個侍女，日夕伴着女公子，將來出嫁，侍女亦必隨往，以爲嫁妝的一部，黑女嫁黑男，隨嫁侍女則嫁於黑男的男娃，新娘在男家連宿三夜，皆與侍女另處一室，與新郎沒有接觸。

第四日回門，新郎新娘同赴岳家。途中夫婦不交言語。女婿獻羊豕酒禮拜見岳父母，岳家則置酒款待。午後新郎獨自歸家，新娘仍留母家，謂之坐家。

坐家的時期無定，大約從一二年到三五年皆有。作者考察

之時，常還坐家的女郎。女子在坐家時代，可盡量享受放浪生活，父兄無不掩目聽之。坐家之女的裝束，和新娘一般，日夕與鄰居青年男子或姑舅表兄弟追逐嬉戲，並有性的自由權。

坐家的時期，新郎亦可與新娘往來，實行戀愛。直至新娘懷孕時期，新郎纔接新婦回夫家，第一胎孩子往往不是新郎己出，但須承認其爲子女。

新郎既知新娘懷胎，立即建造新屋，以迎新婦回家共住，因成婚之子不能與父母同住一屋。夫婦正式同居之後，岳家始把嫁女妝奩全部送來。儸儸不分男女皆有承繼財產之權，所以女子妝奩係父母所給與的財產，包括現銀、娃子、糧食、牛羊、甚至土地等等。

儸儸因婚姻關係，而有經濟的基礎得以建立家庭。男家父母爲新夫婦建造住屋，女家父母賠送妝奩都是成立家庭所必要的經濟條件。從此之後，夫婦過着家庭生活，男女在經濟上通力合作，生男育女，共負爲父母者的責任。

儸儸婦女雖係用金錢聘來，爲買賣婚姻的一種方式，但在家庭中的地位與丈夫平等。小家庭的組織，既不與父母同住，就無婆媳的衝突問題。家中之事妻子却有全權支配，因丈夫多出外作政治聯絡與族間打冤家等等事宜，屋內凡分派娃子工作如耕種、牧畜、縫紉、烹飪、並看顧孩子，存積食糧，修補工具等，無一不由主婦管理監督。

夫婦間的關係外表上係正式的，不苟言笑的。考察團保頭黑頭打吉出外三月之久，歸家見其妻恩札氏，當面不交一語，彼此宛似未曾見面一般，反不若其他弟兄姊妹，奔來索喧談笑，態度極爲親暱。但是族親人分散之後，打吉因長途跋涉勞苦，臥地假寐，恩札氏坐於鍋莊之旁，一面吸煙，一面滔滔而

睐，頗似報告別後家中一切經過，打吉蹤閉目，却亦靜聽，不時發言，頰似安慰，又似批評。當時考察人員及翻譯等亦皆四散，作者因旅行疲憊，坐地休息，故得機緣觀察夫婦間的對話。

儸儸家庭因有充分經濟的基礎，日用衣食不足爲慮，生活亦比較安定，夫婦往往融洽，安閒度日。但夫婦間亦有感情不睦，發生衝突者。丈夫並不敢虐待妻子或責打妻子，原因妻子娘家有濃厚的背景。一旦妻子奔回訴苦，妻族必集族衆，興問罪之師，夫族若起而抵抗，卽發生族與族間的冤家。婦女因有娘家支系的背景，她在家庭中的地位頗高。

婦女淫奔並不多見，若此事發生時，丈夫可要求岳家賠償聘禮，岳家並負尋找其女，勸歸夫家。丈夫不悅其妻，或有外遇，或鬧離婚，則妻家必責令丈夫賠禮。夫婦至不得已時亦有離異分居，經中人說項劃分多少土地娃子，並其他財產，使妻子有獨立的經濟生活，雙方同意卽可分離。雖與丈夫在世，妻子不得改嫁，族人亦不敢作轉房的野心。

質言之，儸儸男女婚姻與家族氏族，却有密切的聯繫。夫婦結合並非按照男女本人的愛好，往往青年戀愛者而非終身的伴侶。婚姻爲合兩族之好，亦爲兩族合作的工具。同時因婚姻有經濟的基礎條件，家庭生活卽可固定。婚姻更是兩族合作契約，夫婦兩方各有家族氏族的背景，因而在婚姻關係中，男女共享平等的地位。

第六章 經濟

儸儸家族是日常經濟活動主要的單位，家族經濟的成立又係建築在婚姻的基礎之上。未婚男女在家族裏是依賴着父母過活，自已沒有獨立的經濟。結婚時期男家父母供給住屋土地，女家父母供給妝奩財產，使新婚夫婦先有物質的基礎用以創立家庭。因是婚姻也是一種經濟的機構，就中社會給與青年男女立下經濟的基本條件，使夫婦能夠通力合作，共營家族的經濟生活。

普通從經濟學的立場看來，經濟組織分爲生產、分配、消費各種歷程分別的研討。這種分類不能應用於初民社會，因爲他們的經濟問題與我們不同。儸儸物質文化已非原始最簡單的狀況，已不是狩獵捕魚的時代，但是儸儸農牧的經濟生活，也難加以分類分析。好比夷人家族擁有耕作園地，以園地所出的包穀蕎麥等自製粑餅，以供家人的食糧，此中生產與消費的機構，將如何劃分界限？再如送菩薩之時，爲儸儸惟一分配肉食的機會，除了招待客人時的例外情形。那麼肉食分配又與宗教巫術等發生密切的繫聯，我們又將如何劃分彼此活動的界線？因是從社會學的觀點看來，那裏只有一個經濟的歷程，這歷程的兩面：卽爲攫取物質產物和利用物質產物。經濟功能實包括許多社會的意義，這功能並不限於財富的生產與消費。所以我們欲知夷家的經濟機構，絕不能嚴格的劃分出來許多經濟的歷程。

無論社會多麼簡單，經濟機構的基礎，莫不建築於分工之

上，那就是個人在社羣中有特殊的工作。即在漁獵社會，男女分工是很普通的事實，男子從事行獵，女子在家烹飪或到附近採集果實。農牧社會的男女分工，反不若漁獵社會的顯明，有時男子負農耕全責，如柏衛課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有時女子負農耕全責，如非洲巴通格族人（Bathonga）。菲律賓的葉弗洛（Ifugao）人，男子專治種植收穫，女子專治刈草並修整園務。儸儸農務則男女一切合力，並肩耕作，但有些工作仍是劃分，好比巫師祈雨由男子包辦，筆母率領行事，烹飪取水爲女子任務，只不得已時男子代勞。他如與經濟生活發生間接關係的戰爭、刼奪、盜竊等等，那都是男子的專業。

性別分工之外，在儸儸社會裏，就有階級的分工。階級分工原非直接與經濟有關，那就是說，儸儸並非因經濟生活的不同，或職業生產的不同而劃分階級。儸儸黑夷貴族之擁有土地並統治勢力，與白夷奴隸之專司勞作，實係階級劃分的結果。

農業耕種，無論是旱地的包穀與水田的稻米，全部都是白夷包辦，黑夷從來不去參加。牧畜雖然也是白夷的任務，但黑夷常常自已關照。考察團在黃茅崗之日，就碰見黑夷阿着失㫾和他的一個白夷娃子，趕着一羣羊子，約二三十支。失㫾是考察團翻譯王舉嵩的恩人，經介紹之後，與我們數日同行，盤桓談笑，很是熟識，因是作者得有機會觀察失㫾牧羊的生活，又知黑夷自已牧羊，不像耕種一般視爲下賤工作。再則每年在剪羊毛的時候，黑夷往往參與工作，特別在黃茅崗的羊毛會，黑夷居主動的地位。

儸儸蔑視農業使作者感覺到牧畜係黑夷原有的經濟活動，夷人原來爲牧畜的民族，黑夷侵略白夷之後，或是擄掠漢人爲娃子之後，奴使被侵略的民族勞作耕種。白夷多係漢姓，

居住夷地年代長久，不自知祖始而淪爲夷人者。此節將在下面階級一章詳細討論。這裏只標明儸儸對農牧觀感的不同，或係因於黑白夷原來經濟生活的互異，又或因於侵略與被侵略的關係。

時至今日，農業最爲普遍，黑夷雖不耕種，然白夷人口居全數十分之八九，皆從事農業。黑白夷日常食糧無不依賴農作出產品。質言之，農業爲儸儸主要的經濟生活，但其土地制度與農業活動自成一種方式。

在儸儸村落之中，所有耕種土地原係黑夷的財產。黑夷因支系分家之故，或是結婚子女自成經濟單位，或是父祖死亡遺傳土地於諸子，於是黑夷各家就有各家的土地範圍。質言之，土地的擁有權是以家族爲單位。此就農業生產的土地而言，與擴大的村落的土地範圍不同，因後者領域沒有明顯的界限。村落的領域包括住屋，住屋四圍的田園，園外的牧場，甚至森林山澗河流等等。實則只是住屋與田園爲各家族所擁有的土地，村外牧場森林等都是全村人民公有，人人皆有利用的權利。甚至村外其他人民，除非與本村本族係寃家世仇，皆可利用公共的牧場。儸儸支系多有寃家，特別鄰村鄰族結仇結寃者，所在皆是。寃家不許入境，因越入敵人境界倘被發覺，不遭毒殺必爲俘虜。因是村落的領域雖無明顯界限，但是隔村仇視，當中必有邊緣地帶爲兩村人民所不敢踰越者。此種界線頗有部族政治範圍的意義，自不能與家族擁有的農田園地同日而語。

黑夷奴使鍋莊娃子從事耕作，但娃子數目增加之時，因住屋地方狹小，則派遣長久忠實的家娃，別建住屋自立單位，由家主賜贈多寡田園或另租耕種土地，藉以供給一家的需要。久而久之，經濟上漸漸脫離家主的羈勒，自擁園地，經營家計。因

是近代儸儸村落中有許多白夷自立門戶，除受黑夷統治保護與負擔其他的責任義務外，却擁有獨立的經濟生活。漢化夷民稱此等白夷爲「百姓」，實則「百姓」仍係奴隸，不過地位稍比鍋裝娃子爲佳而已。

儸儸耕作園地，沒有測量的單位，常云幾塊地或幾股地，却沒有正確的畝數概念，因是夷家耕作的面積難以估計。但以一塊地下種數字或收穫數字爲標準，亦可測知土地概數。今就大宗農產品的包穀而言，大抵每人耕種能力，每年下種至少六升，至多兩斗，斗升的衡量皆從漢地輸入。若以六升穀種爲估計基礎，收穫之時可得四十市斗。在川南一帶普通每市畝土地約產十五市斗餘，四十斗合二畝半產量，這即是在儸儸區中每個人最低限度耕種的畝數。

黑夷的土地都是鍋裝娃子代其農作，出產物整個歸家主所有，即娃子本身亦爲財產的一部。若有剩餘土地，可租給土地不足自給的白夷百姓，以出產一半爲租金歸還黑夷地主，一半白夷佃農自得。有時土地肥沃，地主租收六成產物，那就是出產十分之六歸地主，十分之四歸佃農，若與封建時代的農業制度比較，很有彷彿相似之點。黑夷可比地主，鍋裝娃子似農奴，百姓娃子似佃農。所謂百姓經濟上雖可獨立，但尙有其他的縛束，地位並非自由。黑夷家戶婚喪之時，家主可命百姓每家派一人前來做工，輔助鍋裝娃子耕種與收穫，此時百姓沒有工資，沒有報酬，是一種義務工作，至多在工作時期之內，黑夷家主供給飲食。

玀玀農業以包穀蕎麥爲大宗。水田稻米只限於西溪河與美姑河一帶，產量比率很低，且都是漢人佃農的工作，絕非夷民固有的文化。換言之，儸儸農業仍停於旱地耕種。其來源殊不得

而知，但農產爲夷家主要的食糧，絕無可疑。

包穀種植的生活爲夷民對於自然環境和氣候適應的一種方式。春暮氣候暖和的時節，夷人開始播種，陰曆三月間種於高山斜坡之上，四月間則種於平原地帶。播種之先，挖成小穴點，每點種入六七粒到十餘粒的穀子，用泥土包好埋入土中。七八日之後種子出芽，查察種芽的優劣，留下兩根，拔掉多餘的芽根，但有不足兩根者卽行補上。過了一個月，刈草工作卽行開始，男女並肩整頓園地。汚草掃除之後，加上肥料，大涼山用牛羊乾糞，小涼山用青糞。二三個月之後，穀桿長成，刈草加糞的工作也就停止。是後隨時查察園地，不讓野獸家畜的蹂躪，防禦冤家仇人的侵略燒毀。最主要的倘賴天時氣候，需要隨時下雨，旱年須請筆母作法祈雨，助長包穀的生產。八月間穀實成熟，準備收穫，男女各背竹筐，在園中按着次序折下穀實放入筐中，歸家晒乾之後，取下細粒，卽存積於主人的臥室。每日把若干穀粒磨成細粉，用製包穀粑，以爲主要的糧食。

包穀收成之後，穀桿倘可砍掉以爲屋內燃料，穀根則置之不理，自行腐爛。比較良好的種穀園地，稍加整頓，可種豌豆胡豆，亦種麥子。過了一冬，明年三月間卽可收穫，豆與麥皆連根拔起，這時包穀根皆已腐爛，男女荷鋤到園地中鋤草鬆土，又作種穀的準備。

村落遠近的田園，因土地肥美，多種包穀。山坡之上則種蕎麥，亦爲夷家重要的食糧，特別在大涼山中，蕎麥產量比包穀有過之而無不及。蕎麥有甜蕎苦蕎兩種，甜蕎不甜，苦蕎味苦，皆難入口。蕎麥下種之區，原爲林木叢生之地，用火燒之使成灰燼，然後應用牛犂，土地鬆散，卽可下種。蕎麥每年有兩季的收穫：第一季春間二月撒種，撒種之後再用牛犂，遂置之不

間，等待四五月間收穫。第二季七月間下種，九月間收割。數年之後，土地貧瘠，因棄舊地，別燒山坡林木，以作新種麥園，這種農作係原始農業方式，亦卽志書上所記載的火耕之法。

農產尚有燕麥、洋芋、靑菜、蘿蔔等類，各有耕種收穫的節季。這些產物以燕麥最爲貴重，夷人常磨之成粉，旅行時以麥粉調水而食。洋芋產量較多，日常飲食亦有用之佐餐。

儸儸農產只求自足自給，一年出品夠得一年的需要，已是心滿意足。因此夷民耕種並不努力，農園不求增闢，耕作技藝也不求改進。涼山大好土地，多係一片荒野的區域。

夷人每家都有耕作的園地，這是他們基本的財產。黑夷家戶格外擁有畜羣，這纔是富裕的表現。白夷富者亦可牧畜。家畜以羊爲大宗，分綿羊山羊二類，皆別遣鍋裝娃子從事遊牧，羊欄或在住屋圍牆之內，或在牆外另建柵欄。春夏天暖，更於村外山坡上別立圓形竹柵以安置羊羣，由娃子日夕看顧。喂草之外，另喂鹽水兩三次，使羊毛加速成長。綿羊之毛剪下作爲氈衣毯衣的原料。年剪三次，三月間與十月間在村中行剪，尤以三月之毛最爲良好。七月間天氣炎熱，各村人民驅羊至黃茅崗，半以避暑，半以行剪。這時各族各村聚會一處，剪毛之餘交相謳歌嬉戲，互換食品禮物，買賣貿易，社交談笑，極一時之盛，俗稱之爲羊毛會。

畜豕亦成羣，至多十餘隻，由女娃驅牧，但不若畜羊之盛。殺豕時剪下頭上毛髮，謂之猪鬃，可運往漢地出賣。

夷人畜黃牛，其羣有多至數十條。放牧之法亦早晨驅出村外牧場，晚間歸欄。黃牛可用爲犁地耕作，貴重過於羊豕。夷人不用牛乳，但食牛肉，殺牛爲大禮節。

馬爲黑夷所專有，但不成羣。黑夷用爲騎坐行獵，嬉戲賽

跑。馬爲最貴重的牲畜，不食其肉。

牛、馬、豕、羊係夷人重要的家畜，而爲有經濟價值的財產。除馬之外，牛羊豕皆可用爲肉食。夷家平日飲食只有穀物菜蔬。至於食肉則另有分配的機構。一年之中有各種節期，諸如羊毛會、新年、送菩薩等節，皆必殺牲祭祀，然後家人分享祭物。再如婚慶喪葬諸禮，亦必分贈肉食，共相讌飲。如遇疾病、送鬼、旱年、祈雨之時，一方面固因生活上起變化，用巫術以安定人民的心理，另一方面殺牲獻祭，族人集聚，共享肉食大餐。從實際的眼光而論，這些節期宴會都是社會傳統的機構，使人民得有分配食肉的機會。

夷家的經濟生活自以農牧爲主。惟在山野森林之中，頗有虎豹鹿獐，青年夷人亦偶有結隊行獵之舉。行前占卜，以問吉凶，得獸則共同享食。

工業方面，建造房屋爲大工程。先由事主集合族人鄰居，擇日興工，築土牆，架木板，修屋頂，建碉堡，爲夷家合力工作的表現。他如製造披風首飾，傢俱農具，木器竹簍等，皆出一二人之手，只供給家庭的需要而已。

住屋園地一類不動產都是父子相繼，不作商業交易貨物。牲畜、農產、衣飾、用具等在儸儸社區中很有相當的流動性，賣人娃子更是交易上一個重要貨物。按儸儸原來風氣，不尚交易商業，款待客人最是慇勤。迄今凡是儸民，只要不是本族冤家，到處可以得到寄宿與食料，不費分文。招待生人成爲慣例，主人無法拒絕。每年小涼山的夷人必去大涼山遊歷一次，或訪問支親人，或訪戚友，但路中經過之區可隨便寄宿，主人必須招待。無論何等食物，主客分食，不能獨享。吝嗇之人爲社會所鄙視，習俗所不許。

習俗風氣對於款待客人極爲普遍，有時不喜生客，亦不能不略爲周旋，以應付習俗的要求。否則生客憤怒或有不利的舉動，甚至亦可引起打冤家鬬爭。又如儸民不能在人前獨享食物，必須分讓分享，爲社會通行的禮儀。但此俗過分實行，成爲強制勢力，人民反覺不便。記得考察團入山抵達丁家坪，在黑夷丁有客家寄住之日，保頭打吉有猜酒娃子一人，避居山中，詢之翻譯，始悉如酒夷到丁家，必須公開分飲，那就不能運到三河以達。

此種招待風氣，大有禮尚往來之意。涼山區域一片荒野，人口稀少，沒有近代旅館茶店的設備，行旅自感困難。村民招待生人以便行旅，他日村民出外也一樣的接受別支別村的招待。因知款待客人，和許多初民社會一般，是一種社會機構用以適應特殊的環境。前章論婚姻，我們已看到男女兩家交換禮物方式，爲一種經濟上的交易。平日友朋親屬往來，亦互有餽贈，藉以調勻社會上產物用具的分配。考察團在涼山中，除少數貧困白夷之家，要求白銀交換食物外，多數夷人皆按其本意備辦款待的食物，或殺牛羊雞豕，或蒸包穀洋芋，視其家庭經濟富裕與否而定。本團大約計算家中招待所消耗數額，然後斟酌贈以布匹、食鹽、剪子、鏡子、針線等類禮物。

夷家財物的分配，原以款待生人、互贈禮物爲原則；但與漢人接觸往來，交易制度漸漸引入。交易媒介的銀幣、衡量以兩以錢，亦係仿照漢制，今已深入儸儸社會，沿用未曾稍弛。影響所及，漢幣在邊地頗有勢力，屏山新幣錫雖已東出夷區，但銀幣尚在此間通行。

夷人到漢城市鎮購買貨物，以鹽、酒、布匹、以及其他日用品爲大宗。雷波與馬邊西寧都是夷漢交易的重鎮，夷人不斷的

往來。恩札十二支系以屑邊及西寧爲販買貨物地點，阿洛阿奋以及內九家熟夷多向雷波集中貿易。

近年來因夷地非邊區縣府能力所能控制，夷人從事種植雅片。雅片運來漢地，得利甚豐，所以夷人經濟狀況皆在普通漢人之上。夷人以雅片收入換取漢地的槍支及白銀。先是民國初年楊春芳駐兵雷波之時，賣槍於夷得厚利，此後槍械就不斷的流入涼山，現在大約每戶平均得一支槍。漢地流氓因政府禁用銀幣，又暗地搜集生銀向涼山運輸，以卜厚利。從儸儸的立場而論，雅片一項已足換取白銀槍械以及日用品等類貨物。

儸儸種植雅片，必擇肥沃園地。雅片增加，則農產減少，田園因種雅片之故，亦漸變爲貧瘠。夷地因人工缺乏，則從邊地擄掠漢人爲娃子，以作大規模的雅片種植。同時雅片種植與收割都有一定節期，在此期間從邊地運入大批漢工，事畢又送漢工出夷境。作者在麻柳坪茶店遇一老者，年約五十，訪話中得悉民國三十二年三月間，老者曾同八十餘漢工，受着黑夷保頭的擔保，荷槍護送進入夷區，在馬頸子北部一帶，收割雅片。工資則以收割數量爲標準，每割雅片八兩，抽出一兩爲工資。老者每日割二十兩，可得工資雅片二兩半。事後運雅片到漢地銷售。該年三月間夷地雅片的價格，一錠銀骼三兩雅片，那時銀幣一錠值國幣千元。雅片運至漢地，每兩值六百元，三兩共計一千八百元，得利約雙倍。因是邊地流氓不顧性命，時常往返夷區，販運雅片。考察團在涼山中有許多夷民誤認爲雅片販客，可見夷漢雅片交易的普遍。

娃子爲儸儸財產之一部，可用爲交易貨物，有公開的價格。此類娃子多爲新從漢地擄掠而入的漢娃。儸儸擄掠捆殺漢人，在邊區爲普遍現象。雷、馬、屏、峨四縣邊境皆屢有所聞，尤

以雷波境內爲最盛。作者所經之區，西寧南部，屏雷交界之蠻溪口，黃螂箐口間之五子坡，以及雷波城郊附近，都是夷匪出沒的主要地帶。夷人結隊，無論日夜，見少數漢人行路，即從草叢中衝殺出來，槍斃一二人以示威，然後擄去其他行客並財貨。雷波近郊多係夜間前來襲擊，破戶而入之後，即擄去全家男女，並刼奪財物或放火燒屋。城內軍民閉門亦莫敢響應。漢民因入夷地貿易如販賣雅片，請黑夷爲保頭，亦有中途夷人叛變，擄去保民爲娃，謂之反保。邊區墾民，因墾殖關係移向荒地開殖，亦請黑夷爲保頭，有時夷人反叛，則大規模的擄去漢娃，數目多者恆至數百人，販入夷地轉賣各方。

儸民慣例，擄掠而來的娃子財物，即爲自己財產。若黑白夷同道擄掠娃子和財物，黑夷搶得全歸己有，白夷搶得須分給黑夷。刼來財物自己保存或變賣，但擄得漢娃必須賣出，輾轉三四手，然後方留下爲家娃，因防漢娃一旦逃至漢地，指認擄掠之人，則須入官抵罪。娃子價格的高低，男女沒有分別，年齡很有關係，年幼者價賤因尚未達工作時期，年老者亦價賤因力衰不能工作，所以青年及壯年人價值最高，普通從五十兩到一百兩不等。漢娃若從夷贖出，價格稍高，多有超出百兩者。

夷民不但從漢地擄掠人娃財物，亦從冤家仇人處刼奪財貨。夷例冤家結怨，累代報復，彼此仇殺。黑夷被冤家擒去必殺，因黑夷貴族不得奴使。白夷百姓被擒即可奴使之爲娃子，亦可變賣。冤家的財物可奪之以爲己有。所以打冤家亦爲夷人獲得財產的一個方法。

一切財產，包括不動產，動產貨物，以及人娃。這些財產，皆爲家族所有，可以代代相傳。繼承之法，住屋傳給幼子，因女子出嫁，他子結婚之後自立住屋，惟幼子與父母同居，承受住

處。其他財產男女皆有繼承之權，多半田園土地由男子分襲，因女子出嫁外村，難於利用。銀錢財物，槍支牲畜，以及男女娃子，則視子女多寡平均分派。男娃分給男子，女娃分給女子，未成數者可出銀購買，以便分配。

財產繼承多在父母死亡之後實行。一切祖傳遺產由族內親屬及舅父姑丈等共同判斷，諸子女平均分派。未婚子女則各人另外安排一項財產，不計分產之內。亦有父母生前，已分派安排，子女則遵循遺命。三河以達村北有白夷某，頗爲富有，年前死亡，遺兩子一女，皆長大成人，女亦出嫁。老人最愛其女，在病榻上暗囑其女於屋內三塊地方掘下可得三甕銀子，老人死後，兩子各得一甕白銀，亦遵父命於所囑地方發掘出來。女子按照父囑，發掘兩甕，第三處掘下未有所得，遂央筆母決算發掘，又空無所有，不得已明告長兄，其兄要求以所得白銀平分，則出力協助，妹子不允，直至考察團離山之日，此事尚未解決。由於這個例證，亦可稍知夷家財產繼承之一斑。

第七章　階級

儸儸有階級制度，爲其社會特點之一。夷人社會分爲三級，那就是黑夷、白夷、與漢娃。黑白夷分別甚嚴，彼此之間無流動可能性。白夷原從漢娃升格轉變而來，在夷中歷代年久，夷人已接納其爲同類。漢娃新從漢地擄來的奴隸，所居地位最低，爲黑白夷所輕視。但漢娃在夷中經過數代，生活方式全部夷化之後，漸與白夷通婚，就取得白夷的地位，是則白夷與漢娃雖暫時分別，但因流動關係，彼此之間就沒有嚴格的界限。

黑夷貴族爲夷中統治階級，也是眞正的儸儸民族。按作者測量觀察的結果，黑夷爲蒙古種人種(Mongoloid)，許多體質特徵與漢人相似，諸如體高，毛髮鮮少而色黑，棕色眼睛，頭面輪廓等，尤其蒙古眼摺係十足蒙古種的表現。以前西方學者從簡陋的旅行觀察，云儸儸爲高加索種(Caucasians)，其說至爲謬誤。黑夷頭形指數爲中頭型，亦非長頭型。但是黑夷有幾個特點與漢人稍異，諸如皮膚黯黑，鼻多鉤形，耳輪特大之類，這不外表示原始民族因與中原隔離，未與外間婚配，自成團體，維持原始的體質特徵而已。簡言之，黑夷爲原來團體，侵佔今日夷區，奴使擄掠鄰近人民以爲娃子，自居統治的地位，

黑夷貴族有權勢的首長，在明清時代，封之爲土司土目，用以羈縻夷人，不使反叛及騷擾之謀。土司受漢封之後，即可世襲，諸如雷波[illegible]有[illegible]土司、天[illegible]有安土司、雷城有[illegible]土司。[illegible]絕後，[illegible]家[illegible]女子，[illegible]民[illegible]退，暫行[illegible]，土司又經[illegible]落，夷人不[illegible]，土司[illegible]

蕩然無存。土目爲已往夷兵頭目，或爲土司的親屬，土司衰弱之後，土目名詞也就濫用，稍有勢力的黑夷遂自居土目地位。例如烏角胡與民民初入雷波團練，頗受漢化，胡氏族人擁之爲首領，夷漢人民皆呼之爲土舍。烏角近於漢城，名目沿用，在涼山中實無土司土舍等類。黑夷之有權勢者，漢人稱之爲保頭，夷人則稱之爲「硬都都」而已。

今日黑夷只有一個階級，爲涼山中的統治勢力。大約黑夷每戶平均有白夷十戶。即以夷車河里區族支爲例，巴舖五十戶中有黑夷五戶，三河以達三十三戶中有黑夷九戶，以魯三十一戶全爲白夷，合計黑夷十四戶，白夷一百戶。但是里區支有若干百姓娃子散住葡千、阿谷、谷烹一帶者尙未計入。因知每戶黑夷，約有直屬白夷娃子十家。此就平均數字而言，實際上黑夷權勢大者百姓多來歸附，權勢薄弱者，娃子數字亦必減少。

黑夷白夷分別高低，絕無平等之可言。黑夷擁有土地牲畜，自居地主地位。鍋裝娃子爲其奴隸，耕牧勞作，服侍主人，即身體亦爲主人財產的一部，可以隨時變賣轉讓。作者在西寧村考察之時，適逢馬邊恩札支有某黑夷，在屏邊與另一黑夷賭博，恩札夷人大敗，白銀付淸，尙欠債甚多，立命其隨身的鍋裝娃子追隨賭博得勝的黑夷。娃子多年服侍家主，頗有感情，不願另屬他人，大哭抗命。恩札黑夷追其娃子到西寧河邊，在憤怒之下，以大石投擊，幸未命中。此爲衆目共睹之事，亦可略表黑白夷關係之一班。

鍋裝娃子可變賣轉讓，女娃則隨黑女爲陪嫁。父母死亡之後，或子女承繼財產之時，娃子及其子女亦必平均分配，男子承繼男娃，女子承繼女娃。娃子人數有時不勻，但可出銀購買或變換，以求達到兒女平均分配娃子的原則。

黑夷對鍋裝娃子大有生殺予奪之權，惟對百姓娃子情形稍爲不同。百姓娃子爲村內祖傳的良民，自有獨立的住屋、土地、與財產。大涼山中百姓娃子死亡無嗣，或無近親，黑夷主子可沒收其財產田地。但夷例不能變賣百姓娃子，是則百姓娃子比鍋裝娃子的地位爲高。不過遇打冤家的時候，百姓娃子被擄去者，又變爲他族的鍋裝娃子。有時百姓娃子貧至無立錐之地，黑夷主人亦無接濟之例，但可收之爲鍋裝娃子。因是百姓娃子與鍋裝娃子，其間的流動性頗大。流動方式爲兩面互相的，不但百姓娃子可降爲鍋裝娃子，卽鍋裝娃子漸得主人信任之後，可升格而爲百姓娃子。

到了百姓娃子的地位，經濟上取得獨立，但一切舉動仍須聽命於黑夷主人。若有抗命或得罪黑夷，必受責打，甚至格殺。白夷自有土地田園，可力求發展，積聚財富。若田地不足，可從黑夷處租來若干塊地，收穫平分或四六分，是謂納租，關係略似地主與佃農。實則白夷對黑夷尙有許多經濟上應盡的義務，主人家農耕繁忙，或建屋營造，可隨時徵召白夷工作，只供飲食，沒有報酬。打冤家之時，召集壯丁，白夷又須出征禦侮。冤家和議賠款，百姓共負賠償的責任，分派多寡，則視家道貧富爲定。每逢年節，百姓每家敬獻主人酒一壇，豬頭半邊，以爲拜年之禮。他如主家婚喪火葬，白夷皆必獻酒禮，娶婦獻豬一隻，嫁女送禮物外，又派白銀若干，以爲女子私房，喪葬則牽牛羊助祭，做道場必送酒，從二十斤到百斤不等。此外，主人家需要經濟上協助，或款待客人，或臨時動用，百姓皆有擔負派分的責任。

黑白夷在社會上的地位，貴賤的分別，從日常生活行動態度中都可窺察出來，家居黑夷男女皆可出令，白夷一切聽命，

或操作，或奔走。餐飯飲食之時，白夷必先獻黑夷家主，然後始敢自食。且食時在鍋裝旁邊主奴有地位方向的規定，不能超越犯例。睡眠主人居屋左或鍋裝左邊，白夷奴娃居屋右石磨旁邊，或鍋裝下邊。衣服除主婦或黑女裙長曳地以示尊貴外，卻沒有其他的分別。凡此皆社會已成的規例，用以區分黑白夷的貴賤。

黑夷出行，無論男女，皆有白夷追隨，鍋裝娃子百姓娃子皆可。如果遠行，多召百姓娃子為隨從，因鍋裝娃子忙於勞作之故。行路時黑夷空手或執槍，白夷隨從一二人或四五人不等，為主人荷槍持械，背負行裝銀物以及食糧。主人要吸煙，娃子送上石製竹柄的煙斗，裝上煙絲，然後燃火，以便主人吹吸。引火沿用鐵鑿燧石，並以一種乾草製成細絲，燃燒傳火。主人口喝，奴娃從行裝中取出木碗到遠處取水送上。一路上主人行止棲息，白夷莫不緊緊追隨。此乃作者出入涼山在途中常見不鮮的事情。

黑白夷在衣飾上，諸如「天菩薩」、耳環、毡衣、覓褲之類，皆係相同。體質面貌亦無重要特徵，可作明顯的分別，但在行為態度方面略作觀察，即知誰為黑夷，誰為白夷。黑夷往往目光耿耿，嘴角下垂，狀極驕傲，遇事猛進，大有不屈不撓的精神。白夷態度則反是，謙恭受命，事上惟謹，與外人往來表示粗暴強悍，但一見黑夷無論屬於何支何族，莫不低頭馴服。這種態度只就一般而言，黑夷中亦有懦弱者與白夷中倔強者亦皆有之。

黑白夷係整個上下階級的關係，若分別而言，在經濟上是主奴的關係，在社會上是貴賤的關係，在政治上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實則黑夷治理白夷，並不殘虐，亦不虐待。彼此階級不同，身分不同，惟在物質上享受則相同。黑夷到白夷家，

白夷固應尊之上座，盡情招待，白夷到黑夷家，黑夷亦應供給食宿，以免凍餒。平日黑夷家所有糧食，都是大家分享，主子無論有何新鮮食品，必分贈諸娃，即小娃子亦不向隅。節期或婚嫁之時，殺牲會宴，共享肉食，並傾酒相賀。家主款客大方，厚待娃子，遠近傳名，歸附的白姓亦漸加多。

黑夷優待奴娃，不限於食物方面。鍋裝娃子的衣服首飾皆仰賴家主的供給。客人送禮給家主，亦必送給奴娃，否則娃子雖不敢發言，主人主婦不悅之意形於顏色。考察團在涼山旅行，所經寄宿之家，必備兩份禮儀，一送家主，一贈娃子，以迎合夷人的習俗。

黑夷愛護白夷奴娃，在物質上的表現尚爲不足，在心理上的收效至爲重大。白夷娃子若有困難問題產生，主人必極力謀解決的方法，充分表示娃子事情自己應當負責，使白夷坦心服從，所以涼山迄今未聞白夷對黑夷叛變的事情。考察團未入涼山之前，已聘定里區打吉爲保頭，打吉命其娃子二人，在雷城蘇行購買羊隻，準備動身，不幸蘇行誤指羊隻在城東，二娃子於黃昏中奔去，東門漢人誤認蠻子前來搶掠，集衆舉拳亂打，二娃子皆受重傷，打吉因此不願率領考察團啓行，要留雷交涉，致令我等延誤三日。辦理夷務的王濟菴先生自願負責交涉，醫愈娃子安全返家，並力勸打吉率同考察團先行。打吉回答云：『我帶娃子從涼山來此，若不帶領他們回去，他們母親問我要人，我有何辭相對？』語雖簡短，其愛護娃子並負責之心溢於言表。

白夷娃子生命財產的安全，亦全歸黑夷負責。白夷家屋若受攻擊，黑夷必集衆禦侮。氏族與氏族之間，往往因白夷娃子的關係，引起打冤家，發生衝突仇殺。或因甲族娃子逃至乙族，

但乙族扣留不交還，或因乙族娃子被甲族人員欺騙毆打，或因兩族間的娃子發生其他糾葛，諸如此類之事，皆足引起兩氏族的械鬬。質言之，每族黑夷首領，皆以保護該族白夷百姓以及鍋裝娃子爲自己的責任。

同時黑夷需要白夷的愛戴擁護，使全族能夠團結一致，對外則企圖發展勢力。因白夷人多，公意至爲重要，影響所及，能夠左右黑夷首領地位的起落，勢力的興衰。是則黑白夷階級的關係是互相的，不是片面的。黑夷對白夷有一套的義務與責任，白夷對黑夷亦然。

儸儸白夷自成一個階級，上有黑夷貴族，下有低賤的漢娃。白夷與黑夷的關係已如上述，白夷與白夷間的關係如何，白夷與漢娃的關係又如何，尙待詳細的討論。

白夷在黑夷統治之下爲勞動的階級，原是各族黑夷的鍋裝娃子。鍋裝娃子有升格之例，可以轉變而爲百姓娃子。升格之例不能應用金錢財產去贖身體的自由，乃是爲主人忠實服役，至時間長久，得家主的信任，由家主賜與土地自立門戶，然後漸入百姓娃子的地位。升格並非一旦之事，往往須經過相當期間，或延至數代。里區打吉家有胡姓娃子，係民國八年山稜崗之役被擄入山，服侍主人已有二十餘年，頗得家主信任，爲之娶妻生子，今在打吉屋旁另建小屋一所，自己亦耕種一塊土地，但胡娃日常仍須到打吉家服役，幫忙處理一切事宜。考察團在三河以達時，打吉雖有鍋裝娃子多人，但胡娃曾爲打吉殺羊剝皮，燒火煮柴，並受打吉之命，率領作者到山後觀察等事，實則胡娃尙未取得百姓的地位。半因胡係漢人，非傳至子孫至不認漢祖之時，卻不能成爲百姓娃子。

鍋裝娃子與百姓娃子的升降流動，已表示其地位相差無

級。今日涼山中以百姓娃子佔絕對多數，大約黑夷居十分之一，漢娃十之二三，餘數全為白夷。白夷百姓歷代年久，亦自有姓氏支系。好比谷窠與甸甸以打一帶，有白夷車比支，人口繁衍，勢力頗盛。昭覺以西有白夷蘇甲支亦頗發達。雷西烏角黑夷胡與民治下有白夷杜、蔡、楊、白諸姓。白夷因有姓氏，亦行族外婚制，親屬關係與黑夷同，他如衣食住行，習俗慣例等，皆毫無差異。

不同黑夷治下的白夷，彼此亦有因事衝突，發生打冤家的舉動，至事情擴大之時，亦可引起黑夷兩族間的械鬬。同一黑夷氏族內的白夷，因事衝突糾紛，多由黑夷出任調解，事後白夷須獻牲畜酬謝。

在一氏族村落之中，因有黑夷首領，白夷生命財產的安全有人負責，可悉心服侍一主。但白夷有居於村外或居於兩族之間，或居偏僻地帶，則須服侍二族或二族以上的黑夷首領，始能安閒度日，不受侵害。此等白夷百姓在原主之外，又拜他支黑夷為家主，以求保護、拜新主之法，持酒一壺猪腿半邊為進謁禮，自認為其百姓，每逢年節又敬獻酒食，當然一切百姓的義務皆應擔負。谷窠的車比白夷原為吳奇支百姓，但亦多兼事里區支保頭，拉里溝為涼山出入要衝，又為各族必經之道，居民分子複雜，不是一個單純的氏族村落，此間百姓多同時附屬有力的各支黑夷，用保地方上的安全。由此可知族支間以及黑白夷間的關係，並非單純，並有確切的界線，實是複雜錯綜而有區域上不同的發展。

漢娃在夷地中又自成一級，居最卑的位置。黑夷家的白夷鍋裝娃子為數甚少，多數實係漢娃。白夷不能奴使白夷，但可捆擄或購買漢人以為奴娃，俗稱三灘娃子。白夷只為黑夷奴

娃，漢人又爲白夷奴隸，漢娃所居地位的低微由此可見。

漢娃的來源都是夷人從漢地邊區擄掠而來。擄掠之法有時半路埋伏，劫捆行人，有時夜半結隊攻擊漢村，有時冤家決鬭俘虜對方，甚至漢人或因貿易買賣，或因開墾種植向夷家投保，中途夷人反保擄爲奴娃者，亦所在多有。民國二十九年四月間，在雷馬屏溪口有某墾社墾民二百餘人同時被擄入山，中有劉氏兄弟爲中學畢業生，因到墾區訪友亦被牽連。叛夷首領爲大谷堆吼普支黑夷月桃。當時墾社負責人廖某聞訊趕至，即時亦擒石關支首領椒花，因石關與吼普兩支友善，廖君意留椒花爲質以待贖回墾民。夷漢兩方遂起交涉，廖帶士兵百餘名分佈於山上，對山夷兵亦有百餘人，廖君率同翻譯與月桃在山谷間磋商和議條件。正商議間，忽聞槍聲，夷漢兩方開戰，廖君、月桃各自分散，奔回本陣。原來椒花在漢陣中欲圖脫逃，士兵開槍擊射，椒花立即斃命，因引起對戰，和議不成，二百餘墾民一概擄去涼山，變賣分散各方，淪爲夷人娃子，劉氏兄弟亦不知下落。

漢娃在夷地中，無論爲黑夷的娃子，或爲白夷的娃子，主奴關係一如黑夷家主與鍋裝娃子的關係一般。漢娃爲財產的一部，家主可盡量剝削其勞力，又可隨時轉賣於他家他族。漢娃賣價的高低，則視其年齡，性別，與體力如何而定。年青力壯之人無論男女價格皆甚高，孩提老弱之輩率價稍賤。初擄至夷地的漢娃，輾轉變賣，經過幾手，家主始敢收留。往往雷地的漢娃，賣到西康方面，昭覺一帶的漢娃，又送到雷、馬、屏，峨區域，用以避免娃子的脫逃。

涼山漢娃甚多，無論黑白夷家至少皆有一二人。漢娃入山之後，甚難脫離虎口，因四圍都是夷家，縱使可從一村一族逃

至他村他族，因語言及形跡關係，一被覺察，又必淪爲他家他村的娃子。因是被擄去的漢娃百人中無有一二逃回者，作者所經涼山之區，遇見漢娃不下百餘人，皆衣服襤褸，到處操作。有新入山的漢娃，不堪痛苦，見考察團人員，則流淚滿面，泣不成聲，亦有暗中送信中央求脫離虎口之法。

夷人對付漢娃，初來者加倍虐待，終日操勞，衣食不足，視人娃不若牛馬。漢娃男子必須留上「天菩薩」，女子留着髮辮，男子皆身着破爛夷服，外表看來已十足夷化。但語言方面，非久居夷地，不易立刻學成。經過相當時日，大約幾年之後，家主見男子漢娃已實心馴服，則賜得女子漢娃爲之婚配。漢娃與漢娃聯婚，因白夷亦輕視漢人，彼此不相嫁娶。漢娃成家，生男育女，子女爲主人當然的奴娃，此種身分生來即定。如得家主歡心，三四代之後可別立門戶，自成家庭單位，此時已忘漢祖，可漸漸取得白夷百姓的地位。作者旅居岩洪壩作兒窩一帶，暗中查出三家白夷都是五六代的漢娃，他們夷化程度已根深蒂固，不願說明自己是漢娃，以免被人輕視。三河以達山後遇見樵夫老者一對夫婦，老者係一湖南漢娃，在夷地已四十餘年，其婦於二十餘年前在西昌壩被擄到涼山，家主爲之婚配。同行有兩個別家女娃子，一係第二代漢娃，一係第三代漢娃。考察團分贈各人針線，老人手指第三代女娃對作者云：『此女已是蠻子，可不必給她。』語中亦可略表出漢變夷的情狀。

漢娃轉變升格而爲白夷百姓，其中經過時間長久，並因各地情形不同，故無明顯的界限。實則白夷與漢娃間的分別，不若黑夷與白夷間分別的嚴格。有幾種情形可以舉出爲例。第一、白夷絕不能升格而爲黑夷，不似漢娃可轉變白夷。第二、白夷與漢娃雖不通婚，但亦不嚴禁，漢女因貌美而白男公開爭娶

者比比皆是。第三、漢娃除家主之外並不服事其他白夷，在社會上地位與白夷略相同，不似白夷無論遇見任何黑夷，皆必謙讓自居下屬的地位。

漢娃在夷中既難出逃，然漢地家屬如能探知所在地點及支系家主，則可托人從中說價，以便用金錢贖回。今舉一例，卽知漢娃贖回的概況。

民八山稜崗之役，寧安警守備秘書王文英因城破殉職，次子時年七歲，文英事前為之結繩上吊，未死，夷人解下幼子背負而去，先住大谷堆黑夷盧家，取名鐵哈，並命看豬。文英長子卽今在雷城辦理夷務的雨菴先生，時年十四歲，供職雷波縣府，聞變力促冷薰南進兵奪取其弟。盧家因慮漢兵劫奪，托戚友立別區普帶鐵哈到大涼山變賣，路經恩札瓦西；西南行約一百里達不失各村，賣給白夷的蒙隻家為娃，價五十兩，的蒙隻因鐵哈原為黑夷娃子，遂改其名為鐵拉，以示低於白夷。鐵拉在的蒙隻家專司牧羊任務。雨菴久不知其弟下落，民國十六年遇阿着作肚在雷波當差，托他持七十兩銀到涼山尋訪。作肚來到不失各，說明外間只托帶三十兩銀，要贖回鐵拉，的蒙隻不肯。作肚歸告雨菴云鐵拉已死，雨菴從此就不再探訪其弟。

民國十九年鐵拉十八歲，從新入山的漢娃處聽到大哥雨菴在天姑密辦小學，屢寄口信與筆信，都毫無影響。二十八年又聽雨菴轉到烏角辦省立小學。鐵拉拜托黑夷阿着隻哈想法轉達消息，隻哈應允。鐵拉在牧羊暇間，常作買賣接洽中人，頗得一般黑夷歡心，隻哈為其中之一。隻哈暗令鐵拉寫信，並遣白夷娃子到烏角送信，九日後卽得雨菴回信。雨菴托麻柳灣白夷白燦容到不失各接洽說價，定銀一百兩。此時的蒙隻已死，鐵拉傳給其子的各各。白燦容留下九子槍一枝(價亦一百兩)為

抵押，牽同的各各及鐵拉到麻柳灣對換，雨菴坐滑竿由當波來村。一身華服，的各各見後以為雨菴富裕，竟翻前議，改價六百兩，幾經交涉未果。王氏兄弟二十年始見一面，又須分散別去。

以上為二十八年六月間事，後來雨菴曾幾次托夷人朋友到涼山偷出鐵拉，都不成功。最後在十二月間有阿着支兄弟尼翁失覺與雨菴友善，願出幫忙，的各各原為阿着支戚屬立別支的百姓，所以一經阿着兄弟交涉即日成功。當時由尼翁交的各各銀百兩，立刻帶鐵拉到烏角與其兄雨菴晤面。鐵拉二十年的娃子生活遂告結束。鐵拉即係考察團翻譯王舉嵩先生。

第八章 冤家

冤家爲儸儸社會特點之一，它的重要性並不亞於階級制度。冤家的仇視械鬭包括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並非單純的戰爭或政治，也不是單純的經濟或法律。好像階級制度一樣，冤家是儸儸文化的一個重要樞紐，就中貫聯到社會生活的各部門。社會原是一個整體，生活的各方面都係互相錯綜互相關係的連鎖，無論生活上那一點震動，都必影響社會全局。在一個社區之中，由於文化的發展或歷代的傳統，生活上往往着重於一二方面而成爲文化的樞紐。儸儸的冤家就是這些樞紐之一。

任何人進入夷區，沒有不感覺到夷人冤家打殺的普遍現象。冤家的大小恆視敵對團體的大小而定，有家族與家族間的冤家，有氏族村落間的冤家，也有氏族支系間的冤家。涼山夷家沒有一支一系完全和睦敦鄰，不受四圍冤家的牽制。考察團入涼山路經馬頸子西去，保頭里區打吉與其侄老穆同時失蹤，由阿着哲覺率領我們前行。後來到涼腳那達纔會見里區叔侄。原來馬頸子以西爲補既支地面，補既支與里區支係世代的冤家，彼此仇殺報復，已不知經過多少次數。冤家不能踰越冤家的區域，所以里區叔侄因要避免衝突，暗中繞道他途而去。

冤家結怨必有原因。老冤家的怨恨係由先輩結成，祖傳於父，父傳於子，子又傳於孫，經數代或延長數十代，累代互相仇殺，不能和解。新冤家係因最近兩方發生誤會或利益衝突，彼此皆不能忍受，激成公開的械鬭戰爭。

打冤家的原因多半不是單純的。夷例原有賠款的規則，好

比殺人必須賠償命價。如果殺人者不願賠償，被殺者的血族中訴諸武力，殺人的親屬則糾結抵抗，因而引起兩族的血鬭。血族械鬭 (Blood Feud) 在初民社會中是一個很普遍的事實，儸儸對於此點却有充分的表現。考察團翻譯王舉嵩在白夷的谷谷家當娃子的時候，曾親自經歷過許多打寃家的事情。的谷谷的黑夷家主爲立別隻哈，與吳奇支發生寃家械鬭。先是吳奇支有一男子忽然死在半途之上，族人疑是立別支人害死，要求賠償。立別支堅不承認，兩方爭執，沒有結果。後來吳奇支族人暗中結合來打擊立別族村。立別支已有準備，由黑夷隻哈率領族衆及白夷百姓，的谷谷亦在內，趕到不失各村東有一地名阿督七合者，與吳奇支相遇。兩支族人對山相拒，互相開槍射擊，相持自晨至暮，結果立別支死三人，吳奇支死一人。第二次立別支復仇，又由隻哈率族人進攻吳奇支村寨，擊黑夷一人，擄奴黃牛三條，然後揚長而去。因是立別吳奇兩族就往返仇殺打仗。有吼普支黑夷，爲兩族共同親戚，曾出面調解和議，但因條件不合，迄未成功。王舉嵩此次到涼山充爲翻譯，間起立別吳奇兩族寃家事，仍是繼續械鬭，未曾和平解決。

命案往往爲打寃家的起因，漸漸擴大成爲族支間的仇殺報復。娃子的糾葛，也是打寃家的一個主要原因。有時娃子由一家族逃出另投其他支系，因此引起兩族支間的仇怨。有時因本族娃子受他族夷人的欺凌殘害，黑夷家主出而保護娃子，就引起打寃家，白夷階級人多事雜，與外間各族關係頻繁，不免有許多糾葛之事發生，一旦事情發generally，各族黑夷因身居保護人的地位，往往出面偏袒本族娃子，結果就演成族支間的械鬭。

麻柳灣夷目里區打一即因娃子白燦開之事，與放馬土司女公子楊代娣結怨。白燦開原係打一的娃子，逃至雷波投楊

黛娣治下爲娃，因白母曾爲黛娣的乳母，三十二年春間打一一在雷城遇見燦開習青其同村。白暗地勾結當地軍人，逮捕打一一入營懸樑吊打，打一一托人說項，花耗五十兩銀子贖出，因懷恨在心，亟待報復。黑區屢寄函黛娣，力言白燦開犯罪欺主，並要求交出該人，楊黛娣在外求學，不問此事，楊家管事人亦以土司故第自居，置打一一的要求於不顧。夏初黛娣歸城。當日打一一即派人到城北望神坡砍伐包殺，因該區爲楊府土地，有娃子蘇管事爲該區的佃農。李開第縣長初到任視事，忽聞城北夷人結隊毀殺，以爲蠻子叛變，立飭辦夷務的人員調查辦理。這是考察團未到雷波前的事情。

夷人對待漢人之投保者和對待白夷娃子一般。小涼山浣溝村有漢人十家投靡石支治下爲保民。中有陳有倫一家於三四年前被大涼山某黑夷所攻刧，擄去陳氏夫婦及子女共四人，並搶去快槍二支。據某黑夷云他曾被陳有倫的保頭靡石作提寃控，坐獄雷波，花耗五十兩銀子贖出，今刧奪陳氏全家係報復作提對他的陷害。後來陳有倫自大涼山脫逃，因作提在成都軍校讀書，投告其母敍述一切經過，母與靡石支戚屬有力的夷目吳奇刻古磋商，央其出任調解。刻古到大涼山贖出陳有倫的妻及子，陳女已死亡，計銀八十兩，先劃刻古自己在涼山中的土地爲抵押。有倫妻子回到浣溝，陳因無現銀，亦以田地財產價約八十兩劃歸刻古。但此事未告了結，陳有倫托人寄口信到成都，請作提回去主持此事，如作提未曾控告某黑夷，靡石支當興問罪之師，懲罰禍首。

寃家起因甚多，實不能一一詳述。綜觀以上諸例，即知大體情形。夷人婦女因婚姻關係，爲緊聯族支間的力量。但婦女發生問題的時候，也是引起打寃家的因素之一。婦女常因夫族

虐待，跑回娘家訴苦，致引起兩族結怨，相互仇殺。婦女亦因轉房的緣故，引起糾葛，演成打冤家。好比前例烏角胡里氏不願轉嫁胡長保，發生命案，激起長保胞家表兄吳奇孤保前來攻擊烏角。同有夷例定婚後女死，必須退還聘金，女家如抵賴財禮不願退還者，也會引起男女兩族的爭端。因此在夷人社會之內，常見今日兩族結爲親家，往來親密，明日因事戲謔，爭執打殺，即成爲冤家。

打冤家的情形，也沒有一定的方式。凡一族與他族結怨，就暗中結合準備攻擊對方。但他不像澳洲土人戰爭打架，必先約定時期地點雙方參戰人數，然後到場械鬥；但和安達曼土人或婆羅洲土人一般，實行偷襲之法。事前有儀式上的準備，結隊出發征討，目標在於攻擊敵方村寨，劫奪仇人的財貨。

夷人相信符靈（Amulet），用爲佩帶物，這就是護身符。打冤家的戰士常在事前取小羊的毛，請畢母念經書符，然後縫入貼身的衣裡之內，並隔離女色，在二十一天之內，這羊毛符靈必保護戰士，使刀槍不能入身。他如虎鬚、野人的頭髮與指甲，都可爲符靈，可爲護身符。

戰爭出發之前，先行占卜，以問吉凶。占卜有種種方式，木卜、骨卜、打雞、殺豬等，下面巫術一章中將詳細論述。這裏只說明打冤家與占卜亦有發生連帶的關係，在夷人心目之內，以爲戰爭的勝負，冥冥之中已有神示預兆不可忽視的。

如果冤家範圍擴大，必須聯合兩族以上的團體去對抗敵方，那麼各族壯士就聯合舉行盟誓之禮。壯士們打雞殺牲，互飲血酒，共發誓攻擊對方，互助到底。

清末民初槍支未入涼山之前，夷家的戰爭武器，乃是弓、箭、標桿、皮甲、長刀、投擲石彈等等。此等武器皆須短兵相接，

所以謂之械鬪。械鬪的時候，必須盛裝出場，以示威武。頭上的布帕挽起成一英雄結，身上披掛金飾的綢緞。即馬匹亦配上金鞍銀鐙，一切皆用以表示富強，威嚇敵人。

今日械鬪，已名存實亡，因儸儸習用快槍，百步之外即可射擊命中。近時寃家戰爭已無打扮誇示的舉動，且戰時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擊方法。這無非表示新技術的輸入，更改從前的戰術，而形成新式的戰爭模型。

當年儸儸械鬪的時候，有黑夷婦女盛裝出場，立於兩方對陣之中，用以勸告兩方停戰和議，這等婦女多與雙方都有親屬的關係，好比一方為母族，一方為夫族。夷例婦女出場，兩方必暫罷兵，如果堅欲一戰，婦女則脫衣裸體，羞辱自殺，這樣一來，更將牽動親屬族支，擴大寃家的範圍，爭鬪或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快槍輸入，戰術改革，婦女立於對陣之舉，也就廢除。但作者在涼山之日，尙聞有兩族打寃家，幸賴一個寡婦出面阻擋，所以未曾開火。如果對方不聽寡婦的勸告，寡婦的夫族、母族、以及母之母族，將聯合共攻這敵人寃家。夷例尊重寡婦的意見，寡婦如肯出場，寃家往往打不成。

夷人戰鬪的策略，多係先由一方暗中結隊出發，乘敵人不備一舉而攻之。對方既知寃家已結，就隨時戒備，或沿途打聽消息，見有形跡可疑，即飛報本族，立刻集合壯丁出兵禦侮，前已提及里區支與補既支係世代的寃家，作者旅居巴𤆬之日，曾親自目擊兩支對戰的情形。有一天淸早，戶主里區約哈把作者從甜睡中喊醒，說是對江有人打寃家。作者立刻下床穿衣，跟着這位黑夷老頭子向村外跑去。到達沿河坡上，已見十幾人坐列談天，兩位翻譯也在內，作者向埋怨他們，遇此重大事件不先通告一聲。當時向坡下一看，見隔江十餘壯士荷槍追到此

岸，向着西面補既來窩村開槍射擊，連達十餘響，後來就沒有再聽到反應，這已是打冤家的尾聲。原來補既來窩與對江里區支的以鉀村，時常往返對打。昨天夜晚補既族人派出一隊壯士，在以鉀村山後埋伏，聽着雄雞叫鳴之時，纔開槍向村裏射擊，意圖進攻該村打殺刼奪，夷例冤家不許夜半攻擊，必待雞鳴始可行事，此爲夷家不成文的法律，必須遵守，違背者將受公意嚴重的制裁，或各族將聯合共同攻擊之。那日清晨以鉀村民聽到槍聲，立刻集合壯士，攜械防禦，漸漸擊退補既支人。進攻者反敗，轉由山後小路，退到夷車河渡回本村地面，跟着就是里區支人追趕過來。這就是作者跑到坡上觀戰的時候，兩村壯士的打仗已達一句多鐘之久。

夷人的戰爭，多不持久，往往死傷一二人多至三五人即行退却或暫時停止。儸儸不重殺戮，視人命很寶貴，或係由於人口稀少之故。冤家攻人村落，不殺婦孺，不殺白夷，但皆擄之而去，黑夷男子被俘獲者，多殺之而報仇。不殺黑夷，他亦必自求一死，以表示堅毅的精神。黑夷貴族雖爲俘虜，也從無降爲奴娃的規例。黑夷婦女被俘獲者，多禁之以待本族說價贖回。白夷無論男女，皆可奴使爲娃，或轉賣他方。

刼掠敵方人娃財物，皆爲需要的戰利品。夷人爭鬥並不佔領土地，但大事刼奪，儘量搬運牲畜、存糧、財貨等物。所有從敵人刼來的娃子財產，即算爲自己的財產，往往戰爭所得的東西，抽出陣亡者的喪費以及因戰爭的損失費如子彈的消耗等，然後大家瓜分。

夷家擄掠刼奪的舉動至爲普遍，這不但施之於冤家仇敵，對於陌生之人亦行掠奪。例如里區老穆在黃茅崗側獨力擄去三個官逃的漢娃，即收爲己有。老穆係里區家保頭之一，爲涼

山中所謂安分守己之人，亦行此刼奪的事情。原因是儸族人民觀念某種情況之下，可以刼奪他人的財產以為自己的財產，此種現象社會律例，不算是違法。這種刼奪的舉動，在美洲平原印第安人（Plain Indians）的社會裏極為普通，青年人往往結隊出征，偷襲鄰族，搶刼財產，用以練習勇敢果鬬的精神。再如亞剌伯北部巴達因（Badawin）人，也是各部落相互爭鬬刼奪，成為社會的風氣。平原印第安人及巴達因人皆係射獵遊牧民族，擁有這等刼奪尚武的精神。此點或可旁證儸儸原係遊牧民族，因而保持固有的文化。

寃家爭鬬如果勢均力敵，往返報復，釀成世代血仇。寃家中如有一方勢弱，不願應戰，或慫恿寡婦出場應付，或托親友調解，情願賠禮和議。因是夷人寃家並非絕對的延長下去，也有和平解決的方法。

寃家的和議多由兩方共同親戚或朋友，出為中間調解之人，奔走交涉磋商條件，至兩方都同意贊成的時候，再舉行和議的儀式。前例里區打一與白燦開一案，白的背景為楊土司女公子黛娣。黛娣同雷之日，打一結隊砍毀磐神坡包穀，李條長以為變變，命王雨蒼邀同里區打占調停和解。王與里區二人兩方接洽相談，就決定幾項條件：

第一、白燦開是肇禍之人，應對黑夷里區打一賠罪。按夷家古例，賠罪之法為頭上戴金子，身上穿緞子，身下騎花馬，實即備辦全套金冠緞服與馬匹以為賠罪的禮物。但今只名存，實際上諸多禮物皆可折成銀兩用為賠款。白燦開的賠罪名目為頭上戴金子折成十兩，身上穿緞子五兩，身下騎花馬十兩。換言之，白應出二十五兩銀以賠償打一的一切損害。

第二、里區打一得罪土司府第，應出身下騎花馬銀十兩，

用以對楊黑娣賠禮。

第三、蘇管事在望神坡的包穀田園無辜受毀，何人應負賠償之責，頗費躊躇。打一雖爲毀穀之人，但因報復先前所受的損害，不願賠償。蘇與白同爲楊土司府第管事同僚，蘇亦不願接收白的賠償。因此說合中人共勸望神坡田園鄰近兩家名阿着留留與阿着學伯者，用共維地安的名義，合出銀七兩贈蘇管事。阿着兩家原係楊土司故屬，經疏通說項之後，希望兩方調解，極願担負出資息事。七兩銀子固不足抵償田園的損失，但蘇管事亦願寃家早解，以免楊府及同僚長久的與人結怨。

白燦開之案，雖經調停，成立條約，但未見付諸實行。考察團初到雷城的時候，即上里區打一於半途中擄去蘇管事之子，囚留麻柳灣爲質。直至作者赴麻村考察之日，經保頭里區打吉說項，打一始放蘇子歸去，但此案尚懸而未决。

寃家爭鬬如經幾度槍殺，到和解之日即可人命對抵，黑夷抵償黑夷，白夷抵償白夷，無法抵償的人命，則出命價賠償，亦即許多初民團體所實行的血償（Blood Money）。好比甲乙兩方寃家，甲方死五人，乙方死三人，除三人對抵外，乙方須賠償甲方兩條人命。黑夷價貴，白夷較賤。人命之外，尚考究結怨的原因，如係甲方起釁，就要出款若干，以爲賠罪之禮。

和議完成之日，由中人兩方交款，並實行和平的儀式。大家擇定在一個山坡之上兩方聚會，賠禮一方備辦牛羊雞豕宴客。事前殺雞滴血於酒中，兩方代表人互飲血酒爲誓，彼此不再爲仇，言歸和好。誓畢大宴，互賀飲酒，盡歡而散。

夷家社會以氏族爲團體主要的組織。故在同一氏族之內，大家共同負有責任與義務。個人爲氏族團體之一員，個人被侵害即不啻氏族之被侵害，所以個人如受殺害，氏族團體出而

報仇，必殺敵方團體一人以抵命，以命償命爲夷人社會不成文的律例，執行的方法卽利用團體共同的責任並寃家打殺的機構。

同一氏族之內，原不許打寃家。但近代因氏族支派繁衍，也有同族異支鬬狠之禍。同族間的爭執往往由於有力黑夷仲裁判決。如有命案發生，夷例同族必須償命，不能按命價賠償。里區打一誤殺里區別士的兒子，別士爲打一族叔，當年召集族人，並殺牛招待，公議打一必須償命。打一不得已應允，兩次自殺未果。後來別士忽然逝世，沒有人立促打一償命，同時打一妻族恩札支勢力相當雄厚，不願打一償命，出面說合命價，別士旣死，打一又漸露頭角，里區族人無有敢反抗者。因此同族打殺必須償命之例，亦漸因人事環境的關係，而變更方式。

實則，儸儸社會中的近支血親仇殺，尙不能放棄以命償命之例。近親諸如兄弟叔侄，姑舅表兄弟，姨表兄弟等類，如有仇殺，皆以償命論。前例磨石作提曾在成都軍校讀書，可惜未曾畢業卽因事歸家，適逢其胞兄從滇北擔保十餘漢商深入涼山，其兄與作提相議，謀欲反保刼擄漢商而去。作提新受教育，知夷漢一家同爲中華國民，力持異議。其兄與作提爭辯，堅欲反保，作提一時性急，舉槍自殺。族人欲議作提胞兄應履行償命之罪，但作提究非其兄所殺，久不能定，此事迄今未曾解決。

總而言之，夷人在氏族親屬之內，勉勵團結一致，共負集合的責任，因此族人不打寃家，若殺害族人，必須抵償性命。若就族外關係而言，打寃家却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機構。因有打寃家的戰爭模式，歷代相沿，青年男子始則學習武藝，繼之組織遠征隊，出擊仇人寃家或半路截刼，至殺人愈多或刼掠愈甚之時，聲名愈顯著，地位亦增高，漸漸獲得保頭名目，而爲政

治上的領袖。

打冤家也是初民法律的一種實施方法。人命必須抵償，用戰爭的方式解決之。血族的仇殺報復，賠償血債等，都是執行法律的例證。這些不成文條例卽是制裁人民行爲的重要力量。

打冤家係經濟的機構，不但諸多結怨的原因由於經濟的衝突，而且若非冤家結仇，就無從刧奪財貨，奴使人娃，而增加自己的財產。

倮儸社會因有打冤家的傳統，維持尙武的精神，提倡勇敢的行爲。更因對付冤家的緣故，自己團體增加結合的趨勢。倮儸各支若遇漢兵入境，必全體團結一致，共同抵禦。質言之，夷人因有打冤家的文化模式，一方面各支系派別可互相牽制，成一平衡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可保持武勇的精神，防禦涼山的大本營。

第九章 巫術

巫術在儸儸社會的生活裏，也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初民的巫術往往和宗教相混不分，儸儸此點自非例外。巫術和宗教不但能夠支配人民的動作行為和維持社會的安寧秩序，而且統治初民的心理態度和培養傳統的道德觀念，質言之，我們考研初民的巫術和宗教，從中可以窺察初民適應環境在心理上的反應，也就是在思想方面的表現。

要知儸儸巫術的狀況，不得不知巫術、宗教、科學分別如何，關係如何。巫術和宗教都是對付超自然界，科學所對付的卻是自然界。但是科學和巫術也有相同之點，彼此目標相同，都有因果觀念的定律並應用機械的技術。所不同者科學應用因果的定律和機械的技術於自然界，巫術卻應用之於超自然界。初民對於宇宙觀念，不分自然界與超自然界，他們以為只要遵循傳統的定例按序實行技術，就可以達到目的。因是夫累則(J. G. Frazer)曾說明巫師就是初民的科學家。實則巫術因對付超自然界的因果觀念，往往不能得到實驗的結果，因為超自然界的因果關係是人類根據錯誤的類比（Ana Logies)所想像創造，在自然界中卻沒有存在的餘地。

巫術和宗教既都是對付超自然界，彼此關係密切，難於劃分。夫累則之後，人類學家研究巫術和宗教的分別關係比較詳盡，但尚無嚴格劃分的方法，實際上二者相通之點太多，彼此又交相依賴，共同發展，中間並無明顯的界限。若就全部的兩方極端而言，巫術和宗教應有一個分別的領域，不然初民社

會的許多儀式行爲，我們就無從瞭解，也不能加以說明。

儸儸社會對於自然界的觀念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超自然力 (Supernatural power)，屬於沒有生命的物質，諸如石頭、銀子、衣服、或首飾等物，附有精靈，極像玻里尼西亞人民的「摩那」(mana) 觀念。另一種是超自然人 (Supernatural being)，屬於生命的有人格的事物，好像山脈之有神靈，人死之有鬼靈。這兩種觀念的方式在宗教發展的過程中，有不同的結果。人類對於宇宙的觀念自兩套不同的類比：一套類比關於超自然力的產生，乃是依照物質之有特性，諸如物之顏色、形狀、重量、與堅硬性等，而發展爲精靈主義 (Animatism) 的信仰，或是「摩那」的信仰。另一套類比則是依照人類本身之有意志、傾向、與目標等，而發展爲靈魂主義(Animism)的信仰，或是鬼神 (Spirit) 的信仰。

精靈主義的信仰，在儸儸社會之中，可以找出許多明證。前章所述打冤家的護身物，如小羊毛、虎鬚、指甲、和頭髮等的符靈，能夠保衛戰士在戰場上的安全，就是相信精靈的存在。儸儸家族凡祖先所遺留的東西和衣服、首飾、銀子、用具等，久後成爲「吉羅」，不可亂動，以致產生危害家族的事情。「吉羅」即是精靈的觀念，與「摩那」相同，有些人以儸儸「吉羅」爲家神，實是一種錯誤。試舉一例，黃鄉附近蔣家爲一個黑夷，祖傳三個箱子，一爲銀子，一爲衣服，一爲首飾。某日蔣家外甥女歸到舅家，無意中打開祖傳的箱子，把衣服首飾裝束起來，第二日箱子內東西皆不翼而飛，「吉羅」跑失，後來蔣家就落敗下來。夷家的「吉羅」即是精靈，神秘不可觸動，否則「吉羅」必活動走去，而爲家族的損失。「吉羅」的信仰只限於物的神秘性或物的超自然力，卻沒有鬼神的觀念。

靈魂或是鬼神的信仰在夷家的社會裏更爲普遍。各種疾病死亡以及不幸事情的產生，都是由於鬼的作祟。鬼名極多，有吊死鬼、痢病鬼、殺死鬼、蘇臬鬼、客家鬼、猴子鬼、頭痛鬼等，不勝枚舉。一切鬼怪都能作惡，擾害生人，所以儸儸特別怕鬼，對於治鬼的儀式也特多。神有良莠不齊，善神能夠保佑生人，惡神亦能變鬼爲惡。家族祖先死後經作道場即變爲神，筆母的祖師也是神，可由誦經而降臨。夷家沒有偶像，也不供奉崇拜。儸儸未曾產生獨一神的觀念，自然現象中的天地日月，皆有神靈，惟與生活不關痛癢，就無崇拜的儀式。山神夷語謂「米西」比較最爲重要，因山神統治雨水，祈雨時必請山神。各山又有各山之神，各不相關。儸儸以山神治雨，與漢人以龍王治雨，正恰相反，這不外表示宗教思想受環境的影響，因儸儸居高山之上，所見雲霧雨水皆由於山嶺往下而降。

精靈主義與靈魂主義二者並存於儸儸社會，造成了夷家的宗教思想。但從實行的技術而言，一方面是巫術力量用機械方式施行法術，另一方面是個人由於通神的中人與超自然界發生關係。儸儸的筆母兼爲宗教的祭司和巫術的巫師。筆母念經通神主持祭奠的時候，他居於祭司或通神者的地位。筆母詛咒壓鬼作法治病的時候，他就成爲巫師。實際上儸儸筆母的主要任務，即在於實行巫術。

筆母爲夷家社會特殊的人物，他的職務與常人不同，專司宗教和巫術的活動。一個村落之內，至少有一個筆母，黑夷白夷皆可，但近代當以白夷筆母居多。筆母限於男子，有師傅制度。必須經過學習訓練，係夷家唯一的嚴格的教育，師傅之法往往從父傳子或從叔傳侄，好像一種家傳的職務。筆母家藏經典，有人祖神話、算命、占卜、降神、咒鬼、祈雨等經書，用夷文

傳抄。夷家文字並不普遍應用，夷文能夠流傳，筆母之功爲多。

筆母之外，尚有一種巫師，名爲蘇泉，蘇泉沒有師父，只係常人因得疾病失神等症，由蘇泉鬼魂附體，用白羊白雞在林中祭之，病愈之後即成爲蘇泉。蘇泉有男有女，不得傳授，亦無經典。平時爲人治病作法，擊羊皮鼓，全身戰慄，旋轉跳躍，口中念念有詞，盡其活動詛咒之能事。

筆母與蘇泉雖爲不同系統，但實行巫術的目標卻是相同。筆母的任務特多，蘇泉的職責較少。現在分別敍述他們的工作和法事，藉以明瞭夷家的巫術情形。

先說占卜，一種神示預知將來的吉凶。占卜有兩種相反的方式：一種由於神借人口預卜，或是祭司傳達神的意旨而卜測將來現象的發生，諸如西伯利亞、非洲、坡利尼西亞一帶普遍實行的方式。另一種占卜由於視察物質或動物的內臟和骨骼等。欲求預知將來，巫師須有一個嚴格的技術的訓練，使能視察動物骨臟的重要方位與斑點。儸儸的占卜全部屬於後一方式。

夷家占卜，多由筆母主持，常人亦有行之，舉凡婚姻、喪葬、疾病、出行、狩獵、打冤家等皆可舉行，預卜吉凶。占卜方式很多，茲舉數例，以觀概況。骨卜最普遍的爲灸羊膀，筆母取羊膀用火草燒之，然後檢察骨上所表現的裂紋，以定事之吉凶。裂紋的主要規則爲十字形，分上下左右四紋，左爲自己，右爲鬼怪，上爲外方，下爲內方。左紋正直而長者爲吉，因自己比鬼怪強，反是爲凶，鬼比己強。下方明正強於上方者亦爲吉。質言之，裂紋有各種詳細的解釋，我們由此稍知其意義而已。骨卜尚有檢察豬肋的斑點，雞喙軟骨的內外灣曲，皆係吉凶的徵兆。

打雞占卜亦由筆母執行，先念詞語告以人名及所問之事，

後將雞擊斃擲出戶外，視雞首的方向而定吉凶。外方爲鬼怪，內方爲自己，雞首向外爲吉，向內爲凶，不內不外或橫臥者爲平。尙有用雞蛋行占卜者更爲普遍，多行於疾病問鬼。作者在雷波之時，曾親見胡占雲筆母，用雞蛋在病者身上摩過，然後口中念詞，將雞蛋打入一碗水中，檢察蛋黄的星點，然後決定什麼鬼怪作祟。

打木刻又爲占卜的一種，多行於出行與戰爭。簡單的方法係取一木條或木片，口念人名及出行方向，將刀刻劃許多痕跡，並於當中劃一長道。檢數上下兩方的刻紋以卜吉凶。上方爲鬼怪，下方爲自己，奇數爲吉，偶數爲凶。如上方偶數下方奇數，決定己強鬼弱，則爲大吉之兆。考察團在大涼山中因與阿着哲覺發生齟齬，歸途不知走南路抑是北路。出行的前夕，開保頭里區打吉暗中告筆母打木刻，以行北路爲吉，作者是後纔由翻譯王舉嵩處聽到，惜未曾親自參與此種舉動。

占卜預知禍福吉凶，爲一種控制命運的巫術。按巫術與宗教原係由於人類生活中，在感情緊張的情况之下產生效能。所謂感情緊張的情况即是生命的轉機，如比生婚病死，業務失敗，寃家打殺，以及莫可奈何之恨怨等等情事。在這等情况之下，人類理智經驗沒有出路，卻依賴信仰和儀式而逃避到超自然界的領域。許多初民進行農業工作，在日常經驗及科學知識方面，他們必焚燒山林，鋤平園地，播種刈草，去除害蟲，防禦鳥獸，使穀物得到良好的收穫。但是初民也常有利用形如穀物的石頭，埋存土中，目的在於由石頭的精靈而增加收穫。雨水能使穀物生長，雨水缺乏之時，初民又依賴祈雨儀式而控制氣候。所以在初民思想之中，科學和巫術同是有因果關係，但他們卻分不清什麼是自然界和什麼是超自然界。

儸儸的宗教實屬原始時期，與巫術相混不分，一切實施多偏重於巫術的活動。巫術嚴格的根據傳統的技藝，並以爲技藝實行沒有錯誤的話，必能到達所要求的目的。夷家巫術亦係因生活緊張的情況而產生，然後一代一代的傳達下來。

夷家疾病種類極多，但無醫藥的應用，都是巫術的醫治。先由筆母斷定疾病因於什麼鬼怪，然後作法術送鬼治病。治病法術即爲送鬼，普通邊區漢人說是送菩薩。夷人疾病及一切不幸遭遇，皆以鬼怪作祟，所以每年陰曆三月七月和十月至少送鬼三次，目的都是去除鬼怪，使家宅平安。

作者在大涼山三河以達的時候，曾親自目擊里區打吉住宅送鬼情形。筆母爲村內白夷設加兒，率領徒弟即係他的兒子，約十二三歲，帶着一袋法寶行事。師徒兩人並排坐於鍋裝後面，即平日尊客的坐位。父子手縛草人並折木子爲鏤。設加兒搖鈴念經，徒弟也隨着唱和，於是兩人一面口念經書，一面手縛草人。筆母用石頭在鍋裝火裏燒紅，然後取出到主人住房屋內巡繞一周，彷若驅鬼之狀。再坐地上念誦經書，並散發木子。

筆母束好四個草人之後，打吉邀同妻恩札氏並三個兒女蹲於鍋裝右邊，一家人團成一個圓圈，另由白夷娃子雙手扭執公雞一隻，在打吉等頭上繞匝九遍，然後遞給設加兒，筆母用尖刀一把狠力的打擊公雞首頸，口中尚念詞不絕，雞死之後即以雞血淋洒草人，並以雞毛安插草人身上。娃子又執山羊一隻繞匝打吉等頭上七遍，然後殺羊亦淋血於草人。儸儸視奇數爲吉利，故繞匝必須七遍九遍。雞羊之死有代罪之意，和猶太人的「替罪羊」(Scapegoat) 的觀念相同。

筆母施行許多法術，吹羅作響，散發木鏤，屋內夷人呼號

吶喊，鬧到夜半，最後纔把草人木鍰輸到屋外遠處擲於各方，當然又是一陣的喊叫。草人不啻即是弗累則所謂的模倣巫術(Imitative magic)，倣鬼怪之狀束縛而成，以雞羊代罪之後，放送於屋外，使不致在屋內作祟，危害生人，造作疾病。

考察團翻譯胡占雲，亦係夷家筆母，曾告作者設加兒所念經書第一部爲請山神「米西」，可見儸儸對山神特別重視。第二部經書爲咒冤家之來咒主人者，此係以咒報咒之法。第三部爲咒鬼經書，即是驅逐鬼魔出於屋外。夷人相信鬼魔作祟，由於冤家詛咒陷害所致。解除之法即送鬼反咒，其爲害則及於冤家仇人。

蘇臬亦爲夷家巫師，專治疾病，法術與筆母稍異。用羊或豬在病人身上繞匝三遍，然後殺羊置於門口，由蘇臬跳躍打鼓，全身抖慄，信口喊叫，並用嘴含羊子，擲來擲去者三四次。羊皮剝下，送歸蘇臬，與筆母得皮相同。最後用泥土作罐形，上面按上罐蓋，蘇臬在屋內到處尋找鬼怪，納入罐中，立刻蓋上，持罐於屋外埋入土中，意即鬼怪被埋，不復作祟。

從送鬼的儀式中，即知儸儸對冤家有詛咒之法，用以危害仇人。按巫術有白色巫術 (White magic) 與黑色巫術 (Black magic) 兩種。白色巫術爲善意的巫術如祈雨儀式。黑色巫術爲惡意的巫術，如詛咒冤家之類。詛咒亦請筆母行事，有一家獨咒，或一村一族合咒不等，視各別共同的冤家而定。

詛咒有各種方法，難以盡述，今舉數例以明大概情形。第一、打狗念經，咒冤家遇狗死亡。死狗必吊在路中樹上，使冤家不敢越境。作者在旅途中常見死狗吊立，即夷家所行的巫術。第二、打雞詛咒，用雞腦殼吊向冤家方向，使之爲害仇人。第三、用野雞或野鴿由筆母寫上冤家名字，緊繫於鳥頸之上。作

法詛咒並放鳥飛於寃家地面，仇人卽能得病死亡。第四、束縛茅草使成寃家形像，用雞血雞毛發咒送到寃家田園之間，寃家路過必遇惡鬼死亡。第五、用木板刻成仇人形狀，並以蛇血寫上名字詛咒，暗中擲至寃家住處，必有天災降臨其屋。第六、用癩子腿骨紮成草人，指寃家名字發咒，暗中放於仇人住屋或田間，使其中咒死亡。癩骨草人的詛咒係模倣巫術與傳染巫術（Contagious magic）並用，模倣者因草人倣效仇人形狀，傳染者因癩骨病可傳到於仇人。模倣巫術與傳染巫術二者，合稱爲交感巫術（Sympathetic magic）。

儸儸實行黑色巫術，爲寃家間的鬥爭，彼此往返詛咒，爭取法術的高強，用以危害對方，並求破除仇人進攻的巫術。有時因不祥之兆，亦請筆母作法尋找仇人埋骨所在，以破巫術的毒計。質言之，夷家以巫術治巫術，法術鬥爭與器械戰爭相符並行。

儸儸遇着死亡的時候，相信人的靈魂從這個世界跑到另一世界去，和其他原始民族一般，夷家視死亡爲一個重要的關節，或無上的轉機。在這轉機之間，人類的感情不但緊張，而且複雜，從喪葬的儀式裏邹可表現一方面對死者的敬愛留戀，一方面對屍體腐爛的反感，而有恐懼的心理。

死亡的儀式差不多世界上各民族都是相似，必由近支親屬相聚一起。儸儸家人斷氣之後，不但一家團聚舉哀，親戚、鄰居、朋友、奴隸都來弔奠，送牛送酒不一而足。於是洗屍整髮，換上新衣服首飾，相聚哭弔一番，再打牛殺羊，共相讌飲。

儸儸實行火葬，把屍體全部焚燬，大約死後一二日或幾日行事，視筆母所擇的吉日而定。先製一木滑竿，兩邊長板兩條，中間橫着木板，男子九根，女子七根，然後將已裝束完備的屍

體置於木滑竿上，由白夷娃子四人抬到屋外。另一娃子牽着一匹滑鞍的馬爲前導，一直走到焚屍的地方，意即靈魂騎馬而去。焚屍多在屋後山上，鋤一四方形平地，四角插入木柱，上有杈子架着四條橫木，橫木之上置一竹編四方形的篩子。死屍的木滑竿即安放於篩子之上，焚屍的時候，四方向同時點着火把，火光一起，家屋門外的夷人即用大刀打牛，木棍打羊，備辦祭奠及讌飲。

燒屍有專人，皆年老貧賤的白夷，常人皆不願作此舉動。燒屍必在清早太陽未出的時候，有夷家親屬守着觀察燒毀的狀態。守屍者必係奇數，或七人或九人皆可。家裏牛羊煮熟之後，就搬運到焚屍的地方，大家相聚團食，並盡量喝酒。屍灰有時埋入土中，有時撒散叢林中沒有人煙的所在。焚畢死屍，家人全體避於屋外，只留一人率領筆母關着門戶，在屋內到處用篩子作法，篩送鬼魂，以淨家宅。

儸儸在焚屍的時候，請筆母作死者的靈牌，這好像是祖先崇拜的初期。靈牌的作法用木棒一根長約五寸，兩面剖開，中鑿小孔，謂之靈屋。筆母在燒屍坟上取一小竹根，以初筍爲宜，截成竹片，用三月間剪下的羊毛將竹片用棉線紮起，男九紮，女七紮。此即代表靈魂，放於靈屋之內，於是將片對剖之木棒合起來，靈物裝在孔內，不復再見，木棒外面上端用麻繩紮起，也是男女九紮七紮不等，更用白布棉紗包上。筆母作法去污之後，即成爲靈牌。靈牌供於鍋裝後面牆上之木板上，凡年節、送鬼、疾病之期，由筆母作法殺牲祭靈，饗以酒食。

儸儸不似漢人，對祖先供奉牌位，累代崇拜。夷家的靈牌在作白或作道場之後即可取消。儸儸道場的目的在於超度祖靈入於神界，或入於另一世界，有隆重的儀式。或由一家獨力

舉辦，或由數家合辦，則視家族氏族的經濟能力而定儀式的繁簡。大約在死後一年或三五年舉行，甚至亦有延至十幾年幾十年纔舉行一次。

道場爲氏族與親屬相聚的機會，一方面有嚴格的儀式，一方面團體會合讌飲，盡情的社交娛樂。儀式有十二殿法事，費時十餘日，消耗之大冠於一切活動，非富裕之家實不能舉行。普通道場作一二殿或幾殿不等，由畢母行事，有解除汚穢，送靈歸位，祈求子孫安樂，產物豐厚等等目的。最後有送靈的舉動，那就是把父母靈牌重新剖開，另製新木棒，也有靈屋，把舊時父母兩個靈物，合放於新木棒的靈屋之內，父靈放在上面，母靈放在底下，此亦模做巫術之一例。然後木棒兩片合攏起來，兩端用白布紮緊，送靈時由兒子背上，畢母領路，送到高山崖洞人跡不到的區域去。據說此處即爲族間祖靈會聚的所在，畢母念經指路，帶靈魂到達白河，亦即夷家所信仰的另一世界。在崖洞之中，家族三五人解下新木棒，重新檢視祖靈，見無錯誤，再打紮上放在崖洞中。於是分食從家裏帶來的猪腿牛邊，剩下腦殼放於靈前傾酒爲祭。於是歸家，不復再有其他崇拜的儀式。

喪葬的儀節，一方面因信仰鬼靈，由於儀式的舉行送祖靈安然渡到另一世界，一方面對於生人因在感情緊張的狀態之下大家聚會行禮，以求彼此雜閙，漸漸恢復到平日生活，使人類社會的均衡狀態得以保持。

死亡固然是重要的階段，業務失敗也是一個難關或轉捩，倮儸依賴農業產物爲主要食糧，如遇旱年危害穀物的時候，夷家必從事祈雨儀式，冀以巫術補治氣候。祈雨必用白羊白雞，安慰山神，由畢母作法，撒散血毛於各方，毛血似雨似雪，也是

模倣巫術。至認白色禽獸爲神祕，亦爲初民社會中普遍的事實。例如敍利亞及中央亞細亞的白馬、泰國的白象、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的白牛、白鹿、白鯉等，皆爲神祕的獸。筆母實行法術的時節，村人輔助吶喊。有放槍震動山神，有號叫威壓鬼怪，盡情奔動活躍，使雨從高崖上下降，以符實行巫術的目的。

儸儸另有許多禁例，英語謂之「他不」(Taboo)。按弗累則的解釋，禁例卽係消極的巫術。夷家禁止人民跨過鍋裝，說是褻瀆火神，其根本原因當然起於火能燒傷人命。禁止馬在屋內備鞍，因此係送死人的儀式。禁止出行之人未離屋之前掃地，怕鬼怪追逐行人路上作祟，像這種的禁例甚多，不勝枚舉，積極的巫術應是當作什麼事，纔能達到目的。消極的巫術則不應作這等事以避免禍害的來臨。所以禁例也不過是擴大的巫術而已。

儸儸尙有神判(Ordeal)的習俗，以決定一人的罪行，這也是一種巫術的實施。例如摸蛋卽係判決罪犯，其法先由筆母念經，燒一大鍋沸水，將雞蛋投入鍋中，命罪犯者伸手於沸水中，將雞蛋取出，如手不被燙傷者卽證明無罪。又如嚼米也是一種神判，筆母念經作法之後，命嫌疑犯在嚼紅白米一小撮，嚼碎後再行吐出，檢視米中沒有血絲染成紅色者爲無罪。神判行於同族間竊盜欺詐等等行爲。寃家之間竊盜爲榮譽之事，同族盜竊則爲罪惡。有時犯罪也可以由盟誓解決。白夷如欲取信於黑夷，向之賭咒，或剖白心跡，可打雞滴血於酒中一飲而盡，表明如有欺詐不法行爲，將如死雞的結果。

盟誓爲儸儸取信於人的舉動，在行爲上爲一種巫術的實施，在初民法律上爲一種契約。夷家無論是業務的往來，行旅的擔保，以及聯合打寃家等事，必聘請筆母打雞詛咒，雙方互

飲血酒以爲誓盟。倘有関牛皮之例，爲黑夷投誠漢官或擔保漢官入境的盟誓儀式。其法殺牛將牛皮連着首尾四脚，張掛在木架之上，一如牛立之狀。牛首向東，尾向西，筆母念經作法，投誠黑夷從牛尾底下鑽進去，再從牛首底下鑽出來，並發咒詞，不作叛逆。然後更飲血酒，夷漢共同舉行。此乃盟誓最嚴重的儀式，也是巫術魔力統治夷家行爲的表現。

附錄一　儸儸親屬名詞

附錄一

甲. 儸儸親屬稱謂主要名詞表

夷文	夷音	漢譯
[illegible]	a dzu	曾祖,高祖,外曾祖
[illegible]	a pi-z	曾祖母,高祖母,外曾祖母
[illegible]	a pu	祖,伯祖,叔祖
[illegible]	a u	祖母,伯祖母,叔祖母,外祖姨母
[illegible]	a ma	祖姑,外祖母,堂外祖母,岳祖母
[illegible]	o fu	外祖,堂外祖,岳祖父
[illegible]	a bə	父
[illegible]	a mo	母
[illegible]	da da	大伯父(直接稱謂)
[illegible]	pü(pï) o	伯父,叔父

[illegible]	mo gni	伯母,叔母,姨母
[illegible]	a bor	姑母,岳母,姑
[illegible]	i pī	姑丈,岳父,翁([illegible]字普通讀為gni音)
[illegible]	o gni	舅父,岳父,翁
[illegible]	gni gni	舅母,岳母,姑
[illegible]	nga	我
[illegible]	i dz	自己
[illegible]	to dza	丈夫
[illegible]	mi gni	妻
[illegible]	vi o	兄,堂兄,姨兄
[illegible]	mu mu	大哥(直接稱謂)

[illegible]	a mi	嫂，姨嫂，舅表姊妹(直接称谓)
[illegible]	vi mo	姊，堂姊，姨姊
[illegible]	a vi	大姊(直接称谓)
[illegible]	i i	弟，堂弟，姨弟
[illegible]	gni ma	弟媳，姨弟媳
[illegible]	gni mo	妹，堂妹，姨妹
[illegible]	a bar zin	姑表兄弟
[illegible]	a sa	姑表姊妹，大嫂或大姑(直接称谓)
[illegible]	o gni zin	舅表兄弟
[illegible]	o zie	舅表兄弟，妻兄弟及舅家三者的直接称谓
[illegible]	o gni a mi	舅表姊妹

[illegible]	ma dzz gni mo	兄弟姊妹，平行從表（包括堂兄弟姊妹及姨表兄弟姊妹）
[illegible]	o zie a sa	交錯從表或姑舅表兄弟姊妹
[illegible]	vi o i i	兄弟，姨兄弟，連襟
[illegible]	vi mo gni mo	姊妹，妯娌，姨姊妹
[illegible]	a mi a sa	姑姨，親母
[illegible]	zin	子
[illegible]	zin ći	子媳
[illegible]	sa mo	子媳，外甥女及內侄女三者的直接稱謂
[illegible]	a mi	女
[illegible]	a mi sa xar	婿（[illegible]一詞應用於發生婚姻關係之男子，如姑夫，姊妹夫，女婿，侄婿，甥婿等）
[illegible]	zin du	侄，姨侄

[illegible]	zin da ĉi mo	侄媳，姨侄媳
[illegible]	a mi du	侄女 姨侄女
[illegible]	o zie zin	舅表侄，婿，侄婿
[illegible]	o zie a mi	舅表侄女，媳，侄媳
[illegible]	gni mo zin	外甥，婿，侄婿
[illegible]	gni mo a mi	外甥女，媳，侄媳
[illegible]	ər bu	孫，曾孫，玄孫
[illegible]	ər ĉi	孫媳
[illegible]	ər ma	孫女
[illegible]	ər bu du	侄孫
[illegible]	ər ma du	侄孫女
[illegible]	sa ər bu	外孫
[illegible]	sa ər ma	外孫女
[illegible]	ʂ ja zie nui zi	長次三四五（此五字加於名詞之後，用於房屋稱謂，以表示長幼之次序）

夷音附註

b, d, dz, g 或含有兩類音，一爲濁音，一爲清而軟音，此處不能分別。

t, p 吐氣很強的塞音。

s, c, dz, z 發音部位不詳。

ng 舌根鼻音，如英語 sing。

gn 舌面鼻音，如法語 magnifique。

ə: 如美國西部—r音，又如英語 bird。

ɯ 混或後的不圓脣元音。

ü 前圓脣元音，如法語 tu。

ɿ 舌尖元音，如北平語的子，四等類。

x 舌根擦音，如德語 rauchen。

-n 表示鼻化元音。

ī, ū 元音之上寶號表示長音，但或是因於聲調不同。

乙. 儸儸直接稱謂名詞

第一表

弟妹對兄姊的直接稱謂(附兄嫂)		
夷文	夷音	漢譯
[illegible]	mu mu	大哥
[illegible]	a sa	大嫂
[illegible]	mu ga	二哥
[illegible]	a. mī ga	二嫂
[illegible]	mu zie	三哥
[illegible]	a mī zie	三嫂
[illegible]	mu nü	四哥
[illegible]	a mī nü	四嫂
[illegible]	mu zi	五哥
[illegible]	a mī zi	五嫂
[illegible]	a vi	大姊
[illegible]	a ga	二姊
[illegible]	a zie	三姊
[illegible]	a nü	四姊
[illegible]	a zi	五姊

第二表

舅父舅母姨父姨母的直接稱謂

倮文	倮音	漢譯
[illegible]	o ƶi	大舅父
[illegible]	gni gni	大舅母
[illegible]	o ga	二舅父
[illegible]	gni ga	二舅母
[illegible]	o zie	三舅父
[illegible]	gni zie	三舅母
[illegible]	o nü	四舅父
[illegible]	gni nü	四舅母
[illegible]	o zi	五舅父
[illegible]	gni zi	五舅母
[illegible]	mo ƶi	大姨母
[illegible]	a bo ƶi	大姨父
[illegible]	mo ga	二姨母
[illegible]	a bo ga	二姨父
[illegible]	mo zie	三姨母
[illegible]	a bo zie	三姨父
[illegible]	mo nü	四姨母
[illegible]	a bo nü	四姨父
[illegible]	mo zi	五姨母
[illegible]	a bo zi	五姨父

第三表

伯叔父母及姑母(附姑夫)的直接称谓

夷文	夷音	漢譯
[illegible]	a ba ći (dada)	伯父
[illegible]	mo gni ći	伯母
[illegible]	a ba ga	伯父或叔父
[illegible]	mo gni ga	伯母或叔母
[illegible]	a ba zie	伯父或叔父
[illegible]	mo gni zie	伯母或叔母
[illegible]	a ba nü	伯父或叔父
[illegible]	mo gni nü	伯母或叔母
[illegible]	a ba zi	叔父
[illegible]	mo gni zi	叔母
[illegible]	a bər ći	大姑母
[illegible]	a bər ga	二姑母
[illegible]	a bər zie	三姑母
[illegible]	a bər nü	四姑母
[illegible]	a bər zi	五姑母
[illegible]	i pī	姑夫

第四表

舅父子女(舅表兄弟姊妹)的直接稱謂		
儸文	儸音	漢譯
[illegible]	o zie źi	舅之長子
[illegible]	o zie ga	舅之次子
[illegible]	o zie zie	舅之三子
[illegible]	o zie nü	舅之四子
[illegible]	o zie zi	舅之五子
[illegible]	a mī źi	舅之長女
[illegible]	a mī ga	舅之次女
[illegible]	a mī zie	舅之三女
[illegible]	a mī nü	舅之四女
[illegible]	a mī zi	舅之五女

第五表

姑嫂對稱的直接稱謂					
姑呼嫂			嫂呼姑		
夷文	夷音	漢譯	夷文	夷音	漢譯
阿莎	a sa	大嫂	阿莎	a sa	大姑
阿咪几	a mī go	二嫂	阿莎几	a sa go	二姑
阿咪泥	a mī zi	三嫂	阿莎泥	a sa zie	三姑
阿咪土	a mī niu	四嫂	阿莎土	a sa niu	四姑
阿咪日	a mī zi	么嫂	阿莎日	a sa zi	么姑

附錄二　川邊考察紀行

民國三十二年暑期，燕京大學邊區考察團前往川南雷、馬、屏、峨區，去作實地的考察。本團於七月二日從成都動身，經樂山、宜賓到達屏山縣城。適屏山縣長陳漢章氏在蓉開縣行政會議，一路同行歸縣，因得許多幫忙與方便。在縣府停留數日，又蒙王鳴陽秘書招待參觀，得益良多。屏山城原為明代的馬湖府，有土知府安氏世襲守鎮，傳到安鰲因叛變被戮，府屬遂於明孝宗宏治八年改土歸流。今城東古蹟有天寶、太洪、萬壽三寺，均建始於宋，經後代改修，就中有石像、銅像、鐵鑄等類，雕刻精細，形狀至為精美。城西約五里為前泥溪鎮，有土司鎮守，今則破壞不堪，只餘街屋三五落。土司署尚留存，前後兩院，中隔花園，前院門匾上有「康熙二十五年建造」字跡猶可看出，土司王氏子孫居署右。我們往訪時均辭不敢見，經王秘書率領我們深入院中，遇一壯年男子，詢之即係王氏之裔，經王秘書解釋我們由縣府派來，始加優禮，其父母皆出招待，且備飯邀請。後出示銅印一顆，四方形，左右兩排字，係漢滿文對照。銅印旁有小楷字註云：「泥溪長官司印，禮部造，乾隆二十七年五月日，乾字一萬二千六百一號。」王氏子孫視此銅印為家傳至寶，保存甚謹。我用墨擦印，印於日記本內，留為紀念，並囑胡良珍抄錄王土司世系表一份。最後為王氏合家拍照一張而別。

七月二十日本團清早離屏西行，先渡金沙江入雲南境，下午四時達綏江縣城，距屏山已九十餘里。稍休息後，又出城沿

江上行，不十里天暮，我們不得不攙扶山群小路爬走，爲狀至慘。這時候飛鳥歸巢，萬籟俱寂，耳邊只聽江水滔滔不絕。我們一面忍着辛苦飢渴，一面恐懼匪徒刼奪，所以徐急前進，到達秉彝場對岸，已入午夜。

秉彝場是屏西重鎮，離縣城一百二十華里，人口一萬二千餘人，舊名蠻夷司，民間尚沿用。昔與泥溪鎮同等，也立有長官司。秉彝場位於中部河流入金沙江的交叉點，水順時有汽船直達，木船平日可行，交通尚稱方便。此鎮爲內地通達邊區要點，外界鹽布貨物，皆在此地起卸，轉由人工運到邊地，與夷人貿易。今秉彝場以東，已無夷人蹤跡。秉彝場以西五十華里至夏溪，卽入小涼山邊界，爲夷人出沒之區，漢夷雜居之地。此鎮已有邊區氣象，人民成分複雜，離秉彝場三華里之石角營，雖已有區所成立，但一切設施，尚待將來努力。

沿西甯溪上行，河旁兩岸都是漢家村寨，四圍山上卽有夷人。本剛過夏溪之時，卽遇見黑夷一人，帶有通譯漢人。我個人因係第一次親眼見到夷人，所以特別感覺興趣，同在一家茶館內，就彼此談起話來。詢之則爲馬邊境內吼普支的「硬都都」，所謂「硬都都」卽係黑夷支派中有勢力權柄之人。這人頭髮剃平，只留頭上一束，謂之「天菩薩」。他的鬍鬚整個拔掉，左耳戴着耳環，身上背着一個皮袋，內貯銀錢煙葉等，下體穿褲，褲脚甚寬大，且有襇邊，但足部從不着鞋履草鞋。這黑夷嘴角下垂，狀甚驕傲，通譯的漢人事之甚謹，因欲求夷人供給衣食。後來又遇白夷六七人，都略通漢語，服裝卻與黑夷相同。

夏溪西行十五華里，至斷渠沱，爲一小村落，幾十戶人家，該村有中國抗建墾殖社第二區事務所，所內人員正設計建築，使成模範村落。該社勉勵墾民殖邊，不遺餘力。今日墾殖勢力

巳由撕栗沱往西發展，經西甯、羅三溪，南達中山坪，入雷波縣境。

本團離撕栗沱西行七十餘里，始達西甯，沿途攀山登嶺，至爲辛苦。外間貨物如米、酒、鹽巴、布匹等，須由揹子轉運，一人之力所背旣有限，爬行山嶺更苦痛。近各墾社與縣府商議建築道路，已設有委員會計劃一切，希望早日成功。

西甯居小涼山的中心，位於山谷中小平原之上。四圍皆高山峻嶺，村右溝水蜿蜒而行，天然風景絕佳。七月初旬村上一處失火，竟於兩句鐘之內，把西甯全村茅屋焚毀一空。村民經二十餘日之積極建築，今茅竹屋宇已排列成行。街道兩旁有各種商店，並旅舍茶樓等，頗稱熱鬧，村街之上多爲漢人，夷人往來者亦甚多，此地爲漢夷交易的中心地帶。我們在此間看見許多夷婦頭上包布，身穿布衫，腰繫褶裙，衫裙皆繡花邊，狀至美麗，少女則編一髮辮。無論男女老少皆外着披風，寒暑不更。街上遇見黑夷一人，名約哈兒，爲恩札格兒支的「硬都都」，高大雄偉，比之夏溪所見黑夷尙見壯大，但年齡稍長，家有兒女三人，娃子甚多。羅緒卿君爲我介紹約哈兒，相談甚歡。羅君在西甯歷有年數，曾帶兵打敗恩札支夷人，爲諸夷所欽敬，爲人亦忠厚，與夷人往來存信義，甚爲夷衆所信服。約哈兒率領娃子多人，前後相隨，一如軍隊長官之有護兵者。這黑夷體格在諸白夷中，卽不雷鶴立鷄羣。

本團在此考察，對於夷民出擄漢人爲娃子者，幾日有所聞。同時由夷地逃出之漢人娃子間亦有之。在撕栗沱之時，我曾親見三個娃子新從夷地出來。民國二十九年四月間在雷波豐溪口，曾被擄去墾民二百餘人，迄今分散涼山諸夷間，渺無消息。

以上多談夷事，今稍述西甯社會特點。西甯新近繁榮，不但因於漢夷交易，亦因於袍社勢力之發展。夷地多種煙，常雇用漢工，以鴉片所出，換取白銀槍枝。所以今日涼山武力雄厚，白銀充足。西甯為邊區社會，其特點略舉如下：（一）人口雖未經澈查，約在五百人之上，且日有增加，流動性亦極大。性比例更非常態，大約二十男中只有一個女人，男子又多為壯年，年幼年老者甚少。（二）民性強悍，無論商人、平民、袍民皆背有槍枝，以備自衛。（三）社會秩序的維持，操之於各武力團體如保衛隊、袍社、祕密會社等。這些團體，氣息相通，彼此皆以兄弟相稱。（四）邊區環境如是，人與人的關係，多是自由結合，自由行動。（五）對於經濟開發，特別努力。沿溝有水田稻米，四圍山脚多種包穀。沿途尚有煤礦銅礦未曾開採。西甯山上森林重重，如果道路交通發達時，都可以栽砍利用。因有以上幾個原因，西甯社會成為具有特性的邊區。遍訪西甯附近地帶存留前清乾隆嘉慶時代的石牌石坊，可見當時是個繁華場所，清末是地沒落，民國以來則更甚。新近西甯重興，賴各袍社開殖之力為多。

西甯居於雷、馬、屏三縣的交界處，又為夷漢雜居的中樞，如欲開發小涼山，發展西甯則為先決的條件。西甯又與馬邊雷波兩縣城成一直線關係，而自居中央。西面離直線不遠即為大涼山，將來如要開發純粹夷區，也不能不利用西甯的位置，而為向西發展的根據。

本團於七月底離西甯逕赴雷波。西甯與雷波的間隔，不過百四十里，一日的路程，只因中隔夷區不能通達，所以我們不得不由原路重返黃茅埂，然後再沿金沙江上溯，須經四百一十里路程，消耗五六日的時間。

由東壩場沿江而行，立見江水漸漸狹小，而且急流甚多，難於通行舟楫。對江爲雲南境界，山嶺重疊，崖壁險惡。到冒水孔已行五十里，尚未過午。當地保長極勸我們停留過夜，以爲前去沒有大鎮，離黃螂七十里，又不能傍晚到達，因山路狹險崎嶇，難於行走。我們急於趕路，不顧勸告，繼續前進，中途經過十餘里陡坡，崖上下皆極險峻，中一小路只容一人走過。我行路之時，不敢仰觀，亦不敢俯視，只循小路而走，尚覺目眩不已。至日已西墜，我們纔爬着沙灣上嶺，此嶺至頂就有二十里，陡險之狀難以筆述，嶺頂且常有夷人埋伏，時出擄獲漢人，以爲奴僕。本團人員幸安全越嶺，抵達黃螂之時，已是八句鐘。

翌晨日出卽由黃螂南門出走，回望此山鎮，舊日城牆尚雄壯可觀，城之四圍爲山谷中的平原，田畝青翠，土地肥沃，遠近山嶺皆半在雲霧中。距城南五里之遙卽爲馬湖。湖頗寬大，南北兩岸相距較長，由木船渡過需時二句鐘。湖之四圍皆山，東面較低已有種植包穀之處，湖水潔淨碧綠，日光反映成黃金色，湖上空氣新鮮，寂無聲音，處身其中，不禁胸懷爲之一舒。我靜坐舟中，默視此良辰美景，依戀不捨。回憶三年前曾在美國東北省避暑勝地的白山之下，與內子饒毓蘇划舟於綠湖之上的情況，却依稀相似。我國有此美麗山河，只因地處邊陲，不能開闢遊覽，誠可惜歎。

來到南岸卽可看到東南山上的一片荒土已經墾殖，佈種包穀，山之上下還有幾處茅屋村落。西南山上又有夷家住屋，云係甘國夷酋首領，兩山遙遙相對，夷漢原是一家。登南岸卽到海腦壩，壩上住有保安隊，每逢一、四、七趕場之期，隊兵必到村後五子山上放哨，防備當地夷匪出動，保護平民過境。本團行到半山爲蒲田，卽遇見哨兵已解哨歸來，經與排長交涉，另

派兵六名弟兄護送我們。從士兵的愴惶態度，急促樣子看來，使我們感覺到經過此區的危險性。弟兄們又在中途指示血跡，云係前日匪刼行客的陳跡。行客二人，死一人，被綑一人，並云沿途森林草叢之中，盡爲夷匪埋伏之處，他們在暗中可以窺見我們，但我們無法看見他們的存匿處。現在縣政府正積極從事開闢大道，砍伐路旁草叢，眞是一樁急需辦理的事情。

我們登到五子山頂，看見一個破廟，也住有保安隊。我們遣回原有弟兄，另由住廟排長派一班隊兵，護送我們走下南面山嶺。南面朱兒溝一帶時常有刼奪之事，比北面更是危險。排長說『前些日在夜裏曾與蠻子數度開火打仗。』山嶺山谷之間，見有幾個敗壞的堡壘，可以想見此地從前曾有重兵駐守。下嶺到箐口已是午後二時，稍事休息繼續前行，此去全係山谷平原，非然大道，到牛吃水過夜，離黃螂又九十里。

牛吃水又名文水，離雷城三十五里。全區皆係山谷沃地，山間住屋連絡不絕。因防範夷匪，住屋之一角必築堡壘，以資自衞。金竹嘴離雷城只十里，我們就看到被焚的殘屋三座，據云三月間匪來刼奪，斃死二人，綑去三家男女。本團到雷的次夜，金竹嘴又一家被刼，死一人，被捆七人。據云每次考察團經過雷波，多遭刼奪。由於沿途所見所聞，即知匪禍之爲害不淺。無論白晝夜裏，村鎮山野，槍彈之聲，時有所聞。河山雖美，其奈民居不安。據近在雷地調查的中大教授蕭錚等云：文水一帶有鐵鑛三百萬噸。無論從農業經濟抑從天然富源而言，我們都必須對此雷地邊區加倍注意。

雷波爲一小城，城內外人口不及萬人。城中一條街道，平日除茶館外，生意蕭條，但至逢場日則滿擠着四方來臨的買賣行客。雷波也是夷漢交易的重要場地，許多貨物如布匹、鹽巴、

針線等，專爲供給夷人的需要。平日街上夷人也不斷的往來，縣府門旁設有邊民公寓，以資夷人過夜。夷人漢化者很多，服裝方面改換之後，卽不復分辨誰爲夷漢。已故楊土司之女楊黛娣住城內，新近從重慶邊疆學校讀書歸來，一身時髦服飾，且滿口漢語，已不復有夷習。

雷波地處川省極南，迫近大涼山，受夷禍之深，比之馬、屏、峨三縣皆有過之而無不及。邊區交通阻塞，內地居民則裹足不前，彼此間的消息難於通達，以是邊地眞相無由得悉。邊地居民多恨夷人，每有談話，皆存偏見。實則，夷人爲害並不甚多，而夷漢勾結爲害者更多。就中夷漢之爭，夷漢聯合對漢，漢夷聯合對夷，夷對夷，漢對漢，糾紛搗亂之事，相繼不絕。處理邊政，一時尙難廓淸。

本團在雷波考察之餘，又到雷西十五里烏角村調查。該村全爲夷人勢力，卽少數漢人，亦在夷人保護之下。村內夷目原爲胡興民，因於五年前逝世，次妻吳奇氏又於去年亡過，現只有正妻里區氏獨掌大權，統治烏角與啃上一帶居民。里區氏有兄里區打吉者，住大涼山中央，常到啃上輔助其妹辦理村中事務。我們到烏角之時，適里區打吉亦在，機遇至爲湊巧。他係里區支的「硬都都」或有力夷目，現年只三十五歲，爲人比較開通，也懂些漢語。因爲有里區氏兄妹的幫忙，考察工作的進行至爲順利，只就體格測量而言，不二日間量至五十人，此爲夷區工作不易之事。我們由烏角返雷之日，遇見同濟大學醫學院教授方超，率領學生二人到此要專門測量夷人的體格。醫學界人士對此尙感興趣。我們專治人類學民族學之人，如不從事此項研究，將如何汗顏慚愧。

本團擇定烏角啃上一帶爲小涼山社區研究的樣本，就中

除體質測量外，尚有語言，物質文化，社會組織，親屬關係，經濟制度，宗教巫術等的考察。至於入大涼山事，已與保頭打吉商量，他願爲保頭，一路護送我們入山，並由雷波李開第縣長，於八月十二日在縣府主持實行簡單儀式，由雙方當事人到場行禮，然後入山。按從前西部科學考察團和四川省政府施教團入涼山考察之前，先與保頭殺雞宰牛發誓，雙方飲血酒爲盟。因爲夷人信鬼，發誓之後，不敢背叛，免鬼來作祟。實則，夷人飲血盟誓，事後背叛者甚多，徒賴誓盟，不足爲保。我們此次未飲血酒，開漢夷往來關係之先例，希望以後考察員不必拘泥於迷信風俗，反阻夷漢文化的流通。

行禮之後，本想十三日從雷波動身，但因當時發生幾椿事情，都直接間接影響到本團的預定行程。保頭打吉有白夷娃子一人，因事囚於雷波獄中，要求縣長釋放，有意以釋放娃子爲護送我們入山的交換條件。李縣長允圖善考慮，因此案係前任縣長移交，迄今未曾決定執行。

打吉正在等待縣長的答覆，但我們心急啓行，力促辦理夷務的洪紹鑒及王雨菴二氏勸告保頭，並解釋護送入山與釋放娃子爲兩回事，不可混爲一談。打吉很明理，有允翌日動身之意。

次日清晨，我們正準備束裝就道的時候，雨菴先生跑來我們住處，說本日不能成行，因夜裏打吉向街上綵行買羊被騙，他的兩個娃子被繫受傷，事情很嚴重，正在交涉中。同時金竹端和城南岱田壩擄人之事，層出不窮。本來雷城自縣長以下科長紳士等，都曾異口同聲的勸阻我們涼山之行。只有王雨菴竭力幫忙，事到如今王先生也有一些氣餒。

我心上非常焦急，因已不顧一切勸告，決心入涼山一趟，

我想涼山雖危險，總不至比前線更厲害，多少同胞在抗戰期中浴血戰場，我又何必自惜生命，況且儸儸也不隨便殺人，至多捆做娃子，尚有補救的辦法。因是寫兩封快信，一封寄僅與內子饒毓蘇，一封寄回燕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吳其玉兄，通告他們入山日程，黑夷保頭的支系姓名，辦理夷務的介紹人等等，以防意外事變的發生。同時上山的衣服食品、鹽、布、銀兩，交換禮物等，都已備辦妥當，不忍中途而止。於是央告洪王二先生，再三與保頭磋商，幸買羊案調解平息，我們又急迫催促，打吉也就不得已答應成行。

離雷第一日因等待揹夫，卽在雷西烏角歇下。我們住在從前烏角小學校舍，今已停辦。打吉與其族姪老穆爲護送我們的保頭，本晚先到烏角山後的哨上胡里區氏處過夜，等我們明晨路過喊約他們一聲。飯後我們正準備休息的時候，忽然闖進兩個生面的夷人，一個是黑夷，爲阿着族支名哲覺者，另一個爲他的白夷娃子。兩人來勢洶洶，一進屋卽滔滔不絕的嚷叫，我們翻譯把他們的來意說明，原來哲覺係打吉的表親，爲老穆的母舅，里區叔姪因怕路上有寃家的族支，特邀他來加入爲保頭，但事前未得我們的同意。哲覺爲人魯莽粗暴，開口就要求我們殺羊招待，帶罵帶鬧的喊了半天。我們因深夜無從得羊，囑翻譯王舉嵩備辦便飯給他們充飢。晚上睡在我們隔壁，整夜說話，鬧到天明。良珍心細，勸我考慮與此瘋人夷目同行，是否有危險發生的可能。

翌日我們加上一個鄔姓揹子，一個因吃鴉片而家產蕩敗的人，一舉步就說所背的東西太重，未到哨上已跌倒好幾次，我們不得已就僱了一個白夷揹子，工資很貴，但想能分擔些鄔姓東西，不阻我們行程也就罷了。誰知經過扒哈的時候，大雨

傾盆，山僻小路又險又滑，我們只能慢步前進。到了一個山巔，將近傍晚，前面係一片老林，打吉因有羊羣在前，自己要趕上在林中過夜。夷人常在野外露宿，他們把腦袋縮進岔衣之內，蜷成一團，就隨便倒地睡去，什麼風霜雨雪都不在意。我們隨着哲覺和老鷹就在山後馬家灣休息下來。

馬家灣只有十四戶人家，散居山谷間，原爲楊土司的百姓。我們到白夷烏七家過夜，主人出外，一切由主婦招待。屋爲土牆茅頂，進口有一門，却沒有窗戶。屋內有鍋裝設在中央稍靠左邊。鍋裝爲夷人家屋生活的中心，有許多禁例與此相連，屋左隔着竹籬，爲主人主婦臥宿之所，屋右安放石磨雜物，家畜猪羊也居留在內。主婦製包穀粑並殺雞招待，殺雞不用刀，用手揑死。我們贈主婦剪刀絲線等，狂喜大呼。鄰屋老婦也攜一壺酒來獻給我們。

離雷第三日還是大雨，山僻小路，泥濘不堪行走，鄔姓滑子出門上坡卽滾倒坡下，幸坡下丈餘有幾根草木擋住，不然直滾下去，萬丈深淵，必無埋骨之所。我們見此光景，知鄔姓滑子不能長行，他也哀求退伍，因又出重價僱白夷一人代替，並囑烏七夷婦覓人保送老鄔返雷，因烏角以西全係夷區，漢人至此非有保頭不能行走。從馬家灣上坡路最難行，雨後泥坡經羊羣踩踏，更見險滑，我們都是手足爬行，好像四脚的動物，每舉一步就花了好幾分鐘。登坡更不敢俯視，因坡下深淵令人目眩，稍有不愼，跌倒之後，就直滾下去，自送性命。登山巔路稍平坦，但又須穿過老林，林中陰霾萬狀，雨透內衣，寒冷抑鬱之狀，不可言喻。經過一天的辛苦，傍晚始達拉里溝，離雷波尙不及七十里。

拉里溝爲一大村落，散居四五十戶人家，中有六七家係漢

民住戶，當初夷人東侵時，因不及逃避，投在夷人勢力之下生存者。拉里溝以西就沒有漢民住戶了。我們在拉里溝一日，稍作考察，次晚即在拉里溝對面熊家坪住下。

由熊家坪西行，登馬頸子，爲舊時漢人村鎮。民國八年之變，焚燬一空，今所餘者尙有斷牆零瓦。從馬頸子可西望黃茅崗，北向山稜崗，山稜崗爲漢城，亦於民國八年被焚。由馬頸子西北行，打吉老程忽告失蹤。詢之哲覺，始悉此去爲補既支地面，補既支爲里區支宼家，因是叔侄不告我們已轉辭他路而去。夷人支系各有區域範圍，宼家過境相遇，必切衍打殺，與宼家同行者，亦必遭殃。夜宿丁家坪黑夷家，夷目丁有客已入大涼山，由主婦丁里區氏招待，夷婦態度甚大方，言吐也極自由，不似漢婦娘娜羞澀。屋內有男女娃子五六人，磨穀煮米，宰羊勸酒，係入山之後第一次大餐。

丁家坪西行六十里到捉脚那達。此爲一小村落，打吉等已先在此等候，相見大喜。離此不遠，打吉有娃子某騙一牛過山巔，墜坡而死，因宰牛閤食，深夜始入睡。明晨期望登黃茅崗，未明即起，但因行不久有一夷人揹子脫逃，延誤了許多時間，旅行中有種種類似的瑣細事件，極是麻煩，但因篇幅有限，未能多述。此去約有百里沒有村落，且多穿過老林，下雨時螞蝗甚多，齧人血肉，有爛至成瘡者。午後天黑，我們纔走八十里，不能登黃茅崗，就在老林中地名硬裏落背的一個小場上歇下。大家砍拾乾柴，燒一堆大火，半禦寒冷，半避野獸。沒有攜帶鼎鍋，不能燒火煮穀。我們餓了一夜，夷人尙帶包穀粑充飢。幸我們有行軍床，尙可入睡，惟夜半醒來，頭面皆已露淋，身上冷不可支。雖係暑天，地近黃茅崗，海拔將近四千公尺，難怪氣候和冬天一樣。

清晨起床，打吉叔侄又告失蹤。昨夜因夷人揹子伙食事，與打吉發生齟齬，或因翻譯王舉嵩雙方傳語不慎之故。蔡姓熟夷爲我們揹子，能說五成漢語，秘密告我打吉有些生氣。行十餘里到毛昔喇烈，將出老林登黃茅崗，阿着哲覺忽喊住一切人夫停下，說前面有冤家，要求我們出一錠銀子爲買路錢，倮族不用國幣，沿用銀兩。哲覺忽然出此要求，我們極其爲難，若應允出銀，夷人貪求無厭，此去不堪設想。若不答允，他舉槍反叛，我們死無葬身之地。考慮結果，說明我們願承認此項買路錢，但在雷時打吉未曾提及，沒有準備，望保頭代出，返雷之後奉還。此事經王舉嵩往返翻譯，多方解釋，始告平息。

本日天氣清朗，晨九時登黃茅崗頂上，道途忽變平坦，崗上一帶平原細草，涼風吹過甚覺清爽，精神爲之一舒。從黃茅崗西行，則爲康雷大道，寬度可通汽車，此非入山之人所能猜想得到。從清晨起行，約四十里到消羅，入人家煑洋芋充飢。餐後繼續前行，經兒侯村下坡，有一小河，河水尚淺，我脫鞋渡水，到中流時良珍爲我拍一照。過河又遇打吉、老穆、及其娃子七八人，不知何時先到此等待，於是合隊前進。又五十里到之乎者各，已近傍晚，向北過河，明日即可抵達三河以達，黑彝支村落。阿着哲覺家住女紅，由此西行登山，他要在此分路回家。乘我們坐地休息之際，叫翻譯前來索取護送禮物。我們事前不知哲覺加入爲保頭，未作準備，巾綢禮物寄存雷城，俟本隊返雷時補送。誰知哲覺不信，猝然翻臉，破口大罵，王舉嵩胡占雲兩翻譯力勸不聽，他走到我們面前舉槍相向。我心已着慌，甚爲恐懼，惟外表尚稱鎮定，不作逃避之態，明知走避結果更是不妙。在此千鈞一髮之時，甚幸原來保頭打吉奔來攔着哲覺，且奪去他的槍枝，拉他到遠處說話。我心上忐忑不安，兩分鐘

後哲覺不受打吉勸阻，把原送的毛巾一條，狠力的丟向我身上，並且吱哩咕嚕的駡了一大頓。事後纔聽翻譯說，哲覺因大怒還我毛巾，叫我也還他路上所攝他的影片，並要求禮物至少十匹布，少了可不成云云。幸在未動武前，打吉又拉着他走了。

後來打吉叫老穆陪着哲覺，自己回來帶領我們到附近小屋住下。經過這一場風波，始信保頭不可靠。本來每日晚上在辛苦之下，也不顧一舉跳蚤的擾亂儘可睡去，今夜在床上輾轉不能入寐，剛纔的經過歷歷重現眼前，哲覺粗暴兇狠和打吉奸猾陰險，都是可怕的東西。此時在大涼山中，已是籠中之鳥，他們要變動反叛，我又有什麼法子。心內隱憂，不敢告知同行諸人，怕搖動他們的心理。回思前英人布朗克在連渣腦被害，今此地離連渣腦不過東行數十里，又法國傳教士在馬邊附近被吊身死，許多漢人受殘害虐殺，我何以不自警惕，反自墜陷阱之中。一夜沉思，百感交集，不覺雞鳴，又須準備次日的行程，次日的工作。

次日清晨起床由里區打吉率領前行，這時知哲覺已赴女紅，遠離此地，心上稍覺寬慰。打吉帶着我們先到一個小崗頂，指示此間地理形勢。從崗頂向北下望，就是昨日沿河而行的三河以達溪，此溪流入三河以達河，亦即漢人所稱的夷車河，成一三叉河流的匯合處，宛如宜賓的三江口，不過水量甚淺而已。三江口的東坡之上，就是三河以達村，里區打吉的家鄉。崗西一帶平地，即在夷車河南岸坡上，又是一個村落，名為巴鋪，係保頭老穆的家鄉。兩村遙遙相對，都是里區支的地域。

夷車河北岸坡上名以覺者，為里區支白夷的村落。以覺西斷為白夷蘇甲支，再往西行則為黑夷阿侯支地面，與西康昭覺一帶的夷人相連續。夷車河流入美姑河，美姑河東南行流入溜

筲河，溜筲河又東入金沙江，始脫離夷人的區域範圍。

我們下崗渡過三河以哲溪，上坡就到三河以達村。涼山中村落，住屋全係散開，沒有兩戶相毗連的。住屋四圍都是田園，多數種包穀和蕎子。但是此村却有許多水田，產紅米，我們曾在打吉家吃過，米粒粗大，味甚甘美。由此可知涼山土地的肥沃。

打吉的住屋有許多特色，和其他住屋不同，也是夷漢文化綜合的表示。本來大涼山住屋都是土牆木頂，牆角築一保壘。打吉的住屋却為瓦頂，前面為磚牆，中建石製拱門。門頂一石雕刻「一品當朝」四個漢字，兩邊聯句則為「門鏡當門一品水，坐厚高山出賢人。」屋為漢娃所建，稍讀漢書，文句不通，別字層出。入門卽見前後兩進，前進有天井亦漢式，兩旁為牛馬羊豬之欄。後進為住處，排列佈局全為夷式，左臥房中鍋莊右石磨等。

打吉住屋，因係新近建成，比較乾淨，也很寬大。鍋莊石片刻有禽獸花草，別生風緻。打吉把雷波帶來的草席，鋪在鍋莊的後邊，並請我們坐下休息，這是尊敬貴客的禮節，好像白夷招待黑夷一樣。同時獻酒我們，屋內無論何人都分一杯，黑白夷一視同仁，並以糖果分賞孩子。夷家慣例有飲食必贈在座諸人，卽娃子亦不向隅，這也是黑夷繫維白夷的一個法子。

村內來探視打吉的人，愈來愈多，主人主婦連連傾酒相待。主婦當然就是打吉的妻子，為恩札氏，態度頗嚴正，不大說話，打吉出外已有三月，相見却不交一語。

當晚打吉準備送菩薩，也就是送鬼。按夷人送鬼請筆母舉行，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疾病，打寃家或其他兇事發生的時候舉行。第二種係有定時，每年陰曆三月間七月間和十月間共

舉行三次，這是送平安菩薩。今年因打吉出外太久，延擱到七月底歸家那天纔實行。送鬼用一雞一羊。另外打吉命娃子等再綁一支大羊，說是敬獻我們。我囑翻譯王舉嵩力勸不住。夷人的敬客禮節，由此可見一斑。一夜消耗兩支羊，大家分食醉飽。餐後畢母一再作法念經，時至午夜，尚未停止。我旬日來因攀山越嶺，疲勞太甚，想躺在床上尚可觀察一切舉動，誰知自己朦朧睡去，却犧牲了最精彩的門外送鬼的一段儀節。

打吉很優待我們，對於我們的考察工作也盡力幫忙。他曾幾次召集村內夷人，解勸他們作體質測量。有些夷人對測量抱着極端懷疑的態度，以爲測量儀器，即不啻爲攝魂的工具，被測之後必魂去身死。因是不可理解的夷人，我們並不勉強他們。肯受測量的夷人，每人送他們一包針線。保頭有時帶領我們環視村落，訪問其他住戶。他又常派一個漢人娃子作我們的鄉導。這漢娃原姓胡，民八之變在山稜崗被擄，迄今已二十餘年，在此成家生子，對涼山內情甚熟識，從他口中得着許多的消息。未入涼山之前，邊區朋友曾有托訪家人戚屬在夷地爲娃者，我們一一轉托這位胡鄉導作線索，安排祕密聚會的時地。此事要祕密進行，如果夷人主子知道，不但對漢娃不利，即是我們考察人員也有危險。

在三河以達村附近，無論山上田野，我們不知遇見多少漢娃。神貌服裝都已夷化，不可分辨。但是他們見着我們，知爲漢人，即開口接談，表示親密態度，有時湊巧旁無夷人，即托我們想法贖出，稍有知識者則望軍隊進攻涼山。許多青年男女，初入夷地，被迫在山上砍柴割草，遇見我們即流淚滿面，哭不成聲。我亦曾幾度心酸，但定神一想，若欲有效的援助他們，只有先履行目前考察的任務。

過兩天保頭老穆來了，邀請我們到他的村上耍去。本團人員就離開三河以達，渡過以哲溪，行不上十里之路就到巴舖，老穆的家鄉。老穆帶領我們到他的父親約哈的住屋。約哈為人身體魁梧高大，面貌仁慈可親。我們送上鹽、布、鏡子、剪刀絲線、鑵頭等各色禮物，約哈表示歡喜態度，即命娃子宰羊殺雞，又是一場讌飲，盡情招待。我們有一個老年背子，從雷波隨到夷地，因要取暖，卻從鍋裝上面跨過，犯了夷人禁例風俗，約哈父子礙於我們情面，不敢發言。我命老背子走來，當場責罵，約哈反而勸慰說明無妨。老主人見我們深悉夷情，欣悅狀態，溢於言表。

在巴舖又是一番考察測量，詢問探查。有一次老穆帶我到他自己的住屋坡下，勘察地形，這是一個平壩子，中植楊柳數千株，樹林左邊是一個天然的大池子。從坡上下望，池水樹影，掩映生色，形成一幅絕妙景緻。老穆問我此地可否蓋一個小學，並問政府能否來此興辦教育事宜。我聽見倆為高興，知夷人有向慕漢化之心，就極力說明教育的重要，並代他計劃興建小學，地點在此最為合宜。按巴舖有五十戶，三河以達三十三戶，以魯三十一戶，之乎者各二十五戶，女紅四五十戶，倘有其他附近村落都能在一句鐘左右就達這個壩子上。後來打吉也談到這問題，極望此地有學校的成立。夷人既有向化之心，我們自應極力成全他們的願望。

未入涼山之前，本想從雷波入大涼山，再北行出馬邊。後因馬邊西面支系複雜，恐花耗太多，我們限於經濟，又因時間短促，所以決定西折向雷波。在三河以達與巴舖作甚考察之後，打吉等勸我們西行出昭覺，由西康回蓉。並云此去昭覺，不但路比雷波為近，且沿途平坦，易於行走。我細想從昭覺北行，

交通亦不便，恐貽誤時日，仍同雷波爲是。我們正在討論之際，阿著哲覺從女紅村趕來，極力遊說打吉等率領我們經過女紅登山由谷巳翻黃茅崗出粒米，然後向雷波走去。這提議我反對，因不知哲覺這幾天排佈什麼騙局，萬一墜入詭計，豈不自投羅網。後從老碌的伯父笑哈設計建議，由北路返書。

出山第一日清晨從三河以達攀登村後山嶺，向東北行，經過葡千、俗翁以打、怕扎諸村落，傍晚抵達特訇，就在一個白夷的住屋歇下。保頭嫌住屋太窄，率領夷娃另尋住處，所餘者只本團人員，翻譯清子等。當晚住屋主人爲一老太婆，同住一個少婦係她的女兒，剛從夫家歸來，另一少婦不滿二十歲，爲新娶的兒媳，兒子出門，屋內沒有男人。我們搬出針線、徽章，玩物等，勸請姑嫂二人奏演夷家音樂。兩位少婦輪流吹奏口琴，聲音清脆可聽，每奏一曲皆有意義，由翻譯傳達，我等極爲稱讚。口琴有兩種，一爲竹片，一爲銀片，都藏於小竹管內，掛在衣袖邊，取拾方便，最後我們取出絲線共紅、黃、藍、紫四色，鮮豔奪目，爲夷婦最愛好的東西。我們說明以絲線交換他們的鍋莊舞，姑嫂二人最初表示羞澀，不肯起舞，老太婆貪想絲線有些心急，自告奮勇，單人舞蹈，但我們未表滿意。經過數度催促，又由翻譯敦勸，姑嫂纔肯答允，起立跳舞。少婦二人在鍋莊前面，同時舞蹈高歌，一唱一答。可惜秃筆不能表達歌旋與舞狀，惟閉目回憶，活潑姿態，隱約尚在眼前。

次晨早行，越三十里到黃茅崗，大霧降臨，對面不見人形。從崗頂操下東坡，那是一片森林，夷人清子背着行軍牀與我二人前行，其他人員皆落後，我們走到深林中，坡下忽來夷漢一名，騎着一匹黑馬，見我們立刻下馬，攔着去路，要求放下行軍牀，我命清子衝上前去，這大漢却跑到我面前，幸清子打夷語

說明我係漢官委員，漢子遲疑不响，我就趁勢奪路而走。後來打吉告我騎馬大漢爲黑夷恩札娃兒，著名的叛徒，曾吊殺住馬邊的法國傳教士，我聞之不禁吐舌。

傍晚過大小谷堆，爲山谷中沃地，大谷堆住戶三十五家，小谷堆三十一家，皆分佈平壩斜坡之上。晚宿作家窩，七八戶人家，夜半聞槍聲數響，驚呼良珍並翻譯等，皆熟睡不答。

出山日行百里，路經壓歲隻、革舌、田家溝等地。過山稜崗時，環顧故城荒草，不勝感慨，城內紅牆一道，尙依稀可辨識，餘皆無所存留。

最後一日由作兒窩出發，初有小雨，漸降漸大，行二十里到大火店，只有二三夷戶人家。此去登危嶺，山稜崗未失時有大路可通雷波，今皆荒蕪不可辨識。保頭打吉自告奮勇，在老林叢草中摸路而行，我們跟着前進。到山頂見大石磨一個，知爲危千巔故址。這時狂風驟雨大作，寒冷入骨。老揹子經不住風雨冷氣，數度跌倒，我命其他揹子分擔他的行李，囑他空手前行。誰知他已啼泗交流，抖蔌不已，我環問誰肯脫衣救命，沒有人肯答應。自顧外面雨衣，全已濕透，無補於事。內部毛衣襯衫下至褲襪也全部浸貯雨水，所幸尙有貼身背心一件未濕，稍存溫暖。不過略停片刻，已是寒氣侵向心內，令人不能立脚。後來出資百元，向一夷人租得毪衣一件給揹子披上。打吉即率我們急急前行，因手足已將僵硬。行走不過數十丈之地 後面夷人喊打吉對話，打吉轉告我們說老揹子已死。我初聽未免心上震駭，但轉想寒冷不會使人死得這樣迅速，立囑翻譯王舉嵩回去看視一下。王氏一聞死訊，面如土色，口不能言。但忽又聽得嗚嗚哀鳴聲，方知老揹子尙未死去，於是出二兩銀子（當時國幣三百二十元）僱一隨行白夷背着老揹子下山。原來老揹子

骨硬不能行，假裝死態，租夫夷人見他已死，即將所租皮衣剝去，因此老滑子不得不喊叫救命。到夾夾石天色已黑，該處為雷波北山上哨站，有一班軍士把守。連夜下雷波，我當日受冷傷風，旬日後始愈。

本團原定九月五日返雷，路上延擱幾天，縣長甚為焦慮，王雨菴先生尤其着急，到處探詢消息，深恐我們出事。到此故舊相見大喜。在雷備辦送保頭一面紅緞旗，中繡「漢夷一家」各字，下款燕京大學邊區考察團敬贈，另外更以鐘、錶、劍、刀、布匹等為酬謝禮物。十三日離雷轉道乘彝場出中都，適逢屏山、馬邊、沐川三縣長和抗建社呂鎮華經理在中都開聯防會議，呂氏被舉為聯防主任，見面相談大喜。次晨呂氏派團兵十餘名護送我們越五子山出沐川，此非防夷，乃防土匪劫路。由沐川北行經犍為、五通橋，到嘉定，沿途甚平坦。二十六日始抵達成都。

索引

L_4 老場
L_5 勒加母
L_6 雷波
L_7 力克俄門
L_8 利店
L_9 烈日米的
L_{10} 連渣腦河
L_{11} 林橋
L_{12} 流中塘
L_{13} 羅三溪
L_{14} 蘆蒿溪
L_{15} 龍頭山
M_1 馬卡哈落
M_2 馬頸子
M_3 馬湖
M_4 麻柳灣
M_5 瑪瑙
M_6 馬邊
M_7 馬邊河
M_8 馬使足敏
M_9 擺溪口
M_{10} 擺路口
M_{11} 冒水孔
M_{12} 美姑
M_{13} 美姑河
M_{14} 磨石
M_{15} 母吉
M_{16} 吠狗坡
M_{17} 沐川
N_1 楠木坪
N_2 牛牛壩
N_3 女紅
P_1 扒哈
P_2 巴鋪
P_3 豹口梁子
P_4 伯夷柁妥
P_5 白克瓦以
P_6 采係
P_7 屏山
P_8 平夷
P_9 循千
S_1 三河口
S_2 三河以灣
S_3 三棱崗
S_4 石角營
S_5 十月保哥
S_6 石筍崗
S_7 十匠
S_8 哆咩日打
S_9 水碾壩
S_{10} 雙河口
S_{11} 宋家村
S_{12} 綏江
S_{13} 梭梁子
S_{14} 司各角
S_{15} 四塊壩子
S_{16} 撕栗坪
S_{17} 撕栗沱
S_{18} 司米時
S_{19} 斯的力吉
S_{20} 死巳吉
T_1 大角溪
T_2 大風田
T_3 大火店
T_4 大谷堆
T_5 大砍雞果子
T_6 打南門
T_7 大坪
T_8 大岩洞
T_9 大有崗
T_{10} 塔下坪
T_{11} 倘內暑力吉
T_{12} 特窩
T_{13} 梯子岩
T_{14} 田家灣
T_{15} 旋壟壩